

◁ 新式標點 ▷

儒林外史

上海
泰東圖書局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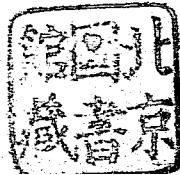
MG
I 242.47
77
21

儒
林
外
史
上
册



3 0385 7396 4

A 510996



儒林外史次序

- 一 吳敬梓傳……………程晉芳
- 二 敍……………閑齋老人
- 三 敍……………退園居士
- 四 跋……………金和
- 五 校勘後記……………文翮健
- 六 標點符號示例……………文翮健
- 七 目錄（五十六回）……………吳敬梓
- 八 正文（五十六回）……………吳敬梓

吳敬梓傳

程晉芳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官多顯者。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復豪爽，遇貧卽施，偕文士輩往還，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以益貧。

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

歌嘏，未嘗爲來日計。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辛酉壬戌間，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懷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恆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

與余族祖綿莊至爲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卽景悵悵，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哀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

先是，先生子煊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敬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於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

所著有文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做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

子三人，長卽煊也，今官寧武府同知。

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余，檢其囊，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有筆墨，不煩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窺其窮，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倘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尙測之也。

附錄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

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

恆着高簷帽，衣綠錢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良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

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

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前塘，問交於王良。良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體其恭，冕始見之。

居歲餘，投書謝駟。東遊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爲？」

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姓名。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也。」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大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觀其人，舉止亦然。」

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麝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題書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人曰：「黃河南流，天下且大亂矣！」乃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鑿湖之曲。

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

——錄曝書亭集——

閑齋老人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

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卽是佛之旨，予勿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弑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興廢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卽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

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却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

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惺園退士序

士人束髮受書，經史子集，浩如烟海，博觀約取，曾有幾人？惟稗官野乘，往往愛不釋手。其結構之佳者，忠孝節義，聲情激越，可師可敬，可歌可泣，頗足與起百世觀感之心，而描寫奸佞，人人吐罵，被經籍牖人爲尤捷焉；至或命意荒謬，用筆散漫，街談巷語，不善點化，斯亦不足觀也已！

儒林外史一書，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其寫君子也，如觀道貌，如聞格言；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肝，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其云「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語可謂是書的評矣！

余素喜披覽，輒加批注，屢爲友人擢去。近年原板已毀，或以活字擺印，惜多錯誤。偶於故紙攤頭得一舊帙，兼有增批，閒居無事，復爲補輯，頓成新觀，坊友請付手民。余惟是書善善惡

惡，不背聖訓。先師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者以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幾稱官小說亦如經籍之益人，而足以興起觀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爾。

同治甲戌十月惺園退士書。

上元金和跋

是書爲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本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伉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簾金盡矣。

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榮）應，堅臥不起。客金陵，爲山水所痼，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冬至不能具爐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子名煥，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著書甚富。賣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

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溱洧篇數語，他如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凱風爲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爰采唐矣，爲載鴛鴦，莊姜燕燕，于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本山房文集

安增『幽榜』一卷，其語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贅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
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青然先生女孫，）略陳顛末如此。

同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識。

儒林外史標點符號示例

文翹健

一。表一句的收束。

例：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第七回）

二，表一頓或一讀。

例：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纔回家來，穿着衣巾，拜見父母。（第十七回）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

例：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第二十一回）

四：（甲）表總結上文。

例：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遲衡山，

武正字都到遠處去了；（第四十八回）

（乙）表冒下文。

儒林外史

標點符號示例

例：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門讀書。（第一回）

五？表疑問。

例：你這墨可要寫字？（第五十五回）

六！（甲）表驚歎。

例：若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第四十七回）

（乙）表命令。

例：慎無遲誤！（第五十回）

（丙）表感情的招呼。

例：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第四十回）

（丁）表願望。

例：却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求指點了我去？（第二十九回）

（戊）表喝罵。

例：難道你上頭兩隻睛也撐大了！（第四十二回）

七……

（甲）表刪節。

例：臣等伏查已故之儒修周進……等，其人雖庸雜不倫，其品亦瑜瑕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第五十六回）

（乙）表不盡的意思。

例：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第一回）

八——

（甲）表忽轉一個意思。

例：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帳的；今晚沒有人，遇着你這個冤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第五十一回）

（乙）表總結上文數小段。

例：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澤英雄。（第一回）

(丙) 在字的左邊，表一切私名。

例：元朝 諸暨縣 七柳湖 王冕 (第一回)

九 | | 表夾註的字句。

例：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盡行攜了去了。(第五十一回)

十 「」 表直接會話，和特別語句的起結。

例：「長兄，這人你認得麼？」(第七回)

十一 『』 表會話中引用句子或特別提出的名詞，字句。

例：『你方纔裏邊連叫「妙妙」却是爲何？』(第四十九回)

十二 ~~~~~ 在字的右邊或左邊，表舊名，篇名，詞調名，等。

例：歷科程墨持運(第三十四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十三 () 表夾註的字句。

例：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縈)應，堅臥不起。(金和跋)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說楔子敷陳大義 | 藉名流隱括全文 |
| 第二回 |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
| 第三回 |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
| 第四回 |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
| 第五回 | 王秀才議立偏房 | 嚴監生疾終正寢 |
| 第六回 | 鄉紳發病鬧船家 | 寡婦含冤控大伯 |
| 第七回 |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
| 第八回 |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
| 第九回 |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父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歎老景孀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蕭廷璽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 備弓旌天子招賢
莊徵君辭爵還家
秦伯祠名賢主祭
送孝子西蜀尋親
甘露僧狹路逢讐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家人苗疆報信息
歌舞地酋長劫營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充鳳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藉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
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

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嶽崎磊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

賣的賣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雇在聞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冇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

第二日，母親同他到聞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玩耍，不可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喫。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

他母親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兩眼眼淚去了。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拿片荷葉包

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一兩個月，便儉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闈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燥。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

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畫他幾枝……」

正纔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夯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塊氈條，來到柳樹下，將氈條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

襪，兩人穿玄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玄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他原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

喫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圖個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着喫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敝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託敝親家寫一封字來，去替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驢和豬在我田裏喫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宿學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着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纔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臙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着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他母親心裏也歡喜。

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祇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了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玩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在意。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個有意思。

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堂裏坐着說話兒。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敘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鷄，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這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卉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個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幅花卉冊頁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着王相公，是必費心畫一畫。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旁，着實揷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便畫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裏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了十二兩，只拿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

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

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昨日承老父臺所惠花卉冊頁，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纔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即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

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如何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

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回去？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拿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要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拿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拗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爹，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灌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叫我拿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就要取四鄰的甘結。」

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喫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纔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

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着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癆。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膽見我，我就便帶了他去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到：「堂堂一個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到：「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

次早傳齊轎夫，不用全副執事，只帶着八個紅黑帽夜役軍卒，翟買辦扶着轎子，一直下鄉來。鄉裏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着。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着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

裏」說畢，關着門進去了。

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霍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憲駕到公館裏路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着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方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那邊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座山，雖不甚大，却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

知縣正走着，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着不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霍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秦小二道：「王大叔麼？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喫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

霍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着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中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

王冕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着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拿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况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識得你？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喫了半夜酒，又叮嚀了王冕些話，方纔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喫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灑淚分別。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灑淚而

別。秦老手擎燈籠，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纔回家。

却說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一大站，七十里一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個小巷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花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倒也生涯不惡。

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裕財生，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着譏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纔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籬擔內挑着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錢的，問其所由，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

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便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

入了浙江境，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十分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耿餅，拿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他母親。

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牀。王冕百方延醫調治，總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擗踊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

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制備衣衾棺槨。王冕貪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

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澤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潞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

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圍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綰鬚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問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下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

那人獨自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問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潞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齒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

象不覺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卽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亂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

吳王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麪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着吳王喫了。吳王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着就罷了。

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

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

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說着，天色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

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後來漸漸說的多；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

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着詔書，帶領許多人，將着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髮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謬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

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蟻蚩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旨去了。

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鄰斂些錢財，葬於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於家。

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着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

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儒林外史

第一回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座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着水次。這庵是十方均香火，只得一個和尚住持。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集議。

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賀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盞兒油！』指着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

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喫，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掣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喫。

苟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着，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鐵鍋臉，幾根黃鬍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箕一般，手裏擎着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

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餵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喫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蹠起一隻來，自己擎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說道：「俺如今倒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個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着這個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個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疼生疼。」

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個豆腐飯，邀請家敘敘，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喫不退。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擡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牙黃老爹，我聽見說，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

說了半日，纔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拿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况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三班，快班，家家都與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苟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

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着姓苟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都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

上和尙捧出茶盤，一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腐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個先生，就在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個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

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個。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却還不曾進得學。顧老相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他家願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紅袖，騎着老爺棚子裏的馬，太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着街遞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親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却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纔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喫完了茶，和

尙又下了一斤牛肉麪喫了，各自散訖。

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尙庵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

到了十六日，衆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玄色袖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絨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

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過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

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
怕于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時
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
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

閒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倒不同他讓了，竟僱着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
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喫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筯，周先生
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
桌擺上八九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一叫一聲請，一齊舉筯，却如『風捲
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筯也不會下。

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着饌？却不是上門怪人！』便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
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失於打點，却不知先生因甚吃齋？』

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喫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喫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筯聽他念詩。他便念道：「『獸秀才，喫長齋，鬚鬚滿頭，經書不揭開，紙筆已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獸是不獸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喫長齋，鬚鬚滿頭，』竟被他說一個着。」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

申祥甫連忙斟了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但這喫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個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肥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喫，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肥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承謝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點來，一

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喫點心。

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又一個人道：「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着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玩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苟老爹向申祥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要做幾年的夢。」

梅玖正喫着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過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做夢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的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準！」

於是點心喫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拈出一套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裏歇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

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着衆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回家去了，把各家贖見拆開來看，只見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穀一鵬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

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

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喫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着雨下在河裏，煙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

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着一個人，船尾坐着兩個從人，船頭上放着一擔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

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綵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個半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

說着，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着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著，我去拈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凳子，就坐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會考過一個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

又是拜盟的好弟兄。」

須臾，和尚獻上茶來喫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會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擎了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開帘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俺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來，擎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會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

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攔着。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尚擎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纔上

墳回來，不想遇着雨，耽擱一夜。」

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喫了一驚。一會兒啞嘴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纔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纔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纔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玠，也替他起個「王」旁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

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來，會着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他這

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進個學，就有日頭落在他的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着的了？」

彼此說着閒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鷄鴨，魚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喫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尙送出周進的飯來，上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鷄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

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叫荀攸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把個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地裏又向衆人道：「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

家炒了些麪筋，豆腐干，送在廳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聽了都歡喜。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嫌他獸頭獸腦，不知道常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那年却失了館。在家日食艱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稜不稜莠不莠的到幾時？我如今回了幾個大本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個記賬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少了你喫的穿的。」

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癱子掉在井裏，撈起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金有餘擇個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周進無事閒着，街上走走，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晚間向姊夫說，要去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人領着，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

們進來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

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

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歲淒涼，竟得高懸月旦。

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醫
林
外
座

第
二
冊

一
五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纔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着灌了下去，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陣，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忙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裏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爲甚麼這麼號咷痛哭？』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

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擡了出來，到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喫了一碗茶，猶自擡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

只因這一句話，道着了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論這事，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人道：「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個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

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着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幾十

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但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說着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喫了幾碗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

到了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值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園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衆人各各喜歡，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那典史掣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的人

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個把月。

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飲了分子，買了四隻鷄，五十個蛋和些炒米歡團，親自上門來賀喜。周進留他喫了酒飯去。苟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往舊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

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己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

周學道看在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麻布的童生上來。

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錦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會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

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得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却有一個童生來交卷。

只見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

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旁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想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個記認。

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第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務雜學」的話，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鳳

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着。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着，直望到門鎗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纔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

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度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

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擎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替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

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

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裝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喫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着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喫的醺醺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個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便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喫天鵝肉」！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

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頰，也該撒撒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肉喫！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家老小喝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借湊些盤費，喘着丈人到城裏鄉試。

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鷄，你快拿到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煮餐粥喫。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鷄，走出門去。

纔去不到兩個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

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纔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

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鷄，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头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鷄。范進道：「你奪我的鷄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人，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鷄去救命，爲甚麼拏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玩，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鷄。」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鷄奪了，擲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挂起來，上寫道：

「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

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著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娘子胡氏也哭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拿些鷄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

當下衆鄰居，有拿鷄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鷄來的。娘子胡氏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拿在茅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着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

行不得？」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因他歡喜很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人都是哄你，你並不會中。』他喫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人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去尋胡老爹來。他還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迎着去尋他。」

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

衆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門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

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賬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敕功，從十八層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
不可知。」報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
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纔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掙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嚇他一嚇，却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

胡屠戶和衆人來到集上，只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着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

却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亂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

衆人扶起范進，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駝子板橋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着，再也灣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着。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纔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一回頭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忙上前道：『賢婿老爺，方纔不是我敢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方纔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帶

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着麼？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拏茶來喫了，一同回家。

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儂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見了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還不彀你賞人哩！」范進又謝了鄰居。

大家正待坐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擎着一個大紅全帖，飛跑了進來道：「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

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纔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親切的世弟兄。』范進道：『晚生微倖，實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

張鄉紳將眼睛四面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拏過一封銀子來，說道：『小弟却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今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纔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

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纔敢出堂屋來。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

白的細絲銀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纔費老爹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揣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着。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胡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去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哩。』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

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也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不到兩三個月，便奴僕丫蠶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

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喫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髻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丫鬚，洗碗盥杯筯。

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的東西，不要弄壞了。」丫鬚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鬚和媳婦一齊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筯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與訟之人。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於地。家人媳婦和丫鬢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牀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個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個，守着哭泣，一面製備後事。挨到黃昏時候，老太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

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挂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爹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幫着葷白布，秤肉，亂竄。

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拏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尙做攬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餞口，追薦老太太生天。

屠戶拏着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尚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滕和尚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做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膏藥。今日不在這裏？』滕和尚道：『今日不曾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隨卽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話，陪着喫酒喫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個不了。我是個閒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着些時，難道是怕小婿怪？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麪，就當着胡老

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紙馬寫疏等事。胡屠戶喫過麪回去。

僧官接了銀子，便起身進城，纔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佃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裏想舌，纏個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莊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籠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莊上。

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腿切了，酒盃出來燙着，和尚走熟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敞着懷，腆着個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

出盤子，渾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

和尚上坐，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喫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靸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屍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

正喫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甚兇，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纔開了門，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尙一桌子坐着，齊說道：「好快活，和尚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你胡說，這是我田主人！」衆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由分說，拏條草繩，把和尚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繩捆了，將個櫃子，穿心擡着，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一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將和尚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

衆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隨即拏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放，女人着交何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個淡，趕了出去。和尚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

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衆來鋪結壇場，挂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喫了開經粥，打動鑼鼓叮嚀，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

纔喫着，長班報客到。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方纔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鄰，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是。」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什麼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就是他的佃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使心用心，反害了

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腆着臉，拿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與方纔這窮不了的魏相公，因他進個學，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我拿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個字。像這都是作孽！眼見得那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說着，聽見靴底響，衆和尚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

衆和尚喫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纔散了。

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

『老伯母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効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尙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却是用誰的名？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

正算着，捧出茶來喫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會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做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范舉人又謝了。

張靜齋就和范舉人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者先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

不一日，到了高要縣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人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個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喫了一回，外頭走進一個人來，方巾闊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頭鬚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伴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人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

嚴家家人掇了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個盤子，——都是鴨，鷄，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蝸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個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人接了酒道：「尚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喫了半杯放下。

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真個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敝處闔縣紳衿，公搭了一個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小弟站在綵棚門口，須臾，鑼，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一個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睛，只看着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會認得。」他就癡心，只道父母看的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

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雖不大歡喜會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着實關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鑒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擎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

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脚的小使走了進來，望着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廝道：「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擎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

纔說得一句，聽見籬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擎着

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看時，一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便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喫茶，同靜齋敘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

湯知縣大驚，忙即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筯。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筯，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筯。」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碗杯，一雙象牙筯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筯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纔罷了。

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纔放心，因說道：「却是得罪的緊。我這敵敵，酒席沒有甚麼壞

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飯。敝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都也莫得喫。」

掌上燭來，將牌拏出來看着。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面有個書辦要回話，弟去一去就來。」

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你就是斷牛肉的話，方纔有幾個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了，他們就沒有飯喫，求我略鬆寬些，叫做個「瞞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過：「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到他家，就如「雪夜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

罐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為天下事都靠着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殺了。這個如何使得！」知縣見他說的口若迅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夫拏進，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旁，聲明他大膽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

當下席終，留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鷄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捆在他頭上，枷了出。纔得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裏喇喇的一聲，屙出一泡稀屎來，從額顛上淌到鼻子上，鬚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

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剩得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老師夫嗚呼死了。衆回子心裏不服，一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

貢生與訟，潛蹤來到省城；鄉紳結親，謁貴直遊京國。

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諸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纔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忖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個地方上纔好。」便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着北城，幾個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這裏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撤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

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拏幾個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個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個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的出堂，將回子發落了。

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知縣叫帶上來，問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豬過下來的小豬，走到他家去，他忙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着他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的哥哥王大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我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拏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大是個窮人，那有銀

子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拳捶門的門，趕麪的杖，打了一個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裏。所以小二來喊冤。

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個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着個鄉裏的親眷，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個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會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當時拿回借約，我好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你不曾來取約，我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向你要的。」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個蹄酒上門去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鬚兒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大老爺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闡做些好事，

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捲捲行李，一溜煙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却在兩個宅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見哥哥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喫了酒飯，拿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

他兩個阿舅姓王，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着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嚴致和忙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嚴致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差人却在我這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便尋着時，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

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喫，他們做事，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緊了。如今有個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個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豬也還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

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豬和借約拿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拗着，你認晦氣，再拿出幾兩銀子，折個豬價，給了姓王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八立個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纔得落臺，纔得個耳根清靜。」當下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

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拏腔作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喫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

談。」二位聽見這話，方纔來。嚴致和即迎進廳上，喫過茶，叫小廝進去說了。

丫鬚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擡頭看見他妹子王王氏一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團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相見。奶媽抱着姜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來叫「舅舅」。二位喫了茶，一個丫鬚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上去上席。

席上敘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着問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老大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慶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個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從不會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年出貢暨棋杆，在他家擾過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時我不曾去，他爲出了一個貢，拉入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廚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

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喫完了，下頓又在門口賒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喫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喫，你說這事如何是好！」

王家兄弟哈哈大笑，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喫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嚴致和取過骰子送與丈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杯。」兩人就中了幾回狀元，喫了幾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會中。二人拍手大笑。喫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總不見效。看臥牀不起，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脚

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要個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個大娘來，各養的各痛。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個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氏含着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鬟道：「趙家的那裏去了？」丫鬟道：「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纔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

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量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致

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木喪着，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喫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吊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舅作個遺念。』因把小廝都叫出去，開了一張櫥，舉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你嫌輕意。』二人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將來要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擎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着。

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陪客去了，回來見兩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纔回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纔這一番話，恐怕老妹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你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

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戚都請來，趁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嚴致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兩位舅爺，兩個義形於色的去了。

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幅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個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個親姪子一個也不到。衆人喫過早飯，先到王氏牀面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紅袖；趙氏穿着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了鬢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鋪請妹夫妹妹轉在大邊，磕下頭去，以做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丫鬢，使女，黑壓壓的幾十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

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喫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着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奶斷了氣了！」

嚴監生哭着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着趙氏灌開水，撬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散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殮，只有兩位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搶精空，連趙氏方纔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

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哥來，拏一搭蔴替他披着。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入過了殮，天纔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內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個。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蔴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齊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

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只；雞鴨小菜不算。

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着哥子坐在底下。喫了幾杯酒，嚴監生吊下淚來，指着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遇節，庵裏師姑送盒子，賣花婆換珠翠，彈三絃琵琶的瞎子不離門，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己喫不成，也要把人喫；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穀做甚麼？再有些也完了。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也不用費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剩下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

嚴監生聽着他說，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嚇的

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罈子都打碎了。擎燭去看，原來那盞貓把牀頂上的板跳塌一塊，上面吊下一個大篋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篋裏橫睡着兩個人，纔扳過來，棗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着。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歎道：「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拏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裏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掃了地，把那乾棗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着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頹倒，恍惚不寧。

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撐着，每晚算帳，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少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喚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碗米湯，臥牀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勉強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挨過長夏，立秋以來，病又重了，睡在牀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

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吃過藥，聽着蕭蕭落葉打的牕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歎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丫頭扶起來勉強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喫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便叫趙氏拿出幾封銀子來，指着趙氏，說道：「這倒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來的一點東西，送與兩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沉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兩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捧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兩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安慰寬心的話，作別去了。

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

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拏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上前來問道：「二叔，你真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爭田奪產，又從骨肉起干戈；繼嗣延宗，齊向官司進詞訟。

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五回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訂亂着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籠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小號哭起來，准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

次早，着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弔孝，都留着喫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鑲，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挂起長旛，念經追薦。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

僕從，丫鬟，養娘，人人挂孝。內外一片都是白。

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着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家坐着，打點擊水來洗臉；只見二房裏一個奶媽，領着一個小廝，手裏捧着端盒和一個藍包，走進來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個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服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

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經，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給伯伯磕了頭，哭着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

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個好兒子，慢慢的帶着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多謝了，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

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爲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着住了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的，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個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那一番事來的了？」

』王德冷笑了一聲。

一會擺上酒來，喫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會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縮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會來。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倒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二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

酒席將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着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打折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

媽媽抱着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

裏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
家不多時耽擱，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
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

過了幾日，大老爹果然帶着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個是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舒服度日。

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個險症。藥
裏用了犀角、黃連，幾日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個白白
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
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
裏第五個姪子承嗣。

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

他自己情願，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個正經主兒走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聞壁第五個姪子纔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個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着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着，只得依着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

來富來到省城，問着大老爹的下處。高底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拿着鞭子，站在門口，嚇了一跳，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纔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敞廳上，中間擺着一乘彩轎，彩轎旁邊豎着一把遮陽，遮陽上貼卽着「

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脚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着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

來富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個吹手來，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紅簪着花，前前後後的走着着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戧頭，又叫張府裏押着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擡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很，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搥起來，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富跟着轎，一直來到周家。

那周家做廳甚大，雖然點着幾盞燈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只得這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天井裏喝道：「喝個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嚴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正吵鬧着，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周家鬧了一回，沒奈何，只得把新人轎子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

過了幾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

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噦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着膀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

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拿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饑癆，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見。

少刻，船擱了碼頭。嚴貢生叫來富着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

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麼？』嚴貢生道：『方纔我喫的不是藥分朋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喫了。』嚴貢生道：『吃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

瓜仁、核桃、洋糖、麪粉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喫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纔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擡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卻拿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嚇了，陪着笑臉道：「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

說着，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着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就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擡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夫走過幾

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纔若不是着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纔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

衆人一齊捺着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着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帳，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着，一閃去了。船家眼睜睜看着他走去了。

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擡東擡西，鬧的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窄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

們第五個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個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

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個管事的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

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纔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纔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廂房；天地世間，也沒有這個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着，自然有個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喫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着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

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

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着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房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個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帳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爺在日，小老婆當家，憑着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把你們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

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會作威作福的人，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

次日，趙氏把心一橫，打定了個主意，一乘轎子，擡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

冤知縣叫補進詞來，隨即批出，仰族親處覆。

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寫拳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個可否。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鑊的趙二漢，木來上不得臺盤，纔要開口說話，被嚴貢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把我們不做不保；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

這時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着屏風請教大爺，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脚，號做一片。嚴貢生聽着，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着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揪他，撕他，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

各自散了。

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叢宮，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據的；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有的；總候大老爺天斷。』的話覆呈了。

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說：

『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

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着做得多事，批了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個：『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要正名分！』只因這一去，有分

教：

儒林外史 第六回

一六

多年名宿，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與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稟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着膽，竟寫一個姻眷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

正在洗吟，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着「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方纔拏姻眷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卻不會有這門親戚。」范進道：「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却不曾序過。」

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卽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出去了。』

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愛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歎息，說道：『賢契續學有素，雖然遲就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况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着喫了飯，作別去了。

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間，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舉道卽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玫，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個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

也了我一番心願。」

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纔接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却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纔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對着名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個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着：「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

一會同幕客們吃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

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着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不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

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着閱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檯去，照例責罰！」說着，學裏面一個鬥已將他拖在檯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個？」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養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周老

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是周老師門生，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

頭一名點着荀玫，人叢裏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和方纔這梅玖是同門麼？」荀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賁軒老師的門生？」荀玫道：「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

荀玫纔走出來，恰好遇着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着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先生那時在城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歡喜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纔范學臺批我的卷

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放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放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賣個情。所以把你進個案首，也是爲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兩人說着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

此時苟老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苟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苟玫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苟家管待諸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

那日早晨，梅玖苟玫先到，和尚接着。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苟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苟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暗你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扎着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

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臺，供着個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着「公諱進，字黃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着，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蓆隔着，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着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着「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着。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指着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拿些水噴了，搗下來，裱一樣收着纔是。」和尚應諾，連忙用水搗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着衆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纔散。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於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忽忽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

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隨即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陸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着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攔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着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着，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都是天榜有名。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政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纔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况且離朝綱又遠，這裏住着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喫，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賃的。年長兄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

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政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之後，一齊陞了員外。

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個全紅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着一個單帖，上寫着『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蘭袖直緞，腰繫絲絛，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喏，說：『請二位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弟却無緣，不會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亂上寫着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尙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還是專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都可啓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

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日來復」四個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個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喫過便飯。」

當下留着吃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幾拜，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着乩筆，又念了一遍咒語，燒了一道啓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

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着，跪獻上去。那亂筆先畫了幾個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

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亂筆得動了，寫出四箇大字：『王公聽制。』王員外慌忙丟了亂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亂筆。那亂筆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二位也覺悚然，頭髮皆豎，丟着亂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擎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於是擎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旁鈔寫，兩位仍舊扶着那亂筆，如飛，寫道：——

『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煙浪香無蹤，兩日黃堂坐擁。

只道驕驕開道，原來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

「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詞上說「天府鑿龍」，想是老爺隱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荷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亂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那亂筆飛龍般判下一個「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再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判了三回沙，判了三個「服」字，便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亂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

到晚，長班進來說：「荷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荷家家人掛着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着稟道：「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荷員外聽了這句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了發。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

科道在卽。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了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荀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有一番道理。」

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

過了兩三日，都回來復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荀員外只得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是個寒士，如何支持得來？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

裏替你應用，這事纔好。」荀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爲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的着。」

當下荀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可道府縣都來弔唁。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荀員外家的喪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中的缺，擎手本來磕頭，看門效力。整整鬧了兩個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

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纔開了假，早見長班領着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

貞臣良佐，忽爲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遁逃之客。

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

「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需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着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

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過恩，整理行裝，去江西到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選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着。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選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爲這交盤的事，彼此

參差着，王惠不肯就接。

一日，遼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朵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爺擔代。』

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遼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眷晚生遼景玉拜』。王惠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惠看那遼公子，翩然俊雅，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王惠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卻聞得略有些貴恙。』遼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惠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遼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惠道：『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遼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尚幼，相隨啟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惠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遼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况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饘粥；先人敝廬，可蔽風雨；就是琴罇、鱸凡、藥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

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擾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卻可賦「遂初」了。」王惠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挂冠。」笑着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惠道：「如此，更加可敬了。」

說着，換了三遍茶，寬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惠着實作難。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惠見他說得大方爽快，滿心歡喜。

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惠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蘧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

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問着晚生，便是。」問道於盲了。」王惠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

當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也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惠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惠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惠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戩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惠並不知這話是譏誚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

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惠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直喫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惠許定出結，作別去了。

過了幾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蘧太守帶着公子家眷，裝了

半船行李書畫，回嘉興去了。

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遼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戲，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戲子，把兩根板子擎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一個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催釐軍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夜赴南贛到任。

到任未久，即出門查看臺站，大車駟馬，在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一個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着一塊匾，匾上貼着紅紙，上面四個大字是「驕驕開道」。王道臺看見，喫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

一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個大字是「天府襲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纔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纔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個「昌」字。可見萬事分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

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着寧王百十隻藤籠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回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

王道臺嚇得撒抖抖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擡頭。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服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館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封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情願降順。」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杯在手，一

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個王子，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頭上是八個「王」字，竟無一句不驗了。

寧王關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個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到了浙江烏鎮地方。

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喫點心。王惠也拿了幾個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卻想不起。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

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

便是家祖。老客人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道：「却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裏？」蘧公孫道：「就在岸邊。」

當下會了帳，兩人相攜着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却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曾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卻爲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卻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會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既邊疆不守，

今日卻不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卻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現在舟中；今且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蘧公孫慌忙跪下回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個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潛蹤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蘧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灑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隻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

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蘧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蘧公孫道：「這卻不會說明，只說是挂印逃走，並不會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

他雖犯罪朝廷，卻與我是個故交。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蘧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

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蘧太守一一看了，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蘧太守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蘧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蘧來旬駮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遍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

詩詞，寫斗方，同衆名士贈答。

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遼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諡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璋，字玉亭，是個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遼太守的親內姪。

公孫隨着兩位進來，遼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檐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遼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載。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挂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鬢髮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遼太守道：『我本無宦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會做得一些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想不到家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曾懷冰冷。仔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

侍奉姑丈膝下，還可借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們聞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着，也終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官况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是個清談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沈着，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卻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

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個小花圃，琴罇爐几，竹石禽魚，蕭然可愛。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拄着天台藤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個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蘧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四公子不敢再說了。

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常常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裏面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

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造就何如？卻還不會恭喜，見過姻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個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常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一味裝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曾着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監生。畢業也不會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個便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個斷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騭的通儒。」』這一個是得緊。』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

憲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孫姻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夾着來說的，我是個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就遲着。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貧窮些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

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李去。憲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出來應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太保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說我遠祐年邁，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憲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着開了船，方纔回來。

兩公子坐着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

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叫道：「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放懷痛飲，說古今的事。

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閒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

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韋帶。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八回

一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找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兩公子大驚道：「你却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子看着墳山，着實興旺，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穀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後來小的家兄弟幾個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穀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個姐姐，嫁在新市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墳山，沒有人家作踐麼？」鄒三道：「這是那個敢？」

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一莖草也沒人敢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在那裏？」鄒三道：「就在市梢盡頭姐姐家住着，不多幾步。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

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鄒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是甚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他家裏看看？」四公子道：「最好。」便帶了鄒三回到岸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引着路，一徑走到市梢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籬笆門，半開半掩。鄒三走去叫道：「阿爺，三少老爺四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應道：「是那個？」拄着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臺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須行這個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鄒三捧出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喫着。

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算計着會你老人家。却因繞道在高興看蓮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裏，得以會着。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纔聽見說，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會添了幾個

孫子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說着，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老爺坐坐。」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個，感激太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大轎子？」四公子道：「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却說這樣的話，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况且墳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鄒吉甫道：「選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資性倒也還聰明的。」

鄒三捧出飯來，鷄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兩位公子坐下。鄒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喫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

是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像我這酒是扣着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鄒吉甫喫着酒，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聽了，望着三公子笑。鄒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個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

鄒吉甫道：「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常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柳陰樹下，坐着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時聽見。」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個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着，掣出來看。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要見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兩公子道：「這先生往那裏去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

意出身，一切帳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閑遊，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憑着這夥計胡三，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老阿獸」。先年東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聽見這些獸事，本東自己下店，把帳一盤，却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着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腳的不服。東家惱了，做了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事，點到奉行，把這楊先生掣到監裏坐着追比。而今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吉甫道：「有倒好了。他家就住在這村口外四里多路。兩個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着老官養活，却將甚麼賠償？」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君子，却被守錢奴如此凌虐，令人怒髮衝冠！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鄒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想着從前已往，不知救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

句話，你在鏡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

於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喫過，匆匆回船。鄒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鄒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看着開船，方纔回去了。

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

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尋出，用紙謄寫一通，遞與他，拿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着：

「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

嫖賭穿喫，侵用成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拔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視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

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拔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視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明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先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放出監來。你再拏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先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

晉爵應諾去了。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先生的事，我和你商議個主意。」書辦道：「既是太保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即打個稟帖，說——

「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人的保狀。况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贓非帑，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

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着慌，却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管爵保狀，即刻把楊先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兩銀子，那是管爵送納，把放出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

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一個姓晉的管爵保了他去，他自心裏想，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妻接着，喜從天降。兩個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個老嫗，又癡又聾，在家燒火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

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會會着，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

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耍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間聲相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子這些緣故，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

於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着月色，搖着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開，這船却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看看二更多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一片聲，打的河路響。這小船却沒有燈，艙門又關着。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着兩對夫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府」，一對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擎鞭

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嚇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個？」三公子來看了一看，「這僕人却不是我家的。」

說着，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條河路，你走就走罷了，行兇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攘的奴才！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攘的，再回嘴，拿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拿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着暗笑。

船家開了艙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上，此時月已當空，比先澄亮，映着那邊的燈光，照得通明。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們的主人却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

曾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粗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衙，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鄉里，借個官衙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却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是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遇着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熄，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

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他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兇惡！這一會纔現出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

小船搖櫓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喫了些茶水點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梢盡頭鄒吉甫女兒家，見關着門。敲門問了一問，纔知道老鄒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老爺喫茶，也不會坐。

兩人出了鎮市，沿着大路走去，有四里多路，遇着一個挑柴的樵夫，問他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爹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指着，「遠望着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

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一條澗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着。見人走到，那狗便咬起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爹家麼？」問了兩遍，方纔點頭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個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爹的。」那老嫗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老嫗道：「老爹不在家裏。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會回來。你們有甚麼話說，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喫茶，竟自關了門回身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立了一回只得仍舊過橋，依着原路，回到船上。

進城去了。

楊執中這老獸直到晚裏纔回家來。老嫗告訴他道：「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來尋老爹說，他在甚麼『大覺寺』裏住。」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說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自心裏想：「那個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打官司，縣裏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用！」老嫗又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踢了幾腳。自此以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從清早就出門閑混，直到晚纔歸家。

不想妻府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兩個入，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爹不在家裏！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

子道：「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妻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兩個人，帶累我一頓拳打脚踢。今日又來做甚麼？老爹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燒鍋做飯！」說着，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關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

船搖着行了幾里路，見一個賣菱的船，船上一個小孩子搖着，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裏說道：「買菱那！買菱那！」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艙內伏着問那小孩子道：「你在那村裏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爹，你認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裏？」那小孩子道：「在艙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菱的錢，搖着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紙，上面寫着一首七言絕句詩道：

『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會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兩公子看罷，不勝歎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其質可敬！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

這日雖霜楓淒緊，却喜得天氣清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船頭上一個人叫道：『莫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搖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艙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遇着這隻船，有分教：——

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羅；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
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九回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遷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個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尙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裏？」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

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着「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艙門口。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纔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艙裏去。」讓進艙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

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

做窮翰林的人，只望着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還不會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駕着一隻小船在河裏？從人也不帶一個，却做甚麼事？」

四公子道：「小弟總是閒着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同家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

魯編修道：「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忽忽要返舍，就苦辭了他，他卻將一席酒餚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會到？」船家答應道：「不會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叫家人——

「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

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閒話。魯編修問了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希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拏出來送與魯編修看。魯編修看罷，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平原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

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揚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兩回躲着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

又吃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

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道：「選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着哩。」兩公子走進內堂，見選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着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邀到書房。選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選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歇息。

次早起來，會過選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廚役備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內，向公孫笑着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

賢姪陪一陪。」蘧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卻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擾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

說着，看門的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

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纔會見令表叔，纔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英英玉立，可稱詞壇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祖老先生康健麼？」蘧公孫答道：「託庇相安，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臺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牛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三公子

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姪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頃，擺出酒席，四位樽酒論文。直喫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

次早，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纔來，頭戴紗帽，身穿蟒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罷，蘧公孫出來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謙讓坐下，寒暄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個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間何必做這些客套？』兄弟愚見，這廳事也太闊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纔暢快。』兩公子見這般說，竟不好違命，當下便讓到書房裏。

魯編修見瓶花罐几，位置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焚香』，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個時辰，酒斟三巡，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

燒方不覺得有煙氣。」編修贊歎了一回，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蘧公孫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卻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寧王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是不得已。」魯編修道：「古語道得好：『無兵無糧，因甚不降？』只是各偽官也逃脫了許多，只有他是領着南贛數郡一齊歸降，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狀的很，懸賞捕拏。」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子不知魯編修細說這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

換過了席，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魯編修歎賞了許久，便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懸弧之慶，在於何日？」

「三公子轉問蘧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魯編修點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

又過了數日，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纔寫着，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着他進來。』看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二位老爺。』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着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紬直裰，像個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子，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

兩公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

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幸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大耳白面，譽名滿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兩公子聽罷，纔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錄，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師，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隱遷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個直言，並不肯阿諛趨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來吃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卻不會會見。』陳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到曉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纔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託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可借尊齋一談。』兩公子道：『最好。』當下讓到書房裏。

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宇深沉，琴書灑洒，說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位小姐，德性溫，才貌出衆，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求親，只是不允。昨在尊府會見南昌遠太爺的公孫，着實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曾舉過姻事？」三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卻還不曾舉姻。極承魯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年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個倒不消慮，令表姪八字，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綿長，子孫衆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表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如此極好。魯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你來作伐，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求。」陳和甫聽了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魯老先生話去。」

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卻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再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下。

家人去了十餘日，領着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二位老爺斟酌。并有白銀五百兩，以爲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說罷，呈上回書并銀子。

兩公子收了書銀，擇個吉日，央請陳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了庚帖過來。

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寶，裝蟒刻絲紬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擡；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銀十二兩，代菓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

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送過吉期去。魯編修只得一個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蘧公孫入贅。婁府也應允了。

到十二月初八日，婁府張燈結彩，先請兩位月老喫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婁府一門官衙燈籠，就有八十多對；添上蘧太守家燈籠，足擺了三五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又有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會退盡，燈上都用綠絨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轎。蘧公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婁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

到了魯宅門口，開門鏡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着公服，兩山人也穿着吉服。魯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迎了出來，揖讓升階，纔是一班細樂，八對絳紗燈，引着蘧公孫，紗帽宮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到了廳事，先奠了醴，然後拜見魯編修。編修公奉新塔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遍茶，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細樂。

魯編修去奉衆位的席。蘧公孫偷眼看時，是個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却極其輝煌。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

這時下了兩天雨，纔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着新靴，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頭，副末執着戲單上來點戲。纔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恰好待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膾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然乒乓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的掉在燕窩碗裏，將碗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碗裏的菜潑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把碗跳翻，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綬補服都弄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碗撤去，桌子打抹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封」。副末領單下去。

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廚下捧上湯來。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他靸了一雙釘鞋，捧着六碗粉湯，站在丹墀裏，失着眼睛看戲。管家纔撥了四碗上來，還有兩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女，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上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脚，却叮噹一聲響，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個狗爭着，啞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他怒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蹣起一隻脚來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會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隻釘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陳和甫坐在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心，——一盤豬肉心的燒賣，一盤鵝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素紛八寶撥湯，正待舉起箸來到嘴，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乒乓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滿座上都覺得詫異。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却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個個都要重責！』

正亂着，戲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蘧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到天明纔散。

次日，蘧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席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蘧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三四個丫鬚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個貼身侍女：一個叫做采蘋，一個叫做雙紅，都是嫵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蘧公孫恍如身遊閨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閨閣繼家聲，有若名師之教；草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蹤。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且他這個才女，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

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頭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十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謔幾句詩以爲笑話。

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真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公孫却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

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着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時還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勉強看了一個時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后家齊。」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爺，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

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同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風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公孫心裏只道是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諱。

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淚眼，長吁短歎。養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養娘勸了一回。公孫進來，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從此啾啾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說到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

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恁般默氣。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况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說着，越發要惱怒起來。夫人和養娘道：『這個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况且現放着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身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

喫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着你恁個好先生，怕教不出個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語是穩的。」說着，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歎了一口氣，也就罷了。

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像子書，不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却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

看看過了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喫春酒。公孫到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纔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鄒吉甫來了。」

兩公子自從歲內爲選公孫舉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着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叫請進來。兩公子同選公孫都走出廳上，見他頭上戴着新氈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着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擎着個布口袋，裝了許多炒米、豆腐乾，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己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着禮物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

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選小公子，又問選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會着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們怎的不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了。」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們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吉甫遵命坐下，先吃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

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個。」

却因我這幾個月住在東莊，不會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楊先生是個忠厚不過的人，難道會裝身分，故意躲着不見他？他又是一個極肯與人的，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少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那日，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叫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纔是。」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吃完了酒，送蘧公子回魯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

次日乃試燈之期，婁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內府製造，十分精巧。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也給他見見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纔家裏去。你先去罷。」鄒二應諾去了。

到十五晚上，蘧公孫正在魯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婁府請來吃酒，同往街上遊玩。湖州府太守衙前紮着一座蠡山燈，其餘各廟社火扮會，鑼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來看燈踏月。

真乃「金吾不禁」，開了半夜。

次早，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個便船到新市鎮，女兒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喫了。

到十八日，鄒吉甫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個窮極的人，公子們到，却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雞，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雞肉都放在船艙裏，自己棹着，來到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

楊執中出來，手裏捧着一個碗，擎着一方手帕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要唱。喏：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嚇了一跳道：「啊呀！鄒老爹！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不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却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

酒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個人。」楊執中把兩手袖着笑道：「鄒老爹，却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喫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着我這座心愛的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柴米，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個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釐也不成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是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拿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個，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纔在此摩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着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纔好坐了說話。」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嫗，掣個傢伙到鎮上糴米。

不多時，老嫗糴米回來，往廚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那

兩個什麼貴人來？」鄒吉甫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裏的事，累在縣裏，却是怎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個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曾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你想知道些影子麼？」鄒吉甫道：「那裏是甚麼姓晉的這人，叫做晉爵，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晉爵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個姓柳的來訪。』我疑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着，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考，婁也！我那裏猜的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鄒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會。」

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你道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

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喫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纔開了門，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爬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在鎖上賭輸了，又喫了幾杯燒酒，撞的爛醉，想着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一個揖，就到廚下去了；看見鍋裏煮的雞和肉噴鼻香，又悶着一鍋好飯，房裏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喫。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害饑癆病！這是別人奉來的東西，還要等着請客！」他那裏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喫。楊執中罵他，他還睜着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拏火叉趕着，一直打了出來。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裏府兩位少爺的。」那楊老六雖是

盞又是酒後，但聽見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略醒些，撕了一隻雞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着老子遞與他喫。喫罷，爬上牀，挺覺去了。

兩公子直到日暮方到，蓮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迎了出去。兩公子同蓮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座，兩邊放着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牋紙的聯，上寫着「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沐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會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

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着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會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挂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

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賄賂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沐浴，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湮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三公子道：「些須小事，何必挂懷？今聽先生辭官一節，更足仰品高德。」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挂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欽敬，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酒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

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牋紙聯，上寫道：「牋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俛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

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當下喫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喫了，撤了過去，烹茗清談。談到兩次相訪，被聾老嫗誤傳的話，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楊執中說：「新年略

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

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於是執手踏着月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同鄒吉甫回去了。

兩公子同蘧公孫才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蘧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蘧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着氣，商量要娶一個如君，早養出一個兒子來叫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旁，眼淚汪汪，只是歎氣。

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略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

貝母；不知用貝母療濕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

於是寫立藥方。一連喫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強。陳和甫又看過了脈，改用一個九劑的方子，加入幾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選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閒。

那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婁府進了書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咕咕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作揖，一同坐下。楊執中接着說道：「我方纔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個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處則不失爲真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驚問：「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舉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相府延賓，又聚幾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

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俠客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道：「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纔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喜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買舟同去？」

說着，只見看門人擎着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蘧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着，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着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

兩公子問道：「老父台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會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台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拆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來是爲丈量的事。老父台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的事麼？」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速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公子道：「父台就去的麼？」廳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台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當到山中奉陪。」說着，換過三遍茶，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

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躊躇道：「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却遇着這廳官來講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慙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耽擱，不得到蕭山去，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若是

急於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僮使到山中面致潛齋，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纔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相思，終不能遂其願？」蘧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閒之日，却未可必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况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當下商議定了，備幾色禮物，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蕭山。

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讀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當晚喫了飯，各鋪行李睡下。

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又都是些蕭山縣的話——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個鬚子客人道：「是蕭山。」宦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我

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宦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潛齋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做生意，坐喫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他不會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獸頭獸腦，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緯匡濟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死的，只在村坊上驅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那少年的道：「只管騙人，那有這許多人騙？」那鬍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

「你這位客人，却問這個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夠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

正思忖着，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着兩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

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尋到一個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着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着一身白，頭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問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鋪，晚間舉些牛肉，白酒，與他喫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管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必到府

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勿用道：「這個自然。」送了宦成出門。

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回覆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個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匾上寫着「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疾，夜裏要人作伴，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來了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說。

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

權勿用見了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左手攬着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却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首，方不礙路。他一味橫着膀子亂搖，恰好有一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膀上橫擔着一根尖扁擔，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擔尖上。鄉裏人低着頭走，也不知道，擔着去了。他吃了一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

子望見在那人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裏人走的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這時着了急，七手八脚的亂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兩個衙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着官指手畫脚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着叫他跪，他睡着不肯跪。

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鋪的看內中走出一個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絹箭衣，幾根黃鬍子，兩隻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喧，擡起轎子去了。

權勿用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喫過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中作弔，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却今日纔要到他家。

去。不想撞着這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

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着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着一個雄赳赳的人，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凳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楊執中道：「久仰，久仰。」

三個人一路進去，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關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着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喫飯，自有家人管待。

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着潛亭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

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於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

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斤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着，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來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着膀子了，那時晚生把膀子掙一，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

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還用些，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葱韭蘆菘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斟上。

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鞭鐮鎗劍，刀鎗劍戟，都還略有些講。」

窮只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四公子道：「這纔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纔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一擁出來。

兩公子叫且住，吩咐快點起燭來。一聲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着一個燭臺，明晃晃點着蠟燭，排列天井兩邊。張鐵臂將劍擺動——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着灑，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書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

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設一個大會，遍請賓客遊鶯脰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做一件單直襟，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着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闌在潛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老六已是曬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麼？』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權勿用道：『那裏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拏出去賭錢輸了，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留着少刻買燒酒喫。』權勿用道：『老六，這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麼拏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麼彼此？』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說不出來的苦。

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貳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裰送他。

兩公子請遍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船。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手持紈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却也聚了許多人。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悉亭四公子，蘧公孫駝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請了不會到。席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蘧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

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鬧說笑，伴着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啓，小船上奏着細樂，慢慢遊到鴛鴦湖。酒席齊備，十幾個關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着月色湖光，照

耀如同白日之辰樂聲大作，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着神仙，誰人不羨？

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舊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應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搖豪橫，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不會說完，門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開坊，陞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纔到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蘧公孫聽了這話，慌忙先回去道喜。

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不好了，魯大老爺接着朝命正在合家喜歡，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臟，已不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聽了，轎也等不得，忙走去看；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在。

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然後大殮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

又忙了幾日，裏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秉了一枝燭，對坐商議。

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燈下一看，便是張鐵臂，不覺大驚道：「張兄，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捨身為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爺外此，那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如不蒙相救，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遂提了革囊要走。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急。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略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

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爲清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爲此事。」

兩公子聽罷，大是駭然。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蹤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

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十二回

一六

第十三回

邊駝夫求賢問業——馬純上仗義疎財

話說襄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於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爲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有何不可？」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蘧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喫一驚。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

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

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座。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人頭却往何處發放？」

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纔硬着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豬頭拿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兩公子悄悄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

兩公子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個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雷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燭來看，見那關文上寫着——

「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事。案據蘭若庵僧慧遠，具控伊徒尼僧心遠被

地棍權勿用奸拐竊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蹤逃往貴治。爲

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擒獲解還敝

縣，以便審理究治。望速！

看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着。

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三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擎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蠶入懷，解衣去趕。」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兩公子沒奈何。

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着臉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改常，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

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

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咐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

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到嘉興，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個不起之病。公孫傳着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叫兩隻大船，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來到嘉興，蘧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羨。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

公孫居喪三載，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這做名的心看淡了，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裏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旁指點，却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

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着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

『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

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

公孫心裏想道：『這原來是個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急到家換了衣服，寫個『同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裏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於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

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操選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喫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說：『明日就來回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

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蘧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馬二先生聽罷欣然。

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

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纔爲有益。將來拙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

說着，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餽饌：一碗燉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筋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倒是肉好。」當下喫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肉喫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喫完了。盪開桌子，啜茗清談。

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你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

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喫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

那日在文海樓，彼此會着，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着「歷科墨卷持運」下面一行刻着「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蘧公孫笑着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個是有個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難

道：先生這樣大名遠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兩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蘧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字。小弟素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想，也是這樣算計。」

說着，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燒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喫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兩人同喫了。

公孫別了馬二先生，回到家裏，自此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旁邊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拿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略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

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而他盛花兒鍼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

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膽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拿了回來。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丫頭的身價，求賞與他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着宦成去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

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拏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販，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蘧老爺的？是魯老爺的？』丫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蘧太爺的官大多着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蘧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

走，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閒着，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

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着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廬罪！」宦成道：「老爹，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癡孩子！我要傳授了，便宜你的很哩！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纔和你說。」宦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爹。」差人道：「賣箱子還了得！就沒戲唱了！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了法來，總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你拗到那裏去！」差人即時拿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宦成兩口子喫，算是借與宦成的，記一筆帳在那裏。喫着宦成問道：「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今日且喫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划五，喫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宦成這奴才吃了個盡醉，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

差人清晨出門去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開弓不放箭』，大家弄幾個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這個事都講破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着同他講，不怕他不拏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着這樣事還要講破你娘的頭！」

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來。見宦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個狗戀着，快起來和你說話！」宦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着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獸孩子，只曉得喫酒喫飯，要同女人睡覺，放着這樣一注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宦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教你，你却不要『過了廟不下雨』。」

說着，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宦成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聽得那人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却是沒有傷，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靛頭，兇神似的，走上去。

把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纔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去賊窩哩！」那人倒着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官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乖。

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了寧王，又逃走了，是個欽犯，這箱子便是個欽賊。他家裏交結欽犯，藏着欽賊，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你！」官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默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與你也無益，弄不着他一個錢。況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官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官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官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

遯公孫催着回官，差人只騰挪着混他，今日就說明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這事却要動手了！」因問：「遯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却不知道。」回去問了頭丫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裏却不曾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那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去問。

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遯家遯小相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拿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擦下。他却不在家，到墳

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

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喫着，商議此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
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十三回

一六

第十四回

遼公孫書坊送良友——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遼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擎着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欵贓放出來？極少也要二三百兩銀子。還要我去擎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欵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着打這樣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纔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纔妙。你先生請上裁。」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里，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擎的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

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還他，隨他去罷罷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着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官成說，我這裏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着斗笠親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嘗癩子，出膿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說罷，站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急怎的？我方纔這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價錢。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孫是甚麼慷慨腳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個旁人，你也是個旁人。我如今

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先參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氈襪裏脚靴」，但須要我效勞的來。老實一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纔有商議。我又不需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與你做怎的？」

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着急，道：「頭翁，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釐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拏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護過去，如斷然不能，我就也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瘟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着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丫頭已

是他撈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兩，合着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却塞得住這小廝的嘴。這個可較何如？」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這要你做來的。這一張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帳。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着。

差人假作去會官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納在監裏，看你到那裏去出首！』他纔慌了，依着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清兌，我再打一個稟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葉來。」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擡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擎着婚書，銀子去了。

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帳，借貸吃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剩

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了一個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選家領去，叫你「喫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着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

選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催着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選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麼？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便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纔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於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白叫到我那裏把箱子拿來，或是劈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着惹

事。』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

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氣有肝膽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妻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若聽見了這樣話，豈不羞死！』魯小姐也着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喫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

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纔得相聚，爲甚麼便要去？』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蓮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着，早晚請教？』馬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着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公孫不能相強，要留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

備了些葷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

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翰樓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裏去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裏帶了幾個錢，要到西湖上走走。

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隄，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着挑鬚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

也有許多疤麻癩疥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搨着一把傘手裏擎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

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挂着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麪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麪。肚裏不飽，又走到閭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

喫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着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一個脫去玄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鬟，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叮叮噹噹的響，馬二先生低着頭走了過去，不會仰視。

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寄中間，走了一二里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玩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玩？」

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隔着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裏面的門鎖着。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蓋，直綴在靴桶裏，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那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走到茶桌子上坐下。旁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那熱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碗一碗在跟前捧過去。

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

敕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甃。纔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下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臉，揜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高底破靴，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喫了一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橘餅，芝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袁粟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喫了一飽，便覺得倦了，直着脚，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為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

第二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喫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個

指，逐細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着一個匾，匾上「片石居」三個字，裏面想也是個花園，有些樓閣。

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廳樞圍着。馬二先生在門外往裏張了一張，見中間放着一張桌子，擺着一座香爐。衆人圍着，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一個人磕頭起來。旁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暗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

又轉過兩個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靠着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後面一進，窗子大開着，空空闊闊，一看，隱隱望見錢塘山。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賣餃兒的，也有賣麪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

馬二先生正走着，只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羹衣餅的，叫打了十二錢的餅喫了，略略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甚是巍峩，便是城隍廟。他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

過了城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麪店都有，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店裏貼着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釋墨持運於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喜，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問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書？』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望上走。

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崗。一步步走去，走到山崗上，左邊望着錢塘江，明明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峯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

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着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腳酸了，且坐喫茶。吃着，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着；又遙見隔江

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真乃一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喫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喫飯，恰好一個鄉裏人捧着許多盪麪薄餅來賣；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喫，喫得飽了，自思：「趁着飽再上去。」

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荒榛蔓草，兩邊擁塞。馬二先生照着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橋，照着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堂，上有匾額，寫着「丁仙之祠」。馬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豎着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生見了籤筒，思量「我困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

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

門口立着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繭軸直裰，左手自理着腰裏絲絛，右手拄着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

慷慨仗義，銀錢去而復來；廣結交遊，人物久而愈盛。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回到敝寓談談。」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裏？」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

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了仙祠，却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裏疑惑，「原來有這近路！我方纔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

那知道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面湖。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個長隨，齊齊整整，都穿着紬緞衣服，每人脚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舉眼一看，樓中間貼着一張匹紙，上寫冰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

『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恙，揮手清吟過十洲。』

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愁仙題』。馬二先生看過網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愁仙便具賤，偶爾遣興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當年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拈出一個手卷來。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景，圖書新鮮，實贊了一回，遞過收去。捧上飯來，是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蝦圓雜脰，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却也這般熱鬧。馬二先生腹中尚飽，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又儘力的喫了一餐，撤下傢伙。

去。

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却爲一個朋友的事整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坊裏，却没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着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目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洪憨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拿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牀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拿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西，再來和我說。」

馬二先生接着，別了憨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的

響了一陣，取罐傾了出來，竟是一錠細絲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拏回下處來。

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趕到洪愁仙下處來謝。愁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愁仙傾出多少紋銀。愁仙道：「早哩，我這裏還有些。先生再拏去試試。」又取出一便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着喫過飯，別了回來。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鑪，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裏。

一日，愁仙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愁仙道：「先生，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棗。梓今日有個客來拜我，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兄，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誤。」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愁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纘，字密之。尚書公道。」

下官囊不少，這位公子却有錢癩，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掣出萬金來，以爲鑪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警坊操選，是有蹤跡可尋的人，他便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着卽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着，那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

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慈仙施禮，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慈仙道：「這是舍弟。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二科墨程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眼一看，見慈仙人物幹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

次日，慈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三公子。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選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談了半日，回到下處。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縝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設在西。」

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愁仙收下帖子。

次日，兩人坐轎來到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吃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着別人喫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嘗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爲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愁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翰樓。

一連四天，不見愁仙有人來請，便先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張。問其所以，愁仙病倒了，症候甚重，醫生說脈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藥。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房看，已是奄奄一息，頭也擡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裏相伴，晚間也不回去。挨過兩日多，那愁仙壽數已盡，氣斷身亡。那四個人慌了手脚，窩處擄一擄，只得四五件綉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這時都說出來。

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着急。此時棺材也不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着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着哭泣，姪子上街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闍壁茶館裏談談。

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裏有甚麼三百歲！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玄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丟着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腳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裏說起！」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牀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鑪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婿道：「那裏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弄黑了的。一下了鑪，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是不神仙，怎的在了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會認得我，就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世間那

裏來的神仙。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運高，不得上算。」又想到：「他虧負了我甚麼？我到底該感激他。」

當下回來，候着他裝殮，算還廟裏房錢，叫脚子擡到清波門外厝着。馬二先生備個牲醴紙錢，送到厝所，看着用輓砌好了。剩的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

馬二先生送了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喫茶。忽見茶室旁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雖則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擺着字盤筆硯，手裏却擎着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墨程持運。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櫈上坐下。

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拆字的？」馬二先生道：「我走乏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坐，我去取茶來。」卽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馬二先生見他乖覺，問道：「長兄，你尊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見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學裏

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是褻褻，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件道際，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連餬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會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了，去年跟着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裏記帳。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來，說我父親在家有病，於今不知存亡，是這般苦楚。」說着，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馬二先生着實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還不會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纔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測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收了桌子，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

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凳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翰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着讀書上進？還想着家去看看？公麼？」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拏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喫。」

當下留他喫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裏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慢慢商量。」

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着向他說：「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的。」

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裏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

次日，馬二先生纔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桌上，筆筆點着，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

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纔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掣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掣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求照顧，只是大膽，不知長兄可肯容納？」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

喫着，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卽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纔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之外，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喫，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會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

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襖裏，捲着，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拿去細讀。」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只得洒淚告辭。馬二先生攆着手，同他

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

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着，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着也罷了，添着你買酒喫。」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下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艙裏三個人，中間鄭老爹坐着，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着一個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強弩，不動強動，一口一聲，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喫。

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到官。他

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千人犯去。』那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礙？』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參的。』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

過了兩日，上岸起旱，謝了鄭老爹。鄭老爹飯錢一個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驢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敦倫修行，終受當爭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團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攙一攙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纔放下心，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看，我與你擊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旁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

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嚇醒了。你爹問我：「五、十把這夢告訴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

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着我這個屋。我心裏計算，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旁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拿價來贖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

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海。他那銀子零星討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喫。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喫，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日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雨場的哭。」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

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喫。喫罷，又喫了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喫。

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擔

子挑到房裏去。

匡超人等肉爛了，和飯拏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喫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拏來在太公腳跟頭睡。

次日清早起來，拏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也都賣了錢，拏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

過了一會，太公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拏進去。

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櫪，放在瓦盆外邊，自己爬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櫪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着，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牀，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櫪端開，瓦盆擎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喫了晚飯。坐一會，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个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旁邊，擎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喫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伏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旁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

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養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遞與父

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喫着。恰好三屋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會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喫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喫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趕緊請醫生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委婉，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來催，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就攔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哥道：『阿叔再喫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喫了。』便辭了過去。

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完了，把錢拿來家伴着。

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雞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喫飯。因太公是個痰症，不十分宜喫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纔好些，索性等再好幾分，扶着起來走得，再搬家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

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鄉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着太公喫了飯，出門無事，止和一個本家——放的——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籬翻過來做了桌子，放着一個象棋盤對着。只見一個白鬚老者，背剪着手來看。看了半日，在旁邊說道：「喲！老兄這一盤輸了！」

匡超人擡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老

了個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誰，方纔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從前年闖門，是幾時回來的？你老爹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有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老爹。我家父病在牀上，近來也略覺好些，多謝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取擾。」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擎他的手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就交上好的好運。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有個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指著看看，道：「却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

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那裏急了，發狠說：「過三日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裏着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

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鐵燈盞點在旁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門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

他哥睡的夢夢銃銃，扒了起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蔴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嚙，女人戴的錫簪子——搥着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搶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腳，抱着，哭哭啼啼，反往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匡超人想，別的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牀被在手內，從牀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着；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

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纔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

那火轟轟烈烈，燦燦爛爛，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足足燒了半夜，方纔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煙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匡超人沒奈何，無處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裏，叫嫂子扶着母親，一步一挨，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病人，那裏方便呢？』

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這般的訴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和尚不肯的話，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

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一定發達的。你出家人，一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借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

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敢違拗，纔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庵裏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太公謝了保正，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衆位喫。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直到下午，他哥纔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幫他搶東西。

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半間房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會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豬磨豆腐，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這一嚇，病更添得重了。

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却還不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簇擁着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蹄一片響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聲，由着他

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嘆息道：「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只知道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旁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本生意人。」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個帖子，你明日拏出去致意這匡迥，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

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是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着：「侍生李本漢拜。」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悉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擡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如何？」

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

過了幾天，縣裏果然出告示放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過了，發出團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

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裏去，匡超人擎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擎去奉養父母。到家並發番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匡超人謝了出來。

回家把銀子擎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着實感激，捧着銀子在枕上

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纔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莊上，大家約着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間壁庵裏請了一天酒。

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去叩辭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府，府考過，接着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轅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迴，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重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昨看匡迴的文字，理法雖略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婚姻締就，孝便衰於二親；科第取來，心只繫乎兩榜。

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屎尿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
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
他可有福氣，捧着進一個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又哭了。老
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個兇神的人，趕着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
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向那人亂嚷亂叫。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
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
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

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個良善人家，從不曾同人口舌，經官

勸府况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的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吵的鄰居都來圍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正鬧着，潘保正走了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纔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拏回家去哩。」

匡大一頭罵着，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個人，手裏擎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

匡大東西纔拾完在擔子裏，挑起擔子，領兩個門斗來家。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牀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

「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迴，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

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個

雞子請門斗喫。潘保正又宰了十來個雞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留着潘老爹陪門斗喫飯。飯罷，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

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纔回家來，穿着衣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宰了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喫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

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來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喫了，每日尋的錢，作家裏盤纏，忙過幾日，至起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着喫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

事畢回家，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爹來陪。門斗說：『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搖了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

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禮，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你是個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斗回去。

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大公又吩咐買個性體到祖墳上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大公覺得身體不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喫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喫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大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大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預備停當。大公奄奄在牀，一日昏曠的很，一日又覺得明白些。

那日，大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個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會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

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極是難得。却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你哥是個混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纔是。」兄弟兩個哭着聽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

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墳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

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纔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公，你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温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纔走到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道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了安民的官來了，要拏爲首的人。

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迎着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

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首的人，已經拏了幾個。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首要保圍，是那裏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此事那裏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拏。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沒有官事就罷，若有，我替你維護。」匡超人驚得手慌脚忙，說道：「這是那裏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不曾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二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個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洒淚拜別母，行李來行，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

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旱路，到溫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飯店權宿。走進飯店，見裏面點着燈，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

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疏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個近視眼，不會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纔立起身來爲禮，青緞直身，瓦楞帽子，像個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

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個小店在省城，如今要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裏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做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

次日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個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拈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開喫了飯，又拈出書來看，一會又開坐着喫茶。

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麼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却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不瞞你匡先生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問我們唱和。」因在船內開了一個箱子，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作，正要請教。」超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賸贊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遷太守公孫毓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一三先生，四先生，一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憐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會會面。」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翰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却是有些同調的人，將來到

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

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蓋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個方象牙圖書，後面跟着一個人，背了一個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雪兄，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景蘭江道：「纔到這裏，行李還不會上岸。」因回頭望着船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相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

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

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事纏着，這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瀚，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

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他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着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他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我打發不清，你來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着，喫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座？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喫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

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攜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攜那裏去，我且到店裏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着，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

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瀚樓主人認的他，留在樓上住。次日，拿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牽差到

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纔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鄰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匡超人見問不着，只得轉身又走。

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着兩個戴方巾的走，匡超人趕上前相見作揖。景蘭江指着那一個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峯先生。』指着那一個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纔在寶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往那裏去？』景先生道：『無事閒遊。』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

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揀一副座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麼菜。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脰，兩碟小喫，一那小喫一樣是炒肉皮，一樣就是黃豆芽。一擎上酒來。支劍峯問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饑一位出奇的客。』支

劍峯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當下支劍峯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喫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寧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却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會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天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着彼此談談起來。你道奇也不奇？」衆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兩個爺夫妻齊眉，只却是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月日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

說着，又喫了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却是孤身一人；一個却是子孫滿堂，不

中進士。這兩個，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三位不會言語。浦墨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個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說疑難，若只管說要合做兩個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峯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爵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臨監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攢在地下，恨道：『爲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喫三杯，聽我說。」支劍峯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

斟上酒喫着。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靈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暢快！』一齊乾了酒。

匡超人聽得，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卽拈「樓」字爲韻，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個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光芒，更將進取。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携匡二——訪朋友書店會播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喫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賣。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着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客人起了身，就誤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還多募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誤事？」主人道：「須是半個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匡超人心裏算計，半個月料想還做的來，當面應承了。

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間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喫，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着店裏喫『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聽聽那譙樓上，纔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裏要半個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

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拿着一個斗方捲着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識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兄看見，因未得與，不勝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纔得送來請教。」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停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個名字，是趙潔、雪齋、景本、蕙蘭江手稿，文鏗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拏來貼在樓上壁間，然後坐

下。

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會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託着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景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同下來走到街上。

匡超人道：「如今往那裏去？」景蘭江道：「是我們這裏做過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裏聚會。我要去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方纔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個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個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眷晚生匡廼拜。」寫完，籠着又走。

景蘭江走着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却是個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家宰公去世之後，他關着門總不敢見一個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

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纔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個家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蘭江道：「家宰麼？是過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個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那個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個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帽子吆喝了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自由的不怕。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

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遇着兩個方巾闊服的人。景蘭江迎着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却還要約那位，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着，一同行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着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兩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個揖，一齊同走。

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家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

「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個字兩邊楠木椅子，四人坐下。」

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粉底皂靴，三綵鬚，約有四十多歲光景。三公子着實謙讓，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東崖首座，嚴致中二座，匡超人三座，景蘭江是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

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纔到，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監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停，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裏？」嚴貢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會進城。下過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進城，會見雪兄，說道三哥今日壽日，所以來奉祝，鼓鼓鬧鬧。」三公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裏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瀚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說着，家人捧茶上來喫了。

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着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

這裏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着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隨岑庵却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進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寧王，後來朝裏又攀問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剔案卷，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說着，捧出麵來喫了。

喫過，那衛先生隨先生閒坐着，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

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先生。』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沒看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個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個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脈流傳，有個元燈。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興蓮坦庵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於文章的法理，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

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

說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峯、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喫了飯。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趙先生擡着一乘轎子，又兩個轎夫跟着，前後打着四支火把，飛跑了來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着坐了。席散，各自歸家。

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纔睡。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做了個序文在上。又還偷着功夫去拜了同席喫酒的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拿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着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着，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部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喫。

喫着，外邊一個小廝送將一個傳單來。匡超人接着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個全帖的樣式，上寫道：

『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今將在會諸

位走生台銜開別於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

卿先生，支劍峯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蘭江先生。』

共九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知』字，他也畫了，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廝擊去了。

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學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學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望精而益求其精。

到十五日早上，打點衣箱，正要出門，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峯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

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雪齋還不會到。內中却不見嚴貢生，因問胡三公子道：「嚴貢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當下一同上船，在西湖裏搖着。

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這個倒也罷了。」

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着胡三公子，走上去借花園喫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裏竟關着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來。

諸人的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戳戳肺子，上肉厚，方纔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雞，一尾魚，相些蔬菜，叫跟的小厮先拏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看了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景蘭江在旁勸解，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藥，去下了喫，就是景蘭江拏着，又去買了些笋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爲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幫着拏些。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

支劍峯道：「三老爺，你何不叫個厨役伺候？爲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厨役就費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厮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纔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厨下酒菜已齊，捧上來衆位喫了，喫過飯，拏上酒來。

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當下拈鬚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

生拈的是「八齊」。浦先生拈的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

分韻已定，又喫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来的骨頭骨髓和一些菓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自己押家人挑着，也進城去。

匡超人與支劍峯、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玩耍，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峯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着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纔晚，放心走，誰敢來！」

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鏢，叫人傳過他來，問道：「支鏢，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喫得大醉，在街上胡鬧？」支劍峯醉了，把脚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宮錦夜行。」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來沒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

這個帽子左右的搵去了一條鏈子鎖起來。」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着送到儒學裏去！」

景蘭江見不是事，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探下來的幾個字眼。拏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

又過了半個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喫得大醉。次早睡在牀上，只聽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着這個人，有分教：——

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隆時，不比時流之輩。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醫
林
外
史

第
十
八
圖

一
四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下樓，見一個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玄纒直裰，脚下蝦蟆頭厚底皂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

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好事，着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拏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拏上樓來。

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着盤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馱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裏，手裏擎着一個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錢，只借這做詩爲由，遇着人就借銀子。人聽見他都怕。那一個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不多幾日，他喫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將來只好窮的狗屎！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

當下喫兩個點心，便丟下，說道：「這點心喫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喫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街門口一個飯店裏。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膾，一賣海參雜膾，又是一大盤白肉，都擎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檢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雜膾，加味用作料。兩人先斟兩壺酒。酒能用飯剩下就給了店裏人。出來也不算帳，只吩咐得一聲：「

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

走出店門，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要到三哥府上。」潘三道：「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着一直走到一個巷內，一帶青牆，兩扇半截板門，又是兩扇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着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潘三道：「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個朋友在此，你們弄出幾個錢來熱鬧熱鬧。」

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纔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着。」當下走了進去，拏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個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裏坐着，看着這一個管子。這管子滿了，你就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去。」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他也在旁邊看。

看了一會，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三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

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怎的？」老六道：「請三爺在外邊說話。」潘三同他走了出來，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

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發個小財，一徑來和三爺商議。」潘三問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擎着一班光棍在茅家輔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拾着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個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個丫頭，商量若想個方法購的下這個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個主意？」潘三道：「差人是那個？」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道：「黃球可會自己解法？」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個副差去的。」潘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

那人應諾去了，潘三獨自坐着喫茶，只見又是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

老爹！我那裏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喫茶！」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

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個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着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說出一個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衆人伏在那裏，遇着就搶罷了。』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裏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却因講親的時節，不曾寫過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個，鄉裏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黃頭說話哩。」

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黃球道：「方纔這件事，三老爹是怎個施爲？」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黃球道：「胡家說，只要得這

丫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潘三道：「你想得他多少？」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潘三道：「既然如此，罷了。我家現住着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個方法何如？」黃球道：「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辦。」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

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會散。潘三看着賭完了，送了衆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個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掣銀子來取。打發郝老二去了，喫了晚飯，點起燈來，念着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銀硃筆，叫匡超人排了一個趕回文書的

硃籤辦畢，舉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獸羶糞甚麼？』是夜，留他睡下。

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拏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便人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

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喫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纔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個小廝尋了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邊。

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裏？』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特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致下套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搗鬼？』

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李四道：「自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了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祇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樣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掙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

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二相公，這個事用的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纔聽見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

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

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回到班房門口，拏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拏着衣帽去了。

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

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退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纔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高進去了。

潘三同他回來，拿出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這就不要草費了，做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你現今服也滿了，還不會娶個親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個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個女兒，託我替他做個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會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妥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幫你些。」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個人喫飯，又要生男育女，却不比得在客邊了。我和你是一個人，再幫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着我的情也。」

怎的？匡超人着實感激。

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幾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

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喫早飯。喫着，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喫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裏外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拏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竟來入贅。

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個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裏把門關了。潘三拏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迎了出來。翁婿一見，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

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款待。潘三喫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個相貌，滿心歡喜。合眷成親，不必

細說。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喫了一日。

桂菴滿月，夫妻甚是相得；只是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都是潘二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下筆，着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買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又餘，生下一個女兒。

一日，正在門首閒站，忽見一個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裏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匡超人聽見了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來人喫了酒飯，寫了稟啓，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卽來趨教。」

打發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哥匡超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渾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着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他歡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要回樂清鄉裏去挂匾，暨棋杆。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又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

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問候，就邀在酒店裏喫酒。喫酒中間，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蘭江着實羨了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三昨日拿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驚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間才會着他，怎麼就拿了？」景蘭江道：「千真萬確的事。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舍親小生日，我在那裏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我所以聽見，竟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不敢緩，三更天差出去攀，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

登時掣去縣尊也不管問甚麼，只把訪的款單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磕了幾個頭，就送往監裏去了。纔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合親家去看看款單。」匡超人道：「這個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

當下兩人會了帳，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着，見兩人來，請在書房裏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敝友要借縣裏昨日掣的潘三款單看看。」刑房掣出款單來，這單就貼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

『訪得潘自業（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

下爲此，牌仰該縣，即將本犯拏獲，嚴審拏報，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

那款單上開着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

串提學衙門買囑鎗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

匡超人不看便罷，看了這款單，不覺颯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難言蘭臭。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冰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

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會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貴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興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這裏，接了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裏去，我那裏住得慣？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裏，日逐有幾個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

待要把你送往娘家住，那裏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拏幾兩添着進京，剩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鷄魚鴨肉，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

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拏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着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纔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傢伙什物都搬在船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個日子動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練大喜；問着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自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

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會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

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會。』給諫道：『恁大年紀，尚不會娶，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

次晚，就這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會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材貌出衆，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爲甥婿。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着小的向匡爺叩喜。』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却說過不會；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得佳話，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

給諫大喜，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綵，倒賠數百金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緻，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闕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

了。自此珠圍翠繞，燕爾新婚，享了幾個月的天福。

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着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姐，回浙江來。

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噙天喊地的哭。匡超人嚇癱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進行李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

匡超人洗了臉，走進去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櫓，哭着一場數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時纔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

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個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裏着急，吐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兩日三，鄉裏又沒個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纔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了哭。』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個錢也沒有，我店裏是騰不出來——就算騰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還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掣回去，在你弟婦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纔老爹說的，他是個誥命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個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遇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靈魂也歡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

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個酒，吃過，同在鄭家住。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

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着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還冠冕些。」

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麼？」匡超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

門一般：公座，硃墨，筆，硯，擺的停當。我早上進去，墜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陰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牀沿上，談了一會出來。」

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思要會一會，叙叙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如何？」匡超人道：「潘三哥是個豪傑，他不會遇事時，會着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雞，魚。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都不是喫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

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個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兩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吃完酒，各自散去。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

河頭上船。
匪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

上得船來，中艙先坐着兩個人，一個老年的，繭紬直裰，絲絛朱履；一個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

匪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鄙姓牛，草字布衣。』匪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馮先生尊字

琢菴，乃此科親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本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着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上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

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

彼此談着，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旱，進京去了。

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個小菴內作寓。這菴叫做甘露菴，門面三間，中間供着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着，堆些柴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個大院落，大殿三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自己住着，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

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蹤，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陪着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吃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

那日，牛市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牀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來的一個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我這牀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即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拏去變賣了，請幾位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昇天。棺柩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着。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着個故鄉親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凶得吉。」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

牛布衣又掙起來，朝着牀裏面席子上，拏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却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着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拏到牀前，扶起來與他喫，已是不能喫了，勉強呷

了兩口湯，仍舊面朝牀裏睡下。挨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息一回，嗚呼哀哉，氣斷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

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拏衣服替他換上，夾了幾個菴鄰，七手八脚，在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裟，拏了手盥子，到那柩前來念往生咒。

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天井中堆着，將這屋安放了靈柩，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臺，魂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着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天井裏坐着，烹起幾盞茶來，喫着。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麵筋，豆腐乾，青菜之類到菴，夾及一個鄰居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拏到後邊與衆人打散。

老和尚道：『牛先生是個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裏，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個人支持。』

不來。阿彌陀佛！却是起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煙火鄰居，遇着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却還要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訖。

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板前添些香，灑幾點眼淚。

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右手擎了一本經摺，左手擎着一本書，進門來坐在韋馱脚下，映着琉璃燈便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

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日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那小廝作了一個揖，

叫聲「老師父」，又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無意整家園，創業者誠難守。

畢竟這小廚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念親戚老夫臥病

話說牛浦郎在甘露庵裏讀書，老和尚問他姓名，他上前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師父，我姓牛，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因當初在浦口外婆家長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個家祖，年紀七十多歲，開個小香蠟店，胡亂度日；每日叫我拏這經摺去討些錢。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因在店裏偷了錢買這本書來念，却是吵鬧老師父了。」老和尚道：「我方才不是說的，人家拏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且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個燈挂兒，你何不就着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浦郎謝了老和尚，跟了進來，果然一張方桌上，上面一個油燈挂，甚是幽靜。浦郎在這邊廂讀書，老和尚在那邊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

一日，老和尚聽見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文章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時詩，這個却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父有甚麼詩？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等你再想幾時看。』

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父有甚麼詩，却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討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撥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着一座香爐，一個燈盞，一串念珠，桌上放着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個甚麼詩。疑惑道：『難道老師父哄我……』又尋到牀上，尋着一個枕箱，一把銅鎖鎖着。浦郎把鎖換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

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個是了！」慌忙拏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闔上，將這兩本書，拏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題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個是時人的詩，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

又見那題目上都寫着「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麓脰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會有個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是我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

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個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個刻圖書

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個「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

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筆慌忙走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開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鑄上獻醜，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家，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耽擱，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回來相聚罷。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鐵筆應諾了。

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裏念詩。

浦郎的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闔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

來，坐着說閒話。卜老爹店裏賣的「百益酒」，盪一盪，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笋乾，大頭菜，擺在櫃檯上兩人喫着。

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興旺。你令孫長成人了，着實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哥，告訴你不得！我年老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個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個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賒帳，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着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斯知識開了，在外沒骨鑽狗洞！淘氣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却是叫何人送終！」說着，不覺慄慄起來。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假如你焦他沒有房屋，何不替他娶上一個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前後免不得要做的。」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還糊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

卜老沉吟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個錢也不消費得。」牛老道：「却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個小女嫁在運漕買家。不幸我小

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個外孫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嫌，就把與你做個孫媳婦，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况且一牆之隔，打開一個門，就攙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來。」卜老道：「這個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個帖子。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個揖，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

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爲媒，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綠布棉襖，紅布裙子，青布上蓋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

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檯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

半間安着櫃檯，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牀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被褥，鋪疊起來，又勾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檐下有天窗的所在，好趁着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個蘆蓆的厦子做廚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

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桶，兩個枕頭，叫他大兒子卜誠做一擔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着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個罐內，倒出兩塊橋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却是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說罷，坐下喫茶。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着一個人，手裏提着幾大塊肉，兩個雞，一大尾魚，和些閩笋芹菜菜之類，他自己手裏捧着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卜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挈東西的人，自捧着作料，送到廚下去了。

隨後卜家第二個兒子卜信，端了一個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的絨線鞋面；又一個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圍着喫茶，牛浦也拜見過了。卜家兄弟兩個坐了一回，拜辭去了。

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足忙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擎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朵通紅草花，央請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在房裏拜了花燭。

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裏，與新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喫；自己在客座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箸安排停甚，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豪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却是窮人家，不能備個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着，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成個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着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個頭，也盡我

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孫女年紀幼，不知個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賠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差的要不得。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喫了酒，先回家去。

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好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卽交付與你。一切買賣，賒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張。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個老夥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磕了頭起來，請卜老爹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夫主的言語。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着急。」兩個禮罷，說着扶了起來。牛老又替親家喫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家嫡親三口兒度日。

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庵裏去。那日出去討賒帳，順路往庵裏走走。纔到浮橋口，看見庵門外拴着五六匹馬，馬上都行行李，馬牌子跟着走近前去，看見章默殿西邊檯上坐着三四個人，頭戴大氈帽，身穿絨絹衣服，左手擎着馬鞭子，右手撚着鬚子，腳下尖頭粉底皂靴，蹺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來。

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牛浦，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牛浦見他叫，大着膽走了進去，見和尚已經將收拾行李停當，恰待起身，因喫了一驚道：『老師父，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裏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個人，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裏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會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本不願去，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却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個便到京尋着他這個朋友，把他的喪葬了回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拿了去看。還有一牀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着，等

我回來。」

牛浦正要問話，那幾個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幾千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兒。」說着，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擁上馬。那幾個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聲：「前途保重。」那一羣馬潑喇喇的，如飛一般也似去了。

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纔回來；自己查點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證，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個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

又過了一個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閒着，把帳盤一盤，見欠帳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着他，總歸不出一個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

已盡歸天去了。

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爹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着「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

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回到卜老相熟的店裏，賒了一具棺材，又拏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着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個脚子，擡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看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先生回來，留着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

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着。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的本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脚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闊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開板的開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清了帳，還剩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着些，到開年清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

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開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碗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着的親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

光陰荏苒，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與親家拜年。』說着，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

卜老直到初三纔出來賀節。在人家喫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開牌子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要家去，忽然遇着姪女婿，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着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喫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喫了兩個，已經不喫了；姪女兒苦勸着，又喫了兩個。回來一路迎着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着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溫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着。牛浦一早一晚的進

房來問安。

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床上，見牕眼裏鑽進兩個人來，走到牀前，手裏擎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會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爹按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着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個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遨遊仕途，幸遇宗誼可靠。

不知卜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愛交遊雪齋留客

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卽把兩個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幾句遺言，又把方纔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兩個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代他穿上。穿着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個，我是末一個，他已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說着，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個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

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着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個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談話，覺

得可厭，非止一日。

那日牛浦走到庵裏，庵門鎖着，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

『小弟董璫，在京師會試，於馮琢菴半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奉訪尊寓不值，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刻，以便趨教。至禱！至禱！』

看畢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會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到：「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個，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在庵裏取紙筆取了一個帖子，寫道：

『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

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

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幫襯一幫襯。」卜家弟兄兩個，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了。

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圓米的摺子搬在廳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着；叫渾家生起炭爐子，尋出一壺茶來；尋了一個捧盤，兩個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個圓眼，一杯裏放兩個，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個青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裏。」接了帖，飛跑進來說。

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色緞圓領腳，下粉底皂靴，三縉鬚，白淨面皮，約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野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

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

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卜信聽見這話，頸脖子都飛紅了，捧了茶盤，骨都着嘴進去。

牛浦又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晤，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會盡得，如何便要去？』董孝廉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倒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

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滿臉通紅，迎着他一頓數說道：『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着董老爺，我這是那裏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

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灑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夠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纔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着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喫，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拿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個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個的板子！」牛浦道：「那個怕你就和你去！」

當下兩人把牛浦扯着，扯到縣門口。知縣纔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着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誠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個恩人，一石米養個仇人』。這

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着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却行不得。但至親間見官，也不雅相。」

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倒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爺去世了，家裏人口多，我弟兄兩個，招攬不來。難得當着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着，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只管不尷不尬住着，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己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當下喫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鐵筆。郭鐵筆別過去了。卜誠卜信回家。

牛浦賭氣，來家拏了一牀被，搬在庵裏來住；沒的喫用，把老和尚的鏡鉢叮嚀都當了；閒着無事，去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裏，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繒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瑛，字彥芳，浙江仁和人，說道：「是了我何不尋他去？」忙走到庵裏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

了江船。恰好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船，來到一個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

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着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纜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擎了一雙筷子，兩個小菜碟，又是一碟臘豬頭肉，一碟子蘆蒿炒豆腐乾，一碗湯，一大碗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釐一碗，葷菜一分，素的一半。』

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喫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着一乘轎，三擔行李，四個長隨。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沉香色夾紵直裰，粉底皂靴，手擎白紙扇，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個鶴骨頸。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擎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了船。船家都幫着搬行李。

正搬得熱鬧，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揹着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

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則聲，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艙裏掣出「兩淮公務」的燈籠來，挂在艙口；叫船家把鑪銚掣出來，在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船後來辦盤子，鑪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足一隻紅蠟燭來。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着四盤菜，左手擎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掣進飯去喫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

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齊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煙篷蘆蓆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着，到五更天，只聽得艙裏叫道：「船家！爲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獸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那一個敢開？」

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着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個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個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着港裏洗了一會，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鱗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些鮮笋，芹菜，一齊

擊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盪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喫早飯。喫過，剩下的四個長隨拿到艙後板上齊坐着喫了一會。喫畢，打抹艙板乾淨，纔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乾和一碗飯與牛浦喫。牛浦也喫了。

那雨雖略止了些，風却不曾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着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牛浦巴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不必行這個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小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

牛浦聽見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那個不要我到他衙門裏

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他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裏，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個名色。我也不耐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我自任子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我自有的着你的處。」當下向船家道：「把他的行李拏進艙來，船錢也在我這裏算。」船家道：「老爺又認着了一個本家，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

這日晚飯就在艙裏陪着牛玉圃喫。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搽着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個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喫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喫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

說着，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着一個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兩個平磕了頭。那人問：「此位是誰？」

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叩見。』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橫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碗炒麵筋，一碗膾腐皮，三人喫着。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個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的說的了！』

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榜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後面一個穿一件玄色直裰，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個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繭紬的道：『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婁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玄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盛風。牛玉圃走上去扯勸，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個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着一桌子喫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

牛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帳，急急走回去了。

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裏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纔罷了，放他下去。

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攏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着，安放行李，當晚睡下。次日早晨，拏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紬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你穿了這個衣帽去。』

當下叫了兩乘轎子，兩人坐了，兩個長隨跟着，一個抱着氈包，一直來到河下，見一個大高門樓，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間夾着一個奶媽，坐着說閒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

牛浦舉頭一看，中間懸着一個金字大匾，是「慎思堂」三字，旁邊一行，「兩淮鹽運使荷玫書。」兩邊金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關挂着一軸倪文林的畫，書案上擺着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尺高的一座穿衣鏡，隨着玉圃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着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榻子中間，懸着斑竹簾，有兩個小么兒在那裏兩個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着一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兩人坐下喫了茶。

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穿澄鄉繭紬直裰，脚下朱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過了老先生，三人分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來喫了。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冊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限了韻來，要求教

晝日晝夜，打發不清。纔打發清了，國公府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走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着，纔勉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拈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會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麼？」牛浦答應不出來。牛玉圃道：「他今年才二十歲，年幼還不會有號。」

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七個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說罷，去了。

管家捧出四個小案碟，兩雙碗筷來，擡桌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有一個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下領着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循着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路窄，一路栽着十幾棵柳樹。

牛玉圃走着，回過頭來向他說道：「方纔主人問着你話，你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瞪瞪望着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脚蹙了個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虧有柳樹攔着，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着臉道：「你原來是上不得臺盤的人！」忙叫小廝鹽包裏拏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蹤；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嘆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着坐在那裏。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道士來問可曾喫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喫了。』足足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喫酒，直到更把天纔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次日，一天無事。

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着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喫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裏坐着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玩玩。』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個茶館內坐下。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

喫着，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這裏，不見你相公來？』牛浦道：『也是路上遇着，敝起來聯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裏時候，纔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却騎的是個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驢關上，走的地板格格登登的一路響。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攙着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騎上了驢，口裏說道：『你別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

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遮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又不是娼優隸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遮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却都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

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說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二日，親家要上門做朝，家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跪着，作了幾個揖，當時發了一萬兩銀子出來，纔餉的去了，不會破相。」

正說着，木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把這道士約了去喫齋道士告別去了。

牛浦自己喫了幾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着幾封大銀子，樓門還鎖着。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纔我叫看着下處，你爲甚麼街上去胡撞！」牛浦道：「適纔我站在門口，遇見敵縣的二公在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故此去了一會。」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的名的。」牛浦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着這個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拿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裏要用一個『雪蝦蟆。』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拿三百兩銀子託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罷，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

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鷄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喫着。牛浦道：「方纔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徽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託。」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託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個？」牛浦道：「是徽州的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我怎麼不認的。我知道了。」喫完了酒各自睡下。次日牛浦帶了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

次日，萬家又來請酒，牛玉圃坐轎子去。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一個姓顧，一個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不肯僱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喫過了茶，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

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碗上的「冬蟲夏草」，萬雪齋請諸位吃着，說道：「像

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一個「雪蝦蟆」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會尋着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沒有，昨日纔託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

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鄉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聽了，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的要與雪翁敘一敘。」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喫酒，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

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擎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拆開來看：

「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

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丑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

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敞廳，廳中間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左邊廳子口一張長桌，一個秀才低着頭在那裏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着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就喫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卓喫飯的，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

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個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尊駕就是號玉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

來說，說尊駕爲人，不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擲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進去。

牛玉圃只得帶着長隨在丑塌尋一個飯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着「萬雪齋這狗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纔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牛玉圃聽在耳朵裏，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他是程明卿家管家，最怕人挑揭他這個事，你必定說出來，他纔惱的。」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牛玉圃纔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

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隨又辭去了兩個，只剩兩個粗夯漢子跟着，一直來到蘇州，找到虎邱藥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裏，見牛玉圃到，

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曾有？』牛浦道：『還不曾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個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拏來同着買去。我的船就在闔門外。』

當下押着他拏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洲地方，是個沒人煙的所在。是日，喫了早飯，牛玉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個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子都不留，拏繩子捆起來，臭打了一頓，擡着往岸上一擡，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

牛浦被他攢的發昏，又攢倒在一個糞窠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窠子裏面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

過了半日，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窠子裏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捆倒在此？』牛浦道：『老爹，

我是蕪湖縣的一個秀才。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我就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穿着，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着；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客人扶了他起來，同到船裏。

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喫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裏做個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裏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着，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裏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喫這客人的飯。

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剝了衣服，在日頭下細了半日，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兩手抓着船板，由他痢。痢到三四天，就像一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個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送上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

他痢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菘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菘豆湯喫。」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我自家要喫，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攏了岸，買些菘豆來煮了一碗湯，與他喫過。肚裏響了一陣，痢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扒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養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着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裏面住。牛浦道：「晚生有個親戚在貴治，還是住在他那裏便意些。」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

牛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著講詩爲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個錢來。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

不想董知縣陞任去了，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個做詩的朋友，住在貴治，叫做牛布衣。老寅台青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應諾了。董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

到第三日纔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個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路過在這裏看你，我畱他喫了個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回來，再來看你。」牛浦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舅舅……不知是那一個……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

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漏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着坐下，敘了寒溫。董知縣只

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裏……』不會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會說到安東縣會會着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下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去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忽忽束裝赴任去了，不會再會馮主事。

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拏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任。寄個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

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走到一個僻巷內，一扇籬笆門關着，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拏了一個筲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座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甚話說？』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

內寄個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坐着，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着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裏一個土臺子，臺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裏又擎了一個包子，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娘說：『有勞你，這個送給你買茶喫。』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

牛奶奶接着這個銀子，心裏惶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個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着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

自己帶了銀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庵，兩庵門掩着，推開進去，韋默苦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榻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着縫衣裳，問着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又聾。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他擎手指着前頭一

間屋裏。

牛奶奶帶着姪子復身走出來，見韋默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裏停着一具大棺材，面前放着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幡也不見了，只剩了一根棍。棺材頭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沒有瓦，雨淋下來，把字跡剝落了，只有「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

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在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着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會死，又到別處去了。」

牛奶奶又走到庵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着實信，立意住安東去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

不知牛奶奶會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二十三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姓把門面一帶三四間房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

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風，是個有名的無賴，而今却也老了。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着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今天又來了。』牛浦道：『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風喫。石老風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老爹，而今在那裏發財？』石老風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裏邊路上盤纏用

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幫我一個忙！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個舊鄰居，却從來不曾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在客邊，借這親家住着，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

石老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有良心了！想着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家招了親，留你個臉面，不好就說，你倒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的土？你一個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石老鼠道：「牛浦郎，你不要說嘴！想着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況且你停妻娶妻，在那裏騙了卜家女兒，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牛浦跳起來道：「那個怕你！就同你到安東縣去！」

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着縣裏兩個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說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帳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老而

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裏，他冒認是我舅舅，騙飯喫；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

幾個頭役道：「也罷，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他是真正沒有盤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拏出來給他，我們衆人替你墊幾百文，送他去罷。」石老鼠還要爭。衆頭役道：「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個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喫了苦去！」石老鼠聽見這話，方纔不敢多言了；接着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

牛浦謝了衆人回家，纔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着來道：「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當下拉到一個僻靜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剛纔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擔行李，一個堂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堂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狠，娘子託我帶信，叫你快些

家去。」

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個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沒奈何，只得硬着膽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着腳聽一聽，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個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

牛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可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虧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挂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寺，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着，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冤。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挂牌第三日午堂聽審。

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父命事，告狀的是個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着他。和尚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舐着，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尚方纔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捨在庵裏供養着。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告狀，就帶施牛的這個人做干證。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這和尚牽了這個牛來賣與小的。小的買到手，就殺了。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這牛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兩銀子，前日銀子賣少了，要來找價。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說起來。小的聽見人說：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抹在頭上，走到放牛所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着鹽，就要淌出眼水來。他就說是他父親，到那人家哭着求施捨。施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拏這事告小的，求老爺做主！』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不會要錢？』施牛的道：『小的白送與他，不會要一』

個錢。」向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個道理？況既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
秃奴可惡極了！」即丟下籤來，重責二十，趕了出去。

第二件，爲毒殺兄命事，告狀人叫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他怎樣毒殺你哥哥？」胡賴道：「小的哥哥害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小的哥哥次日就發了跑躁，跳在水裏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縣道：「平日有仇無仇？」胡賴道：「沒有仇。」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你替胡賴的哥哥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安道：「他本來是個寒症，小的用的是「荊防發散藥」，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個親戚——是個圍臉矮子——在旁多嘴，說是「細辛」用到三分，就要喫死了。人本草上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纔跳在水裏死了，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遍了，也沒有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這是那裏說起醫生行着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爺做主！」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醫家有割股之心，況且你家有病人，原該看守好了，爲甚麼放他出去跳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

了出去！

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爲謀殺夫命事。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蕪湖，從蕪湖尋到安東。『他現挂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麼見得……』問牛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個人？』牛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縣向牛奶奶道：『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的蹤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纏的向知縣急了，說道：『也罷，我這裏差兩個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紹興。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便退了堂。兩個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

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問，要把

向知縣訪問參處。按察司具揭到院。

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姪兒，陰襲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己細看，爲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內開安東縣知縣向鼎許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燭影裏，只見一個人雙膝跪下。崔按察舉眼一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個戲子，叫做鮑文卿。

按察司道：『你有甚麼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才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向老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會認得。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爺是個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纔做得一個知縣，好不可憐。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况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麼？』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個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個意思，難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個革職，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個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司吩咐

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參了。』過了幾日，果然差一個衙役，擎着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

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敘禮。他道：『小的何等，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個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老爺送了你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擡舉小的，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着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託家裏親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纔歡喜了，坐在管家房裏，有說有笑。

次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裏，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喫了。他還上來謝賞。向知

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釐也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不好強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稟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個獸子，也就罷了。

又過了幾時，按察司升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

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

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那一個僻巷裏面，總有一個地方懸着燈籠賣茶，插着時鮮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

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捲窗開。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色煙光，合或一片，望着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妝炫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連。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個牛，一萬個豬，糧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裏，淮清橋是三個總窩，一個

老郎庵；水西門是一個總寓，一個老郎庵。總寓內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寓挂牌。——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寓那裏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個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個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裏，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為「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鮑文卿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

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裏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他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纔走進茶館，只見一個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纓脚下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裏喫茶。

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喫茶。」鮑文卿道：「我方纔遠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爺

走到我這裏來喫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屈精！當下坐了喫茶。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裏走了一回，見過幾個做官的，回家就拏翰林科道來嚇我！」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他就要留我們坐着一桌喫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會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茶館裏拏上點心來喫。

喫着，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紬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到這裏來喫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二位到跟進纔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好過的快，相別已十四年了。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那裏面看着老爹扮了一齣「茶博士」纔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裏了？」

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點心來喫。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家人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樣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個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庚，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着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個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當時喫完了茶，各自散了。

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着一個人，有分教：

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
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

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纔上坡，遇着一個人下坡。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氈帽，身穿一件破黑絨直裰，脚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裏擎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條白紙，紙上寫着四個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裏坐坐。」

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泡了一壺茶來喫着。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裏？」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鮑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

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拏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裏還回家來。」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你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喫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早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薄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乾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裏。

到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喫過茶點心，拏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回，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着倪老爹喫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緊，家裏沒個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着，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擾？」

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個酒樓上，揀了一個僻靜頭，坐下堂倌過來問道：「可還有客？」
倪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裏有些甚麼菜？」走堂的擡着指頭數道：「肘子，鴨子，黃燜魚，醉白魚，雞膽，單雞，白切肚子，生燻肉，京燻肉，燻肉片，煎肉圓，悶青魚，袁鮑頭，還有便碟白切肉。」
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喫個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倌先拿賣鴨子來喫酒，再燻肉片帶飯來。堂倌應下去了，須臾，捧着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

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喫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糊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膽的很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婆還在從前，倒有六個小兒，而今說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

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成者可以

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六個兒子，死了一個，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着，那四個……」說着，又忍着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個怎的？」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個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喫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說道：「這是個可憐了！」倪老爹垂淚道：「豈但那四個賣了這一個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畱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

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個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膽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

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並不會有個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裏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的麼？」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裏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

說罷，彼此又吃了一回，會了帳，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

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個吉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

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鄰開

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個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

『立過繼文書倪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

商議，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玉。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

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

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

都畫了押。鮑文卿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

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玉——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着當家管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

自此以後，鮑廷璽着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

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喫茶喫酒，都帶着他，在外攬生意，都同着他。讓他賺幾個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裏算計，要替他娶個媳婦。

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個人，騎了一匹驢子，到門口下了驢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擎水洗臉，擎茶來喫。喫着，問道：「我記得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了。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嗎？」邵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個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路幾時動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邵管家叫跟驢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驢子打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文卿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留邵管家喫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僱頭牲口，先過江去了。

鮑文卿收拾了行頭，帶着鮑廷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

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裏洗了一個澡，喫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攜家了。內橋有個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

當下鮑廷璽跟着鮑文卿，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爾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個站在房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仰臉看着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喫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老，他原來陞了。

轎子纔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了來的？』那人道：『是，太老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裏，請鮑師父到那裏去相會。』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

鮑文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老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太老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會，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老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會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裏。』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裏面道：『快請。』

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着，自都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

一個樣子上坐了。

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却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纔陞到這裏。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來沒有甚事，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

當下，一個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旁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會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裏記帳。』向知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

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裏喫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

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拿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裏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閒話，喫過了飯。

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裏，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託與人領着，你在半個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當下又留他喫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

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一頭繩，肥皂之類，一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

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船內坐着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買酒買肉，請他喫着。

晚上別的客人睡着了，那兩個書辦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個「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裏詳文上來，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兩。你鮑大爺在我們大老爺跟前懇個情罷。」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個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裏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個書辦道：「鮑大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岸先兌五百兩

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背頭裏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掙這項錢？況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掙出幾百兩銀子來尋人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喪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這樣。自古道：「公門裏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管自己的身家性命。」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一沒趣，扯了一個淡，罷了。

次日早晨，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知府叫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喫飯，又掙出許多綉和布來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

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

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個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向知府道：「

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個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實疼愛他，帶在房裏梳頭，裹脚，都是老妻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也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部裏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個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個你可肯麼？」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你只明日拏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床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

次日，鮑文卿拏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

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個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老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摧頹，波瀾又與多少。
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二十五回

二六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匿官哭友——鮑廷璽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和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查查細些，不可遺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忽忽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着。

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寧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

衙門裏打首飾，縫衣服，做牀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個僮相進來。鮑廷璽插着花，披着紅，身穿

細織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卷，不必細說。

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裏擺了三天喜酒，無一個人不喫。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纔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

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孽。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幾天。』

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一安慶七學共考三場。一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靴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士牆跟前，把士牆

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揪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

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萑。他父親是個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裏，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

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裏，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曾有甚麼弊竇。」

此時季守備纔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個老梨園脚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

細織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補服出來陪妹婿，喫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細說。

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裏擺了三天喜酒，無一個人不喫。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纔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

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幾天。』

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一安慶七學共考三場。一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靴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士牆跟前，把士牆

上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道理。」

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着，拿到書房裏來，說道：「文卿，你在我這裏一年多，不會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我替你娶個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裏着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孥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纔磕頭謝了。

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灑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

鮑文卿父子兩個，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

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個戲班子穿着剃下的家裏盤纏。

又過了幾個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牀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湊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闔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個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旗。

正在躊躇，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正在躊躇，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驚問道：『你父親呢？』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陞見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

作了四個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

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旗？」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旗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

「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

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

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喫了一杯茶，上轎去了。

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擎着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會喫，忽忽回船去了。

這裏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旗，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齋，喪事完畢。

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老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道：『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生意行得細；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裏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個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

當下喫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要過來到又可以發個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牀一張，涼牀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裏的衣裳、

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副，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個丫頭？一個叫做荷花，一個叫做采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父，費你的心，我還要託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訪的，——也能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

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託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喫茶。次日，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有名的沈大。

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裏喫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事情長着哩！你買幾個燒餅來，等我喫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拏進茶館來同他吃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

喫完了說。」

當下把燒餅吃完了，說道：「你問這個人怎的？莫不是那家要娶他？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要進門，就要一把天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喫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獸的兒子，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恨如頭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感，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那日進房來搜；家人婆娘又幫着圖出氣。這堂客有見識，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裏。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傳齊了審，把兒子責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已是嫁過了兩個丈夫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這光景，你兒子也不能和你

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麟脂巷。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只說二十一歲。」

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歸姑爺心裏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撒潑，我恐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問沈天孚道：「天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小孩子。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你爲甚麼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包管成就。」只是謝媒錢在你。」歸姑爺道：「這個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散了。」

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脚說。沈大脚搖着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個官，又要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叔叔。他每日睡到日纔中起來，橫

草不葶，豎草不拈，每日還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一日要鴨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菱兒菜，鮮笋做湯，閒着沒事，還要橋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蝦，喫三斤「百花酒」。上牀睡下，兩個丫頭輪流着搥腿，搥到四更鼓盡纔歇。找方纔聽見你說他是個戲子家——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脚商議道：「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也並不必說他家弄行頭。只說他是個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裏又開着字號店，廣有田地。這個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這麼說去。」

當下沈大脚吃了飯，一直走到臙脂巷，敲開了門。丫頭荷花迎着出來問：「你是那裏來的？」沈大脚道：「這裏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麼話說？」沈大脚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屋裏坐。太太纔起來，還不會停當。」沈大脚說道：「我在堂屋裏坐怎的，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

當下揭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牀沿上，裹脚，采蓮在旁邊捧着簪盒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擊茶與他喫。看着太太兩隻脚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又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趨西纔清白。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効勞，將來好喫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個甚麼人家？』沈大道：『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飽府上，人都叫他飽舉人家。家裏廣有田地，又開着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裏了。我想這個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所以大膽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沈大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有第二個？』王太太道：『是文學，武舉？』沈大道：『他是個武舉，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好不有力氣！』

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着起初到王府上，纔滿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鄉紳家。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點了百十枝大蠟燭，擺着糖

斗糖仙，「喫一聽二眼觀三」的席，戲子細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着鳳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着黃豆大珍珠的拖挂，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個丫頭擎手替我分開了，纔露出嘴來喫他的蜜餞茶。唱了一夜戲，喫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個個都處死了。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響，我還不開恩饒他哩。沈媽你替我說這事，要十分的實；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

沈大腳道：「這個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謊，明日太太訪出來，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了幾十個錢，又包了些黑棗、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息厚子弟，成就了惡姻緣；骨肉分張，又避着親兄弟。

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鮑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脚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淌去，着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擎四樣首飾來，仍舊叫我家堂客送與他，擇個日十就擡人便了。』

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丈母。道：『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道：『這管他怎的？現今這小廝傲頭傲腦，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着他纔好！』

鮑老太主張着娶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去請沈天孚，金次福，兩個人來爲

媒鮑廷璽道：『我門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淘氣。』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運的奴才，沒福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箱籠，要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知道甚麼！』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姑爺同着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娘這樣費心，還不討他說個是，只要揀精揀肥，我也犯不着要効他這個勞。』老太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纔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

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廷璽有生意，領着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太家裏拿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比娘子的，一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拏四樣首飾，叫沈大腳去下插定。那裏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箱四櫃，和盆桶錫器，兩張大牀，先搬了來。兩個丫頭坐轎子跟着，到了鮑家，看見老太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就在房裏坐着。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攙親。到晚，

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喫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攢氣，磕了幾個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裏去了。

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喝；一會出來叫拏炭燒着了進去與太太添着燒速香；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湯拿進房來與太太喫。兩個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響。鮑老太聽見道：「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個相公娘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個發昏。

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發個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保，坐着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廚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拎着尾巴，望滾湯鍋裏一擲。錢麻子老婆正站在

鍋臺傍邊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擯，便濺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二色金的縵衫子都弄濕了，嚇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塊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了刀，骨都着嘴，往房裏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來坐。

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裏疑惑他不像個舉人，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問道：「這晚關你往那裏去？」鮑廷璽道：「我做生意去。」說着就去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到：「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他纔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裏算帳，爲甚麼算了這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領着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個丫頭拿羹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爬到牀頂上去，大聲哭着，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

正鬧着，沈大腳手裏拿着兩包點心，走到房裏來賀喜。纔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抓了一把屎，抹了他一臉。嘴裏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腳走出堂屋裏，又被鮑老太指着臉罵了一頓。沈大腳沒情沒趣，只得耐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

這裏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的痰，正氣又虛，要用人參。琥珀，每劑藥要五錢，銀子自此以後，一連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完了，兩個丫頭也賣了。」

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他本是螟蛉之子，又沒中用，而今又弄了這個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個田地，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够他喫人參，琥珀喫光了，這個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纔得乾淨，一家一策過日子。」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婿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居王羽秋、張國重來說。

張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這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况且又幫着

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太把他怎樣不孝，媳婦怎樣不賢，着實敷說了一遍，說道：「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裏，我只好帶着女兒女婿，搬出去讓他一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太，只得說道：『就是老太太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上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貼他？」那兩人道：「雖如此說，『愿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

說來說去，說的老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去住。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團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個別的小生意，又不在行；只好「坐喫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喫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喫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罵，非止一日。

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着問道：「你當初有個令兄在蘇州麼？」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個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個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却也不會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纔有個人，一路找來，我在隔壁鮑老人家說：『倪大爺找倪六太爺的。』鮑老太不答應，那人就問到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初當在倪家可是第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家裏坐了候着。」

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這便是倪六爺，找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裏來的？是那個要找我？」那人在腰裏拿出一個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着，上面寫道：

「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倪廷璽，乃父親倪霜峯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做倪廷珠，找着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裏來。」

相會要緊！要緊！

鮑廷璽道：『這是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太太爺的，叫做阿三。』鮑廷璽道：『太太爺在那裏？』阿三道：『太太爺現在蘇州拙院衙門裏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既是六太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太太爺相會。』

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着。我去請太太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己坐着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綵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個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

鮑廷璽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在各衙裏做館，在各省找尋幾個弟兄，都不會找着的。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着一個舊時老鄰居，問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

俱已去世了！說着，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珠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我這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束脩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着緊來找賢弟。找着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拏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

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向老爺衙門裏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這個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珠道：『這個不妨，而今弟婦現在那裏？』鮑廷璽道：『現在鮑老太隔壁一個人家借住着。』倪廷珠道：『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着，我再作道理。』

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在後面，于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裏拏出四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

鮑廷璽接着，送與大哥倪廷珠喫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裏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着我。」說罷，去了。

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個酒飯候着。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託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個凹樣纔好。」太太說：「呸！你這死不見識面的他，一個撫院衙門裏住着的人，他沒有兒個板鴨和肉，他自然是喫了飯纔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喫！如今快稱三錢六卜銀子，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巧圓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着他，纔是個道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

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個「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着，他哥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櫃裏拿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個你且收着，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姪搬進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我和

姬大人說，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拏到南京來做個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着他哥喫酒。

吃着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着又哭，哭着又說，直吃到二更多天，方纔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買房子。自此家門口人都曉得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大老爺。太太是不消說。

又過了半個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議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着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

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隔幾日要請個醫生，要喫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

上了蘇州船，卻不順風，船家盪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船住在黃泥灘。風更大，過不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買個茶點心喫，忽然遇見一個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袖直裰，腳下大紅鞋。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爺麼？」鮑廷璽道：「在下姓鮑，相公尊姓大名怎麼這樣稱呼？」那少年道：「你可是安慶府向老爺衙門裏王老爹的女婿？」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麼說？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

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拿上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喫着。鮑廷璽問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爹你認不得我！我在府裏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就認得了。後來你老爹還在我家喫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你却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會跟了去，就在安慶住着。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親。」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家好

麼？」季葦蕭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你却爲甚麼在這裏？」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苟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爹，你却往那裏去？」鮑廷璽說：「我到蘇州去看一個親戚。」季葦蕭道：「幾時纔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葦蕭道：「若回來無事，到揚州來玩玩。若到揚州，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爹。」鮑廷璽道：「這個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走了。

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纔到闔門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廝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依然一旦成空；奔走道途，又得無端聚會。

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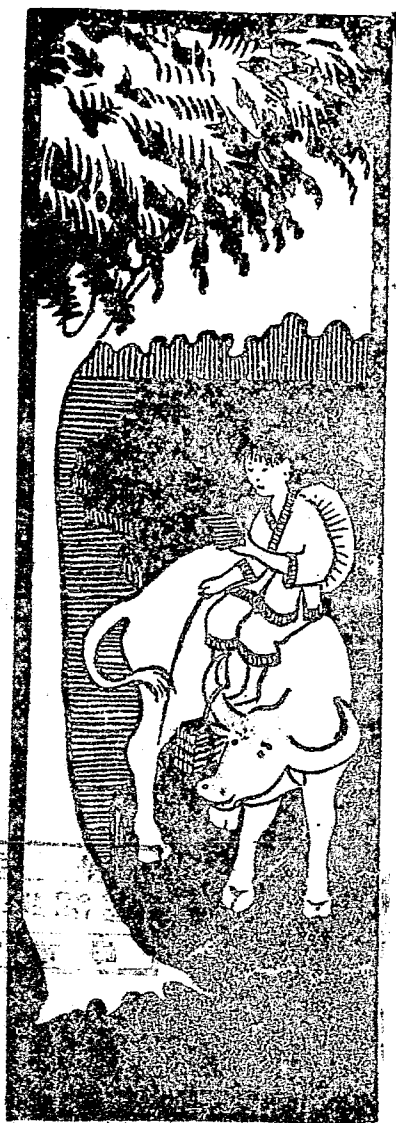
雷林外皮

第二十七回

一四



儒林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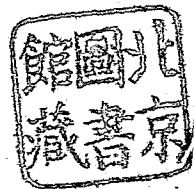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費

蕭金鉞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閩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阿三前走。後面跟了一個閑漢，揀了一擔東西，是些三牲和些銀錠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太太爺在衙門裏麼？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阿三道：「太太爺來了？太太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太太爺着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太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今日是太太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

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着，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太太爺死了？」阿三道：「是太太爺去世了。」鮑廷璽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擺下牲醴，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裏住下。

A510997

M4
22(42.4)
22

次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性醴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袖直裰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季姑爺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門簿上寫着「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那裏去尋。」

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口掛着彩子；三間敞廳，坐了一敞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着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着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貼着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蕭戴着新方巾，穿着銀紅袖直裰，在那裏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爹才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正是；恰又遇着姑爺恭喜，我來吃喜酒。」

座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衆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着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劉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個。」

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個人，都是尤家親戚，坐了一桌子。吃過了飯，這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着，同那兩位先生攀談。

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販子，其實可惡！就如河下與盛旗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了半年，我說：『你要爲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他將來死的時候，這十幾萬銀子，一個錢也帶不去，到陰司裏是個窮鬼。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四個字的匾，少不是的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

金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個字。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個，大字十兩一個。我這二十二個字，平買平賣，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廝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遞與他，他——兩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擲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

正說着，季葦蕭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裏講鹽販子的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辛東之道：「是『五精』罷了，那裏『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很！我說與你聽。他轎裏是坐的債精，抬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裏藏着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

，合起來是「六精！」

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麵來吃。四人吃着，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裏這些有錢的，到麵店裏，八分一碗的麵，只呷一口湯就拏下去賞與轎夫吃。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裏當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泡了一碗鍋巴吃了，才到麵店去的！」

當下說着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裏面吹打着，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吃酒。吃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坐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會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着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

鮑廷璽道：「這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苟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住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所以又娶一個親。姑老爹，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不着，來到這裏，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季葦蕭道：「這個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費，還要託姑老爹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

正說着，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個道士，又有一個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讓了進去，新房裏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着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

，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鑄的圖書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卽日來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却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這一兩日間。」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個裕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個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會寫下？」季葦蕭道：「不會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

鮑廷璽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拿。次日早晨，一個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闊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湖廣。」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因返舍走走，在這裏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個小照行樂，求大筆一題。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遍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弄斧班門」了。」

說罷，吃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

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

鮑廷璽拿着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他沒銀子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錢的銀子做了干罰。沒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住着。

住了幾日，鮑廷璽拿着書子來到狀元境，尋着了季恬逸。季恬逸接書看了，請他吃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

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裏拿着八個錢買四個「吊桶底」作兩頓吃，晚裏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吃了餅，坐在刻字店裏出神。

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沒的吃，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凳板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季恬逸道：「多的很！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了蘧駝夫，匡超人，我都認得；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士。你要那一個？」那人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我好去尋人。」那人道：

我獲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

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自己走上街來，心裏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却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裏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又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大街走，遇着那個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吃吃再處！」

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個人，押着一擔行李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鉞。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鉞道：「原來是恬兄！你可同葦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個地方。你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蕭金鉞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

蕭金鉞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裏，作了揖，把蕭金鉞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同到茶館裏敘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鉞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鉞。」

季恬逸就把方才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舉，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鉞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個東，請蕭先生吃個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

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

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個大酒樓上。蕭金鉉首席，季恬逸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倌上來問菜。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擊來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倌送上酒來，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個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選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着他刻。」蕭金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而今吃了飯，竟到那裏尋寓所。」

當下吃完了幾壺酒，堂倌拿上肘子，湯，和飯來。季恬逸儘力吃了一飽。下樓會帳，又走到刻字店託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真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才擠了出來，望着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鉉道：「不好，還要再向裏面些去，方才僻靜。」

當下又走了許多路，走過老退居，到一個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的，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繭紬僧衣，手裏拿着數珠，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打個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個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

三人走進裏面，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同和尚坐着，請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一口價，定

要三兩一月。講了半天，一盞也不肯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此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

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好是好，只是買東西遠些。』老和尚呆着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個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廚子是一個人，在廚下收拾着；買辦又是一個人，伺候着買東西；才趕的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裏住，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更走的快！』

把那和尚罵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尚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個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請三位廳上坐，便煨出新鮮茶來，擺上九個茶盤，——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吃。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個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裏，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這個何必計較？三位老爺來住，請也請不到。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裏好爭論？』

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裏打攪，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進城去發行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間，鋪設牀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

到晚，行李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字，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託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着一個走堂的，捧着四壺酒，四個碟子來，——

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雞腿，一碟海蜆。擺在桌上。

諸葛天申是鄉裏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猪鳥。』蕭金鉞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着，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鉞道：『你又來了！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這是猪肚內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蜆，說道：『這迷脆的是甚麼東西？倒好吃！再買些迷脆的來吃吃！』

蕭季二位又吃了一會。當晚吃完了酒，打點各自歇息。季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鉞勻出一條褥子來，給他在腳頭蓋着睡。

次日清早，僧官走進來說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個腐飯，屈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裏各處頑頑。』三人說了『不敢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着。辦出四大盃來吃早飯；吃過，同三位出來閒步，說道：『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裏頑頑罷。』

當下走進三藏禪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禪庭。』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個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在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着。內中又有參天的大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

頑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裏。晚上九個盤子吃酒。吃酒中間，僧官說到：『貧僧到了僧官任，還不會請客。後日家裏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

奉贊。」當夜吃完了酒。

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應天府尹衙門的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廚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閒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堂宴集，雞羣來皎鶴之翔。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齋金鉉三人房裏閒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看。」

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搨着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珠，一嘴鬍子；頭戴一頂紙剪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裙，腳底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

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鑄錢替我打發去着。」僧官愁着眉道：「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鑄錢打發了去，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看着怪模怪樣！」

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個紙風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龍老三！頭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會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爲甚麼裝這個樣子？」

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己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會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坐着吃酒，不要粧瘋做癡，惹人家笑話！」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圍碟，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

說着，就往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喇嘛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

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

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住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老爺到了。』僧官只得出去陪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吃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

僧官急得沒法，說道：『諸位太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裏胡鬧？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鉞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

大家正講着，道人又走進來說道：『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着，董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東崖認得龍三，一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子，『把他的風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出去！』

龍三見是金東崖，方才慌了，自己去了風冠，脫了衣服，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崖道：『那個要你伺候！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作個小本錢，倒可以；你若是這樣胡鬧，我即刻送你到縣裏處你！』

龍三見了這一番，才不敢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官才把衆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

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的捧上茶來吃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賠累的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返舍。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假不得，」却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運司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承他情，薦在開上，送了幾百兩銀子。」

董書辦道：「金太爺，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道。荀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荀大人因貪賊拿問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見「且夕禍福！」」郭書辦道：「尊寓而今在那裏？」董書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衆人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弟也注有些經書，容日請教。」

當下陸績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個道士。走了進來，衆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那一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子裏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葦兄多多致意。」

季恬逸接着，拆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了，才曉得是辛東之，金窩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着他道：「四位遠來，請也請不到，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奉問的。」

當下唱戲，吃酒。吃到天色將晚，辛東之同金窩劉趕進城，在東花園庵裏歇去。這坐客都

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

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吃，一日要吃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又除了百十桶紙來，準備刷印。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申那二百多兩銀子所剩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着吃。

那日，季恬逸和蕭金欽在寺裏閒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欽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個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

正說着，諸葛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却迎着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人跟着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着一個戴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

諸葛天申道：「這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着他跟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陪着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才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

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才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

。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着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而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

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名字，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校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徽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杜慎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尊府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仰。先生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杜慎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何得如此倒說？』

當下坐着，吃了一杯茶，一同進到房裏。見滿桌堆着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對的樣，花藥胡哨的。杜慎卿看了放在一邊。忽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杜慎卿看了，點一點頭道：『詩句是清新的。』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弟拙作，要求先生指教。』

杜慎卿道：『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狂謔之言。詩以氣體為主。如尊作這兩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櫻柳忽然青可憐。』——豈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個字『開』，桃花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涼中間一句好詞。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又強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

幾句話，把蕭金敏說的透身冰冷。季恬逸道：『先生如此談詩，若與我家輩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慎卿道：『輩蕭是同宗麼？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坐了一會，杜慎卿辭別了去。次日，杜慎卿寫個請帖來道：

『小寓牡丹盛開，薄酒杯茗，屈三兄到寓一談。』

三人忙換了衣裳，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着一個人。三人進來，同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爺，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爺就是輩蕭的姑岳。』因問：『老爺在這裏爲什麼？』鮑廷璽大笑，道：『季相公，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我父子兩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爺到了，我怎敢不來問安？』杜慎卿道：『不必說這閒話，且叫人擎上酒來。』

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擡桌子。杜慎卿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時魚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塵清談。』當下擺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買的是永甯坊上好的糯米酒，斟上酒來，杜慎卿極大的酒量，不甚吃菜；當下舉筋讓衆人吃菜，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傳杯換盞，吃到午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豬油餃餌，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擎上來。衆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杜慎卿自己只吃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便叫收下去了，再斟上酒來。

蕭金敏道：『今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卽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

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還是清談爲妙。」說着，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笑道：「還是門下効勞。」便走進房去，拏出一隻笛子來，去了錦套，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笛子吹着；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着，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

三人停杯細聽。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吃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大纜球，好像一堆白雪。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杜慎卿也頹然醉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擎着一個錦盒子，打開來，裏面拏出一串那門小礮瘡，口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着，燂燂焂焂響起來。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確實的煙氣還繚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脚不住，告辭要去。杜慎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

鮑廷璽擎着燭臺，送了三位出來，關門進去。三人回到下處，恍惚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了一回；隨卽就是聚昇樓來討酒帳，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着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

又過了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吃了早點心，走到杜慎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個大脚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來。季恬逸拉着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媒的沈大脚。」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

子道：『有些別的事。』三人心裏就明白，想是他要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見杜慎卿止在廊下閒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拿茶來吃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

杜慎卿帶着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慎卿不能推辭，只得坐下。季恬逸見他不吃大葷，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豬肚，一賣雞鴨，拏上酒來。吃了兩杯酒，衆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強吃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衆人不好意思。因天氣尙早，不大用酒，撥上飯來。杜慎卿拏茶來泡了一碗飯，吃了一會，還吃不完，遞與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

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吃完了，下樓會帳。蕭金鉞道：『慎卿兄，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又走到山頂上，望着城內萬家煙火；那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碧輝煌，照人眼目。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

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慎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看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尊，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會及，那裏誅的到門生上？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

蕭金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舉門雉門怎麼？這人朝服斬於市，不爲冤枉的！」

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一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

當下下了崗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我們下處坐坐。」杜慎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才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葦兄！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找問，知道你搬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附胎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季葦蕭道：「此位先生？」季恬逸道：「這位先生，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杜十七先生，諱倩，字慎卿的。你可知道他麼？」季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

衆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只聽得一個人笑着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吃酒過夜！」季葦蕭舉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姑老爺，你怎麼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家十七老爺，我是他門下人，怎麼不來？姑爺，你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真是「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區區陌路人。」」

一齊坐下。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閱人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真乃天上仙班！今對着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慎卿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那一成連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高會，江南又見奇踪；卓犖英姿，海內都傳雅韻。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還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着杜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吃，就問他：「這季葦兄爲人何如？」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鹽運司荷大爺照顯了他幾百兩銀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裏，就留他在寓處歇。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痞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次日，季葦蕭同着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

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鳳洲，子麟，都是傲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小廝捧出茶來吃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葦兄，小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才這一位宗先生說到做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只怕而今做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

說着，就捧上飯來。正待吃飯，小廝來稟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腳問道：『這位老爺。』杜慎卿道：『這是安慶季老爺。』因問道：『我託你的怎樣了？』沈大腳道：『正是。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留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開着機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還多着半分。今年十七歲。不要說姑娘標致，這姑娘有個兄弟，小他一歲，若是粧扮起來，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也會唱支把曲子，也會串個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

沈大腳應諾去了，季葦蕭道：『恭喜納寵。』杜慎卿愁着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季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高太祖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

婦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着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

季葦蕭又要問，只見小廝手裏擎着一個帖子，走了進來，說道：「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杜慎卿道：「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道：「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

杜慎卿叫小廝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道了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九品雜職官。」季葦蕭道：「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個才子，轉眼就是一個狀元。」說罷，袖子裏擎出一個錦盒子，裏面盛着兩方圖書，上寫着「台印」，雙手遞將過來。

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却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之事，何人不知。」

當下收拾酒，留季葦蕭坐。擺上酒來，兩人談心。季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弟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季葦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嘈雜雜，聒耳得緊。」

又吃了幾杯酒，杜慎卿微醉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個「情」字！」季葦蕭道：「人情無適男女，方才吾兄說非其所好。」杜慎卿笑道：「長兄，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你不看別的，只有「鄂君繡被」的故事，

韓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之正；便堯舜揖讓，也不過如此。可惜無人能解！」

季葦蕭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會遇着一個知心情人麼？」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又與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爲緣慳分淺，遇不着一個知己，所以對月傷懷，臨風灑淚！」

季葦蕭道：「要這一個，還當梨園中求之。」杜慎卿道：「葦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園中求知己，便是愛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個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於心腹之間，相感於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嘆歎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着，掉下淚來。

季葦蕭暗道：「他已經着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要。」因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個黃冠。這人生得飄逸風流，確又是個美男，不是像個婦人。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婦人。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

杜慎卿拍着案道：「這一句話該圈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卻又愛才的緊。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癡心想着相與他。長兄，你會會這個人，看是如何。」

杜慎卿道：「你幾時去同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

自己去訪着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慎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機關，傳的他知道，躲開了，你還是會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個紙包子裏，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才許拆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慎卿笑道：『這也罷了。』

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個『勅令』二字，拏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

杜慎卿送了回來，向大小廝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脚，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才去。明早叫轎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當晚無事。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熏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上寫道：

『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

杜慎卿叫轎夫伺候着，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敞廳。中間坐着一個看陵的太監，穿着蟒袍，左邊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幾個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唱取樂。

杜慎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個個都看過來，不見一個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桂花道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到

樓下坐着。杜慎卿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老爺在樓上。老爺請坐。』

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鬍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敬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旗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尊府？』杜慎卿道：『正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士道：『小道就是來霞士。』杜慎卿吃了一驚，說道：『哦！你就是來霞士！』自己心裏忍不住，掣衣袖掩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菓碟來，殷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慎卿沒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眼，吃了兩杯茶，起身辭別。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門，問明了老爺下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着實盤桓幾日！』送到門外，看着上了轎子，方才進去了。

杜慎卿上了轎，一路忍笑不住，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小廝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却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禹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金禹劉送了一副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

坐下，各人叙了來歷。吃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廝說道：「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

正說着，宗老爺家一個小廝擎着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杜慎卿只覺得可厭，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擇三日內過門，便忙着搬到河房裏娶妾去了。

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慎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會來鬧房，今日賀遲有罪！」杜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會備席，不會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慎卿道：「你這狗頭！該記着一頓肥打！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原不是像個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這就真該打了！」

正笑着，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着吃飯。吃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左邊坐着戲子，右邊坐着道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卿道：「葦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葦蕭道：「甚麼希奇事？」

杜慎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橋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擇一個日子，擇一個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且

脚的都叫了來，一個人做一齣戲。我和葦兄在旁邊看着，記清了他們身段，模樣，做個暗號，過幾日評他個高下；出一個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好白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頑法好麼？」

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鮑廷璽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寫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個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着手道：「妙！妙！妙！道士也好見個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杜慎卿道：「怎麼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到席。」

季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熱。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敞，又涼快。」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姑老爹去傳，不消說了，我們也要出一個知單。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爹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

杜慎卿道：「葦兄，取過一個紅全帖來，我念着，你寫。」季葦蕭取過帖來，筆筆在手。慎卿念道：

「安慶季葦蕭，天長杜慎卿，擇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書知畫一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長壽金，風月異且，寺七員。

傳。」

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一百十把扇子來。季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便商量請這些客。季葦蕭舉一張紅紙鋪在面前，開道：宗先生，辛先生，金東崖先生，金寓劉先生，蕭金鉉先生，諸葛先生，季先生，郭鐵筆，僧官老爺，來道士老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一副帖子來。

料理了半日，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帶了一個人挑着一擔東西——兩隻鴨，兩隻鷄，一隻鵝，一方肉，八色點心，一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向杜慎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果然標致，他姐姐着實不如他，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吩咐把方才送來的鷄鴨收拾出來吃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着。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

留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齣！』季葦蕭道：『豈但，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留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來，吃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道士打板，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才完。衆人吃得大醉，然後散了。

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都是單上畫『知』字的，來叩見杜少爺。杜慎卿叫他們先吃了飯，都裝扮起來，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如縠。亭子外一條板橋，戲

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來，一路從迴廊內轉去，進東邊の格子，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の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曼娜形容。

當下戲子吃了飯，一個個裝扮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新鮮的褶子，一個個過了橋來，打從亭子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窺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刺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思凡』。

到晚上，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聲縹渺，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雇了湖中打魚的船，搭了涼篷，掛了燈，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的時候，一個個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才散。那時城門已開，各自進城去了。

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旦葛來官；第三名，王留歌。其餘合共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當面叩謝。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上刻『藍奪櫻桃』四個字，特爲獎賞鄭魁官。別的都把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

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吃酒慶賀的；這個吃了酒，這個又來吃，足吃了三四天的餐酒。自此，

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江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餘，復多韻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闖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効勞。杜慎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個生意才好。」

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清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効老爺。」

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

，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着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那舉沒有使喚處？我却要留着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却不可說是我說的。」

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獸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

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着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先去投奔一個人。」鮑廷璽道：「却又投那一個？」杜慎卿道：「他家起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老爺，門下也曾見過。」

杜慎卿道：「這就是得人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

。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

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効了兩個月勞，到七月盡間，天氣涼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方，叫作四號墩。

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腳下大紅紬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鬍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章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

那章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章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章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章，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章四太爺道：「賤姓章，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看杜少爺。」章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

章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學業；所以我一見就開這兩個。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

我還嫌他尙帶着些姑娘氣。少卿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六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

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下同吃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雇了一個馱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韋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來。杜少爺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伯伯，和別半載，不會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韋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着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

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巷內，曲曲折折走進去，才到一個花園。

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右面又是三間做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

當下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榻外。韋四太爺坐下問道：「婁翁尙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才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

。』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積蓄，家裏置些產業？』

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并不會問。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裏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樣才吃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便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裏仍然亦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

韋四太爺嘆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憤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

正說着，家人王鬍子，手裏擎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擎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才回來家。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

王鬚子說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爺擡舉過的麼？」王鬚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着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章老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我才在路上遇見的。」

王鬚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捏手捏腳，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鬚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章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

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才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才我家人王鬚子說，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的道理。」

王鬚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坐？」章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躇道：「還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

加爵應諾去了。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鬚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作揖坐下，問了章四太爺姓名。章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略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

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吃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問了回來道：「婁太爺吃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

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韋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酒來，吃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劬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陪了蟹羹。

衆人吃着，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藝，自然着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却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才曉得書是該念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着書，做了文章，就掣來給杜少爺看。少爺往常賞個批語，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吃，將來掛招牌，就可以帶一儒醫。」

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了。王鬍子又掣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辭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同他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

王鬍子應諾去了。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吃半夜，今日也

要盡醉才好。」韋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餽饌是精緻的了，只是這酒是市上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罇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還在。」杜少卿道：「小姪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罇酒，等我做了官回來，同你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真正該不知道。」

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着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也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

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罇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邵老想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罇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着韋四太爺同吃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攪。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爺不要吃！」

韋少爺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拿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廝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罇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罇頭，舀出一杯來，那酒和曲餬一般，堆在杯子裏，聞着噴鼻香。

韋四太爺道：「有趣！這個不是這樣吃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攪一攪，方

可吃得。今日已是吃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吃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吃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

說罷，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着章四太爺歇宿。杜少卿候着章四太爺睡下，方才進去了。

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鬍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着。王鬍子問加爵道：「章四太爺可會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會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婁太爺房裏看着弄藥。」

王鬍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婁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爲甚麼養在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

那小廝道：「王叔，你還說這話哩！婁太爺吃的粥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才送與婁太爺吃！人參、饒子自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煨人參，藥是不消說。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吃。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惹少爺一頓罵！」

說着，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快進去說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那小廝道：「你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

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又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韋老伯在這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着，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

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爲甚麼不來先拜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還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

臧三爺道：「正是爲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王老師才肯到他家來，特爲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着我！叫他把夢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吃！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頑！」拉着就走。

臧三爺道：「站着！你亂怎的？這章老先生不會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廝拿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個「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荼」，先叫小廝

拿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韋四太爺迎着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韋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蓼齋，是小姪這學裏翹楚，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韋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蓼齋又問：「這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才從南京回來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會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

當下吃了早飯，韋四太爺就叫把這饅酒拏出來，兌上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饅頓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熟了。張俊民領着小廝，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蓋行下了，把桌子擡到簷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杜少卿叫小廝拏出一個金杯子來，又是四個玉杯，饅子裏舀出酒來吃。韋四太爺捧着金杯，喝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

吃了半日，王鬍子領着四個小廝，擡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麼。王鬍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才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少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吃完了酒查。」才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王鬍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

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才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拿了工錢家去，不想到有這一變，把錢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慢慢做着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錢夠還。」

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貨，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二十多兩銀子。王鬍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却不可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子去吃酒，賭錢。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

楊裁縫同王鬍子擡着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韋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着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吃了一天酒。臧三爺酒量小，吃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韋四太爺這幾個直吃到三更，把一罇酒都吃完了，方才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輕才好士，一鄉多濟友朋；月地花天，四海又開豪傑。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話說衆人吃酒散了。章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各家走走。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戚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

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雇了轎夫，拿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親自送在章四太爺房裏，說道：「先君拜盟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這一個玉杯，送老伯帶去吃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着，如看見先君的一般。」

章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着又吃了一壺酒，吃了飯。杜少卿拉着鮑廷璽，陪着送到城外，在轎前作了揖。章四太爺去了。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他孫子回去，只留着兒子在這裏伏侍。

杜少卿應了，心裏想着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圩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

；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要稟明少爺才敢去；賣的賤了，又惹少爺罵小的。」

杜少卿道：「那個罵你？你快些去賣。我等着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卿道：「你看見我白把銀子給那個用的？你要賺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快些替我去！」王鬍子道：「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而今我到圩裏去賣田；賣了田回來，替你定主意。」

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拿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畫字去了二三十兩；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這銀子在這裏，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道：「那個耐煩你算這些疙窩帳！既拿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

杜少卿收了這銀子，隨即叫了婁大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明日要回去？」他答應道：「是，老爹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着不要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拿着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着。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

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着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杜少卿送了回來，一個鄉裏人在上敞廳站着，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

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了，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

杜少卿道：『本家！向那個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兩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些住，也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你用完了再來與我說。』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着去了。

門上拿了兩付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吃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恭恭敬敬，奉坐請酒，席間說了些閒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奉着，走過席來，作了一個揖，把酒遞與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我有一句話奉求！』

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丟在桌上，跪下去拉着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是怎說

？』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應允我的話，我才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
是甚麼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着拉他起來。臧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
我有甚麼不應允？』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杜少卿道：『我就吃了這杯酒。』臧蓼齋
道：『候你乾了，』站起來坐下。

杜少卿道：『你有甚話，說罷。』臧蓼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
日替人管着買了一個秀才，宗師有人在這裏攬這個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後來他又
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
開了出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
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事，我將
來慢慢的還你。你方才已是依了。』

杜少卿道：『呸！我當你說甚麼話，原來是這個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麼要
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鮑廷璽拍着手道：『好爽快！好爽快！快拿大杯來再吃幾杯
！』當下拿大杯來吃酒。

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麼？』臧蓼齋道：『你那裏
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
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酒錢，打人。像您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
你一個月豆腐吃，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鮑廷璽又笑道：

「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

當夜席散。次早，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麵裏店裏吃麵，遇着張俊民在那裏吃，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拿上麵來吃。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甚麼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

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託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子搖手道：「這事共總沒中用；我婁少爺，從不會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喜歡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倒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大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這樣激着他，他就替你用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一言身寸。」王鬍子道：「我那個要你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人家將來進了學，穿戴着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

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一齊出來。王鬍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

，着實感激着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
杜少卿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跑了來倒熟了！」王鬍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蓋了考棚，白白便益衆人，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衆人誰敢不依？」

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鬍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這學裏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王鬍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考？」鬍子道：「他是個冒籍，不敢考。」杜少卿道：「你和他說，叫他去考。若有廩生多話，你就向那廩生說，是我叫他去考的。」王鬍子道：「是了。」應諾了去。

這幾日，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

忽一日，臧三爺走來，立着說道：「你曉得有個新聞？縣裏王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門，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帳官，不肯借房子給他住，在那裏急的要死！」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三爺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要討沒臉面！那個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廝喚王鬍子來，向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裏王老爺，說王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裏住。他

要房子甚急，你去！」

王鬍子連忙去了。臧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爲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姓要鬧他，不要把你花園都拆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強盜，也是沒有人家來動我家的房子。這個老哥放心。至於這王公，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房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你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

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宮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三爺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罷。」

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着王鬍子飛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和臧蓼齋迎了出去。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

也在此。」杜少卿道：「老父臺，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齋原是空閒，竟請搬過來便了。」
臧蓼齋道：「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

杜少卿留下臧蓼齋，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蓼齋帶着銀子去了。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你的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着，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了。你今晚開口。」

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着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入席坐下。席間談這許多事故。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吃，一個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篋片」也做不的，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哭罷。門下明日告辭。」

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會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不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道：「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口氣；家裏有個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才可以回家養活母親。」杜少卿道：「你一個梨園中的人，却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

這就可敬的很了，我怎麼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銀子？」

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把眼望着王鬍子。王鬍子走上來道：「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裏沒有，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起幾個猴子來，你再跳。」杜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來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我這婁太爺病重，要料理他的光景。我早晚再打發你回去。」當晚臧蓀二人都贊杜少卿的慷慨。吃罷散了。

自此之後，婁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婁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着，只望病好，而今看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往日不曾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婁太爺道：「你又跌了：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說，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用不着，是只好帶去了，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衣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

婁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兒子孫子。我只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牀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說婁太爺

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世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但是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

『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却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人。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麼好人？你也要照顧他。若管家王鬍子，就更壞了！』

『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吃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尊，將來斷不吃苦。你眼裏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着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

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雇了兩班腳子，攜妻太爺過南京到陶紅鎮；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來，付與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二日，送婁太爺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遊；江北家鄉，不見英賢豪舉。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莫太爺回家之後，自此沒有人勸他，越發放着膽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

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着他，總不肯聽。足足鬧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賬當，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

當下收拾了行李，帶着王鬍子，同小廝加爵過江。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廝拿出火腿茶葉土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問先生貴姓。

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遲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是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通眉，長爪，雙眸炯炯，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吃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

遲先生隨叫華士在家好好坐着，便同少卿步了出來，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裏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個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上，嘉興蘧駝夫，同選。」杜少卿道：「這蘧駝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是我敬世兄。既在此，我何不進去會會他？」便同遲先生進去。蘧駝夫出來敘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敘禮，問先生貴姓。蘧駝夫道：「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壇領袖。小弟輩恨相見之晚。」吃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臺上伏着一個人在那裏看詩，指着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個人走過來，看見他傍旁放着一把白紙詩扇。蘧駝夫打開一看，款上寫着「蘭江先生。」蘧駝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抬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着遲衡山道：「我們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

當下走過淮清橋，遲衡山路熟，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罷了，先

租了住着，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個進房，一個押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留遲衛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衛山也在這裏宿了。

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裏？」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看！」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衛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膽，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衛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

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才去了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爲甚隱躲在家裏用，不拿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裏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個自然。」

須臾，盧家擺出飯來，留季葦蕭同吃。吃飯中間，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才吃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蘧駝夫，景蘭江來拜。會着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

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

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個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話，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萬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吃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一連在蘆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擺了河房。杜少卿辭別蘆家，搬了行李去。

次日，衆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蘧駝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申，蕭金，郭鐵筆，來霞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鄰居，拜往過了，也請了來。本日茶廚先到，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爺，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個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着。

到上晝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衆客散坐，或憑欄看水，或啜茗閒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着，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忍笑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裏來！」

王太太見杜娘子，着實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了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爺。鮑廷璽在河房見了衆客，口內打諢說笑。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

出來奉席坐下，吃了半夜酒，各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着了燈籠，照着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同去了。

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這個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個家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着。廚子挑了酒席，借清涼山一個桃園。這桃園是個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座籬門。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個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涼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牆來，十分好看。

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拿在手內，趁着春光融融，和氣習習，憑倚在欄杆上，留連痛飲。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攜着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着。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杜少卿夫婦兩個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個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

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蘆華士還在那裏坐着，說道：「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急於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約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

他到來看我？賢姪，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去。」
華士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才關了門，又聽得打的門響。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舉眼一看，見婁煥文的孫子穿着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爹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婁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置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鎮去了。季葦蕭打聽得桃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悵悵而返。

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拿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婁太爺生天。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歎息，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人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才如此尊重，爲人須像這個老人家，方爲不愧！」

杜少卿又拵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子買地安葬婁太爺。婁家一門，男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方才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個差官，同天長縣的一個門斗，拿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回他不在家。他住在飯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

正疑惑間，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拆開過的。杜少卿拿出來看，只見

上寫道：——

『巡撫部院李，爲舉薦賢才事，欽奉聖旨，探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天長

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卽敦請該生

卽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速！

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即刻料理起身，到轅門去謝。』留差官吃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鬥斗也給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個小廝，上船往安慶去了。

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了幾日才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裏開門請進去，請到書房裏。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

杜少卿道：『小姪菲才寡學，大人誤探虛名，恐其有玷薦牘。』李大人道：『不必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姪豈不知？但小姪麀鹿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要薦薦的。』

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拿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別出來。他這

番盤程帶少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着；一路又遇了逆風，走了四五天，才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真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米煮飯。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剩了五個錢。

杜少卿算計要拿衣服去當，心裏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着，吃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吃了三個燒餅，到要六個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個道士在前面走過去，杜少卿不會認得清。

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爺，你怎麼在這裏，」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兄！你且坐下吃茶。」來霞士道：「少老爺，你爲甚麼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裏。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個朋友，回來從這裏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

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裏道士走了出來問那裏來的尊客。來道士道：「是天長杜狀元府裏杜少老爺。」道士聽了，着實恭敬，請坐拜茶。杜少卿看見牆上貼着一個斗方，一首識舟亭懷古的詩，上寫「霞士道兄教正，」下寫「燕里韋爾思玄稿。」杜少卿道：「這是滁州烏衣鎮韋四太爺的詩。他幾時在這裏的？」道士道：「韋四太爺現在樓上。」

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韋四太爺，天長杜少老爺來了！」韋四太爺答應道：「是那一個？」要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

老伯！小姪在此！」韋四太爺兩手抹着鬍子，哈哈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叙叙闊懷。你到底從那裏來？」

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句，又道：「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個錢。方才還吃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都無。」韋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個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着吃酒。我因有教的一個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這裏吃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給你去。」

杜少卿坐下，同韋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吃到下午，看着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韋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姪告辭老伯下船去。」

韋四太爺拿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同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託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上岸去了。

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扯起篷來，乘着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

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裏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才得來家。』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着吃飯。遲衡山閒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個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却全然不會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微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微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甯可不出去的好。』

遲衡山又在房裏拿出一個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却並不會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裒了個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願出多少？』

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

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着閒談。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裏要見少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一時賢士，同辭舊隸之嫌；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尊。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卿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卿到京裏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卿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

當下小廝在下浮橋雇了一隻涼篷，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拿手帕包了頭，睡在牀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

小廝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什麼粧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獸！放着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爲甚麼要送我到京裏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京裏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

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老爺。』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着，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朝廷大典，李大人專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道：『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

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裏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

杜少卿因托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會出來，這日，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衙山先到了。那日在座的客是馬純上，蘧駝夫，季葦蕭。都在那裏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個是揚州蕭伯泉，名樹滋；一個是采石余蘧，字和聲。是兩個少年名士。這兩個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個叫『余美人』，一個叫『蕭姑娘。』兩位會了衆人，作揖坐下。

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淮清橋有一個姓錢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他

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

薛鄉紳道：「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

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

薛鄉紳道：「是那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

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高大老爺到了。」薛鄉紳迎了出去。高老先生紗帽蟒衣，進來與衆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尚不曾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蘧二人。馬純上道：「書坊裏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余美人道：「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會在南昌做府學，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才問到遲先生。遲衛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

高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吃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裏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個前輩，却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才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不得了來。」高老先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座欠雅矣！」

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兄弟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跳夫人的雙紅姐，說着還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個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生平最喜

修補紗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會會着。聽見他那言論半采，倒底是個正經人；若會着，我少不得着實請教他。可惜已去世了。」

蘧駝夫道：「我妻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章肅道：「駝兄，這是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弟兄，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遲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遲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

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裏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却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獸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獸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

「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得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裏，日日搨着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裏拿着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們姪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遲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

當下又吃了一回酒，說了些閒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遲衡山道：「方才高老先生這些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有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個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吃！」余和聲道：「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

次日，杜少卿才起來，坐在河房裏，鄰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桌子在河房裏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崖指着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裘』是甚麼？羊裘卽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會子不吃。」杜少卿笑道：「古人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不倫了。」

正說着，遲衡山，馬純上，蘧駝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教。今何幸羣賢畢至！」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駝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個頭巾店做生意。」

小廝捧出茶來。季葦蕭道：『不是吃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個自然，且閒談着。』遲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詩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伯泉道：『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遲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

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覽諸儒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即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裏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

遲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鷄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的說？』遲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

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這個前人也未曾說過。』

蕭伯泉道：『這一說果然妙了！』杜少卿道：『據小弟看來，漉酒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季葦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桃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采蘭贈

芍」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遲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邊醒醐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廝捧出酒來。

當下擺齊酒餚，八位坐下小飲。季葦蕭多吃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真是絕世風流。據我說，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掃興。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

杜少卿道：「葦兄，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

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遲衡山嘆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當下吃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辭別去了。

過了幾日，遲衡山獨自走來，杜少卿會着。遲衡山道：「那泰伯祠的事，已有個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個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個？」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

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

這便是他家了。」兩人走進大門，閉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尙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也却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這日聽見是這兩個來，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綵鬚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

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却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却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裏，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泰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略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裏拿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

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効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那時我們再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裏去？」莊紹光道：「就在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薦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走。」遲衡山道：「這是不就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專候早回。」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

「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奉聖旨，莊尙志着來京引見。欽此。」

兩人看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晤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兩人去了。

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的開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做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爲「老萊子之妻」所笑。」

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個小廝，脚子挑了一担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去了。

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雇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驛，住了車子吃茶。這日天色未晚，催着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瞞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

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廝揀了一間房，把行李打開，鋪在炕上，拿茶來吃着。只聽得門外騾鈴亂響，來了一起銀鞘，有百十個牲口。內中一個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個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鬍鬚，頭戴一頂毡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彈弓一張，脚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

答應。

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將銀鞘搬入店內，牲口趕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敝友姓蕭，字昊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并赴召進京的緣故。蕭昊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

莊紹光見蕭昊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也就着實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響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昊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響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個不留！」

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昊軒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遂將彈弓拿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拿在手裏。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着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裏打得粉碎。莊紹光看了，讚歎不已。連那店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昊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吃了夜飯住下。

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驛夫脚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廝拴束行李，會了帳，一同前行。一羣人衆行了有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驛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個驛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

蕭吳軒聽得，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裏；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馬上。只聽得「一枝響箭，飛了出來；響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蕭吳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的一聲，那條弓弦迸爲兩段。那響馬賊數十人，齊聲打了一個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驛夫，脚子，一個個爬伏在地，儘着響馬賊趕着百十個牲口，馱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裏，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

蕭吳軒因弓弦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上跑；跑到一個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裏？』蕭吳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壞了。』

蕭吳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縷，登時把弓弦續好，飛馬回來，遇着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吳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着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

些賊人一個個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會着莊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讚歎了一會。

同走了半天，莊紹光行李輕，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個人，騎了騾子來，遇着車子，問：『車裏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會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個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裏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同來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

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着徵辟的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彭儀門，遇着驢轎車子，一路問來，果然問着。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

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個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裏。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沒有，只有京師一個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正要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倘要訪他文集，况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問的出來。」

莊徵君道：「小弟堅臥白門，原無心於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中得見先生，真是快事！但是我兩人才得相逢，就要分手，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裏權住一宵，和你連牀談談。」

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個極講求學問的？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阻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爲主。先生如同貴府，便道枉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

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

莊徵君進了彭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着。

徐侍郎道：「先生路途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

這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

「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

朕聞「師臣著王，」古今通禮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薦之莊尚志，着於

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大典。欽此。」

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着。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裏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鎖，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着天子陞了寶座，一個個嵩呼舞蹈。

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個馱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

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服出來會着。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陞殿，真乃曠典。先生要到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個抄的上諭來：

「莊尚志着於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

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別過，在朝房候着。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個太監，牽着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着。兩個太監跪着塵蹙，候莊徵君坐穩了，兩個太監籠着韁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個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尙志進殿。

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託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

莊徵君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着實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啓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專事可行，宜於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着，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了。

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個蝎子。莊徵君笑道：「『臧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次日起來，焚香盥手，自己揀了一個善，筮得『天山遯。』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

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個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

。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牆，以爲桃李。』

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屢主禮闈，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個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

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尚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尚志果係出羣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歎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

『莊尚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尚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

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着宿頭，只得走小路，到一個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間草房，裏面點着一盞燈，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裏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

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着屋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着，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裏。客官却在那裏住？況你又有車子，如何拿得進來？」莊徵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這等，只有同我一牀睡。」莊徵君道：「也好。」

當下走進屋裏，見那老婦人屍首直僵僵停着，傍邊一張土炕。莊徵君鋪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炕裏邊。莊徵君在炕外睡下，翻來覆去睡不着，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個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着腿，白瞪着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

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令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裏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裏，只橫着兩個屍首。

莊徵君感傷道：「這兩個老人家就窮到這個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殮葬他，誰人殮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個市井，莊徵君拵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雇了些人抬到

這裏，把兩人殮了；又買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舉出銀子去買，買了，看着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灑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徵君。

莊徵君別了墓兒莊，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早才上了江船，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

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真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留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莊徵君笑道：『徵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若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煙館，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莊徵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

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即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着，銀子掙了回去。

莊徵君遇着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

船，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挑着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三個月，少則兩個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

次早起來，才洗了臉，小廝進來稟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去會。才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裏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

當下商議料理，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雞鳴寺。那湖中菱，藕，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籍；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

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涼山去看花！』閒着無事，又斟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

莊徵君在湖中着實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途間一別，渴想到今。今日怎的到這裏？」盧信侯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裏。你原來在這裏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絕遠，雖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再來就要迷路了。」當下備酒同飲。吃到三更時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裏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擎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一個小廝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

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麼事？」那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裏說這人有武勇，所以發兵來擎他。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爺這裏，所以來要這個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監，走了都在我。」那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甚麼說，我便告辭。」

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你出來。逍遙自在。」盧信侯投監去了。

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通託朝裏大老，從部裏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留在花園住下。

過兩日，又有兩個人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邀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說要訂泰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

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間，遲衡山約同馬純上，蘧駝夫，季葦蕭，蕭金鉞，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衆人道：「却是尋那一位做個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個大聖人，須得是個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個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遲衡山疊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千流萬派，同宗碧海之波；玉振金聲，盡入黃鐘之管。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常熟縣眞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紱鎮。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

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

他兒子不會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尙無子嗣。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着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個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

這虞博士三歲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裏，六歲就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賓主甚是相得。教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虞博士託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當下寫了自己祁連一的名帖到書房裏來拜，就帶着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常熟是極出入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着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個寒士，單學這些詩文，無益；須要學兩件尋飯吃的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爲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

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裏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

過年。

又過了兩年，祁太公說：『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個，仍舊借住在祁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

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個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結實起來。

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裏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裏歡喜道：『好了！今年可有餘了！』偏家裏遇着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個一定，不必管他。』

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個姓鄧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鄧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裏舒暢。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裏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忽見那邊岸上一個人跳

下河裏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着，問他因甚尋這短見。

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替人家做着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裏，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個死路！」虞博士道：「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着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殮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着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絨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

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到冬底生了個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

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虞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了。」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真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騭就像耳朵裏響，只是自己曉得，別人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裏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

中。』

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那太公便同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託那太公打發報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會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

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為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值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尤資深道：『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况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爵回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薦我，薦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會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

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着，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

年紀老了，着他去做一個閒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

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圓着，強如做個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託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門貴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

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裏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虞博士出去會着，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讀書的？」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

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孝行，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道：「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着少卿學詩。」

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資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裏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虞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

武湖的，他在湖中住着麼？」武書道：「他就住在湖裏。他卻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

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個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裏來。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

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

虞博士道：「足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容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麼？」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個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卽傳書辦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裏出。」

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會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着，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曾收虞博士的祖父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

。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曾會着。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姪和他說去。」

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着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長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了他便知。」

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爲性命之交。

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那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那太公相愛之意。那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個丫頭來。自此，孺人才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牀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

轉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攜樽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姪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

癡紹光兄作竟日之遊。」

說着，又走進兩個人來。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一個姓儲，叫做儲信；一個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憚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吃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個生日，收他幾分禮，過春天。」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個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吃酒。」杜少卿也笑了。

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裏，說他家有個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了個紅綾表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託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裏如你的才情？你拏去做。」因在袖裏拿出一個節略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家人拏了銀子出來，又稟道：「湯相公來了。」虞博士道：「請到這裏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個表姪。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託他住着，他所以來看我。」

說着，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拆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裏也要吃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嘍？」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

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

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別去了。那兩人還坐着，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與？」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個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着，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吃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

儲信道：「這也罷了；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個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有限，恐怕壞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又不要錢，又好。」虞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

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進來稟過，問：「老爺，將他鎖在那裏？」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生姓端，是個鄉裏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冤枉的事。

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每日同他一桌吃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

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冤枉，我原該替你辯白。」

那監生道：「辯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鬥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管，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個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閒話。」那監生辭別去了。

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萑，遵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姪杜儀；同頓首拜。」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
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因秦伯禱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個賢者主祭，方爲不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個議論，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一宿，以便行禮。」

虞博士應諾了，拿茶與衆位吃。吃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做縣來了一個敝友。」便請出臧荼與衆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

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萑，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蘧來旬，余孽，盧德，虞感祁，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齋鼎，儲信，伊昭，季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荼，一齊出了南門。隨即莊尚志也到了。

衆人看那秦伯祠時，幾十層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去，一個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着從祀歷代先賢神位。中間是五間大殿。殿上秦伯神位，面前供桌，香爐，燭臺。殿後又一個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傍，一邊三間書房。

衆人進了大門，見高懸着金字一匾，「秦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着東廊一路走過大殿，擡頭看樓上懸着金字一匾，「習禮樓」三個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

山同馬靜，武書，選來旬，開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座，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碗。

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鑿鼓的，司祝的，司教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籥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進來了衆人。遲衡山把『籥翟』交與這些孩子。

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吃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

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

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麾，請臧荼先生司祝；請季萑先生，辛東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邈來旬先生，蘆德先生，虞感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蕙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着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

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着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鑼的，司祝的，司敬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僮僕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

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着。金東崖站定，贊道：「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手裏。金東崖贊：「排班。」司麾的武書引着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夔，司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臧茶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季活逸，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書捧了麾，也立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向門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了。

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個沈香筒，裏邊插着許多紅旗。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上有「拈香」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道：「跪。升香。灌地。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奏樂」。金東崖贊：「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着堂上的樂工，奏起樂來。

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主祭的虞博士；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季萑，司玉的遯來旬，司帛的諸葛祐，一路同走；引着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蕭鼎，司饌的季恬逸，引着主祭的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季萑捧着尊，遯來旬捧着玉，諸葛祐捧着帛，立在左邊；蕭鼎捧着稷，季恬逸捧着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萑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遯來旬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諸葛祐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蕭鼎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季恬逸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與；拜，與；拜，與；拜，與。』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階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臧荼跪在祝版前，將祝文讀了。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萑，遯來旬，諸葛祐，蕭鼎，季恬逸，引着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亞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遲

均，杜儀，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廳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引着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劉，引着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着尊，盧德捧着玉，景本蕙捧着帛，立在左邊；儲信捧着稷，金寓劉捧着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莊徵君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玉。』盧德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帛。』景本蕙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稷。』儲信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

各獻畢，執事者退了下去。遲均贊：『拜，與；拜，與；拜，與；拜，與。』金東崖贊：『二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盧德，景本蕙，儲信，金寓劉，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

。武書持燈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余夔，司玉的虞威，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着終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昭，司饌的宗姬，引着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余夔捧着尊，虞威捧着玉，郭鐵筆捧着帛，立在左邊；伊昭捧着稷，宗姬捧着饌，立在右邊。

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余夔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虞威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稷。」伊昭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威，郭鐵筆，伊昭，宗姬，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

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

金東崖贊：『撤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上有『金奏』二字。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了虞博士，奏着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衆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着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個孩子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

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祝的臧茶，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位。司慶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崔，辛東之，余夔，共三位。司玉的遯來旬，盧德，虞感祁，共三位。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共三位。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璽，二人領着司球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一人，司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柷的一人，司敔的一人，司笙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篳的一人，司編鐘的司編磬的二人，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四人。

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餚饌菜蔬都整治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

擺了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衆人。吃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

這裏衆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衆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會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着出來看。衆人都歡喜，一齊進城去了。

又過了幾日，季萑，蕭鼎，辛東之，金窩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揚州去了。馬純上同蘧駝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臧荼，又和一個人坐在那裏。蘧駝夫一見就嚇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婁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

彼此作了揖。張鐵臂見蘧駝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吃了茶，說了一回辭別的話，馬純上，蘧駝夫，辭了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蘧駝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徽縣天長住。」蘧駝夫笑着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在浙江做的這些事，略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

兩人別過自去。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會叫做張鐵臂麼？」張鐵臂

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個名字。』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鐵臂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日，拉着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就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着武書走了來。

杜少卿道：『正字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裏？』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麼奇事？』

武書道：『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僱脫脚，認真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文，一篇經文。有們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天幸遇着虞老師值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但是你方才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個臭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

『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

這話，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却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

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賸嫁來的一個丫頭，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談，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會要他一個錢，白白把丫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要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又把他薦在一個知縣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當下留武書吃飯。

武書辭了出來，才走到利涉橋，遇見一個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絛，脚下芒鞋，身上揹着行李，花白鬚鬚，憔悴枯槁。那人丟下行李，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裏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到茶館裏坐。」

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遍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二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爲僧去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

一個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託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幫助些須。」

那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

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

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

杜少卿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道：「留下行李，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

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來陪着郭孝子。武書說起要開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這個容易。郭先生在我這裏坐着，我和正字兄去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用勞用力，不辭虎窟之中；遠水遠山，又入蠶叢之境。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讐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吃酒飯，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麼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拿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

杜少卿接了，同武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子，連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

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武書也來陪着。吃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着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個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吃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方才回去。

郭孝子賒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亨，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去年才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個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帶着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金五十兩，差一個老年的差人，自己取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徠，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拿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都要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

差人應諾了。那婦人叩謝，領着去了。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舅老爺的文章，一個個都悲傷這婦人，也有十兩的，也有八兩的，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是一菩薩。』這個，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

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着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

正談着，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和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才得回來。但要屈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况先生此去往成都，我有個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

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

慈堂，送我去住兩天罷。」尤公道：「慈雖有也，我這裏有個海月禪林，那和尚是個善知識，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便吩咐衙役：「把郭老爺的行李搬着，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和尚，說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伺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到大門外，方才進去。

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堂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茶。那衙役自回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今却往成都，是做甚麼事？」

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面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着一個梨，每缸挑上幾澆水，拿杠子把梨搗碎了，擗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

郭孝子見了，點頭歎息。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吃過酒，拿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景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去尋着他，凡事可以商議。」

郭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辭，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着了尊大人，是必寄個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才回去。

郭孝子自肩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着一個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着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

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却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着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奇醜醜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

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裏爬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孽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吃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子爬上樹去；又心

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裏腳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

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

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截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截的深進去。那東西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

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拿着鳥鎗叉棍來；看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

衆獵戶拿出些乾糧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吃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子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

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個小庵裏借住。那庵裏和尚問明來歷

，就拿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後坐着吃。

正吃着，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吃完了飯，收過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

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着一個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却在耳後。那異獸名為『熊丸』，任你堅冰凍厚幾尺，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

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的，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着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棱着，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得很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着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着，半里路前，只見一個人走，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

郭孝子就立住了脚，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拿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着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着；脚底下埋着一個缸，缸裏頭坐着一個人。

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

，我可以幫襯你。這繩吊死鬼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在那裏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

那人把渾家腦後一個轉珠繩子解了，放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縮起來，嘴跟前怪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掣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着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

當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着，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却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狠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個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

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木，名耐。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才做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

說着，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吃着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膽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

那木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糧，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着行李直送

到三十里外，方才告辭回去。

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臉上來聞。一壘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椽像刀劍的冰凌橫攔着，竟凍死了。

郭孝子爬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走到成都府，訪着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菴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菴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才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着貧僧哭？』

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着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認父親的！』

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拏刀來殺了你！』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着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也叫不應。

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想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擡頭看了，這菴叫做竹山菴，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吳軒，又恐怕尋不着，就擱了父親的飯食；只得左近入家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幾分銀子，養活父親。遇着有個鄰居露宿西去，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

老和尚看了書，又歡喜，又欽敬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個掛單的和尚。那和尚便是響馬賊頭趙大，披着頭髮，兩隻怪眼，兇像未改。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尚在禪林吃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座領着一般和尚來稟老和尚道：『這人留在禪林裏，是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尚趕他出去。老和尚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客向他說：『老和尚叫你去，你不去？老和尚說：『你若再不去，就照依禪林規矩，擡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

惡和尚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尚，次日，收拾衣單去了。

老和尚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辭了衆人，挑着行李衣鉢，風餐往陝，一路來到四川。離成都百十里多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個茶棚內吃茶。那棚裏先坐着一個和尚。老和尚忘記，認不得他了。那和尚卻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個問訊道：「和尚，這裏茶不好，前邊不多幾步就是小菴，何不請到小菴裏去吃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

那和尚領着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才到一個菴裏。那菴一進三間，前邊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間殿，並沒有菩薩，中間放着一個榻牀。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菴門，才說道：「老和尚！你認得我麼？」

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吃了一驚，說道：「是方才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牀上坐下，睜開眼道：「你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裏有個葫蘆，你擎了，在半里路外山岡上一個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

老和尚不敢違拗，捧着葫蘆出去，找到山岡上，果然有個老婦人在那裏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便要拿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個問訊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麼原故？」

那婦人含着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個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菴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麼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吃人的腦子，就擎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活的命了！」

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里內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他菴裏走了一人，一聲梆子響，即刻有人捆翻了你，送在菴裏去！」

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一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個人？」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熱心救難，又出驚天動地之人；仗劍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
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

條路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却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求指點了我去！」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個小小山岡，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你却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却也還拿不穩。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個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你了！」

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一個小小山岡，山岡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山洞裏嵌着一塊雪白的石頭，不個銅錢大，那少年靚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頭戴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澆，老和尚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

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着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我在此學彈子，正爲此事；但才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着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耽誤；你快將葫蘆酒拿到庵裏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裏，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

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着酒葫蘆，照依舊路，來到庵裏。進了第二層，只見惡和尚坐在中

間牀上，手裏已是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才來？』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尚雙膝跪下。惡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拿着刀，不敢上去。惡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劈面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惡和尚道：『你退了帽子罷！』

老和尚含着眼淚，自己除了帽子。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吃了一口，左手拿着酒，右手執着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個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裏冒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吃。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聽的一聲，一個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

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着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着一個人。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個彈子，把眼打瞎。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老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着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馱在身上，急急出了菴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

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才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速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

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辭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畢起來，上路去了。

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旁一個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着一個人，面前放着一個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感，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對面坐下。

那人笑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却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道：『老先生從那裏來？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才原是笑話。剪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采，字雲仙。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

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吳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麼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并因甚來四川，『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曾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親念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才救的這老和尚，我却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着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裏去？』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

郭孝子道：『本該造府恭謁，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意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取出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個錢來，叫店家買了三角酒，割了二斤肉，和一些蔬菜之類，叫店主人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吃着，便向他道：『長兄，我和你一見如故，這最是人生最難得的事。况我從陝西來，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這個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長兄，像你這樣事，是而今世人不肯做的，真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

蕭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捐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

蕭雲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分別。

蕭雲仙回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蕭昊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今做官適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

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一生心事。」

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務必犁庭掃穴，以彰天討。平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藩駐劄。

蕭昊軒聽了此事，喚了蕭雲仙到面前，吩咐道：「我聽得平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勦生番。少保與我有舊。你今前往投軍，說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留在帳下効力，你也可以借此報効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爲之時！」蕭雲仙道：「父親年老，兒子不敢遠離膝下。」蕭昊軒道：「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吃得，覺也睡得，何必要你追隨左右？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在家戀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

幾句話，說的蕭雲仙閉口無言，只得辭了父親，拴束行李，前去投軍。一路程途，不必細說。這一日，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因出店太早，走了十多里，天尚未亮。蕭雲仙背着行李，正走得好，忽聽得背後有脚步響；他便跳開一步，回轉頭來，只見一個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他，早被他飛起一脚，踢倒在地。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棍，劈頭就要打。

那人在地下喊道：「看我師父面上，饒恕我罷！」蕭雲仙住了手，問道：「你師父是誰？」那時天色已明，看那人時，三十多歲光景，身穿短襖，脚下八搭麻鞋，面上微有鬚鬚。那人

道：『小人姓木，名耐，是郭孝子的徒弟。』

蕭雲仙一把拉起來，問其備細。木耐將會經短路，遇郭孝子，及他收爲徒弟的一番話說了。蕭雲仙道：『你師父，我也認得；你今番待往那裏去？』木耐道：『我聽得平少保征番，現在松藩招軍，意思要到那裏去投軍；因途間缺少盤纏，適才得罪長兄，休怪！』蕭雲仙道：『既然如此，我也是投軍去的，便和你同行，何如？』

木耐大喜，情願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一路來到松藩，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知道是蕭浩的兒子，收在帳下，賞給千總職銜，軍前効力；木耐賞戰糧一分，聽候調遣。

過了幾日，各路糧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旁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馬大老爺出兵，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會找着。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尋屍首；若是尋不着，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要等冬天積下大雪，到春融之時，那山上雪水化了，淌下來，人和牲口才有水吃。我們到那裏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吃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那裏還能打甚麼仗！』

蕭雲仙聽了，上前稟道：「兩位太爺不必費心；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爲肥饒。」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會去過不會？」蕭雲仙道：「卑弁不會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會去過，怎麼得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上的話，如何信得！」蕭雲仙不敢言語。

少刻，雲板響處，轅門鑼鼓喧鬧。少保升帳，傳下號令，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作中軍策應；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先鋒開路；本帥督領後隊調遣。

將令已下，各將分頭前去。蕭雲仙攜了木耐，帶領五百步兵，疾忙前進，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裏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戶。

蕭雲仙吩咐木耐道：「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爬過山去，在他總路口等着；只聽得山頭砲響，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不可有誤。」木耐應諾去了。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只聽山頭砲響，一齊吶喊起來，報稱大兵已到，趕上來助戰。

分派已定，蕭雲仙帶着二百人，大踏步殺上山來。那山上幾百番子，藏在山洞裏，看見有人殺上來，一齊蜂擁的出來打仗。那蕭雲仙腰插彈弓，手拿腰刀，奮勇爭先，手起刀落，先殺了幾個番子。那番子見勢頭勇猛，正要逃走。二百人捲地齊來，猶如暴風疾雨。忽然一聲炮響，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大兵到了！」飛奔上山。

番子正在魂驚膽落，又見山後那二百人，搖旗吶喊飛殺上來，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亂紛紛，各自逃命。那裏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打得鼻塌嘴歪，無處躲避。

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喊聲大震，把那幾百個番子，猶如砍瓜切菜，儘數都砍死了；旗幟器械，得了無數。蕭雲仙叫衆人暫歇一歇，即鼓勇前進。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走了半天，林子盡處，一條大河，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編成筏子。頃刻辦就，一齊渡過河來。

蕭雲仙道：「我們大兵尙在後面，攻打他的城子，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叫木耐率領兵衆，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倒他城西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貯糧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這裏分撥已定。

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兩位議道：「像這等險惡所在，他們必有埋伏；我們盡力放些大砲，放的他們不敢出來，也就可以報捷了。」

正說着，一騎馬飛奔而來，少保傳下軍令，叫兩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以致失事。兩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號令軍中，疾馳到帶子河，見有現成筏子，都渡過去，望見青楓城裏火光觸天。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施放砲火，攻打城中。番子見城中火起，不亂自亂。這城外中軍已到，與前軍先鋒合爲一處，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那番會開了北門，捨命一頓混戰，只剩了十數騎潰圍逃命去了。

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

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裏報捷。

這裏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罈酒，誇獎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意回頭，着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陞，蕭采實授千總。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

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災之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竣之後，另行保題議敘。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甘棠有蔭，空留後人之思；飛將難封，徒博數奇之歎。

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買文

話說蕭雲仙奉着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才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

『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雇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

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衆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着北闕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團圍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飲痛一天。

吃完了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下托你們衆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着今日之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吃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

衆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着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又尋一個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個馬，畫蕭雲仙紗帽補服，騎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擎着一枝紅旗，引着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朔望的日子，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非止一日。

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裏歡喜，向木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個個好模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嗎？前日這先農祠住着一個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這裏。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

蕭雲仙道：『這更湊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流落在這裏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裏來看看。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裏？』

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城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着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

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托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路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

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

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着蕭雲仙的詳文，咨明兵部工部核算：

『蕭采承辦青楓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於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蕭雲仙看了邸抄，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牀，不能起來。蕭雲仙在牀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着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爲甚麼不起來？』蕭雲仙才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實在不可自比於人，心裏愧恨之極！』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撥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

蕭雲仙哭着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侍十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昊軒道：「你這話又歇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

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却自己歎息道：「人說寡翁失馬，未知是禍是福。前日要不爲追陪，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不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

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請仍於本千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

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部裏才推陞了他。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着任新任。」蕭雲仙領了劄付出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喝道：「客人們起來！木總爺來查夜！」

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舖上。只見四五個兵，打着燈籠，照着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

，住了一宿。

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個地主之誼。』

蕭雲仙應允了，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個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一徑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接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

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哩！』

說着，吃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閒步。樓右邊一個小閣子，牆上嵌着許多名人題咏。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着『廣武山懷古』，讀去却是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着『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才回去。

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劄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下，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

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問蓮丁道：『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個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旗丁道：『小的却不知道。老爺問他，却爲甚麼？』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於要會他。』旗丁道：『既是做詩的人，小的如今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

旗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監裏有個武相公，叫做武書，是個上齋的監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目。』

當下捧出茶來吃了。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才賠償清了，照千總推陞的例，選在這江淮衛。却喜得會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教。』

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才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

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

昨日枉駕多擾。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拈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着，看了數首，贊嘆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了，擺上飯來。吃過，蕭雲仙拈出一個卷子遞與書武，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

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看時，前面寫着「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

蕭雲仙道：「這個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個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於題詠的。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

蕭雲仙拈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址，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

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

，在鈔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呵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攏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

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敝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

這先生領着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擡着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那裏夥計接着，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着，叫帳房置酒款待。』

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必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請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麼樣看待我。』

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兒的言語，看着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

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着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個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裏進去。」

沈瓊枝聽了，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悄悄的擡了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拿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

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裏看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着臉道：「我們總商人家，一年至少要娶七八個妾，都像這般洶氣起來，這日子還得過！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裏去！」躊躇一會，叫過一個丫鬚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家，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

丫鬚來說了，沈瓊枝心裏想着：「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着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進去，三間楠木廳，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個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廠，一個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來着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個院落。媽子送了茶來。

沈瓊枝吃着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丫鬟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標致，只是樣子覺得醜賴，不是個好惹的！」

過了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賬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着姑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徑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

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打過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

『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係做妾可知。

架詞混賣，不准。』

那訴呈上批道：「——

『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

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個「刁健訟棍」，一張批，兩個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下房裏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珍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鬚，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

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裏。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着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賣詩女士，反爲遁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中，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着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窰宣窰的杯子

，煮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饅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遊，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着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才歇。

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沽幾斤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了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上貼着一個招牌，上寫道：『

毗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請認毗陵

沈招牌便是。』

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却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着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着四盞明角燈，鋪着涼簾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着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脚下涼鞋，帶瘦面龐，

清清疎疎，三縉白鬚；橫頭坐着一個少年，白淨面皮，微微幾根鬍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女人。

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個客，一個是盧信侯，一個是莊紹光，却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

莊紹光道：『此位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敝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會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敘了禮。

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却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才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吃。

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經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裏。』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搬在這裏？』莊紹光便把少卿家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

莊濯江不勝嘆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

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慟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了一罇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

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杜少卿道：「章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

虛信侯又同武書談到泰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

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

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虛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才回去。莊紹光留虛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

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留着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光。

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

溧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數萬金，才置了產業，南京來往。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會要同胞兄弟出過一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殮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衛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

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煙霧溟溟。那鼓鉦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

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才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霄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淞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煙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

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也有來託刺繡的。那

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却也顧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裏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

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閃避難而來此地？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裏看新月。又請了兩個客來：一個是遲衡山，一個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

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個却奇。一個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着，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

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低矮房屋，門首圍着二三十人在那裏吵鬧。杜少卿同武書上前一看，裏邊便是一個十八九歲婦人，梳着下路辮，穿着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裏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才曉得是人來買繡

香鑪，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拏個頭，却無實跡，倒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

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概不同，連忙接着，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

沈瓊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裏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然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

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個邪貨，他却不帶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却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傑的光景。他那般輕情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却像講究「勾撥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却怕是負氣鬪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個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裏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裏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

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着，見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榻前。

彼此敘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個在客邊，可有個同伴的？家裏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會許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糊口。適承杜先生枉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繡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真個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

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蹤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蹤。你這禍事不遠。」却也無甚大害。」

正說着，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個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門口，像是兩個差人。少卿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梓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却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

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留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個倒有些不安帖！」武正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他。」

少卿依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同沈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吃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個不妨。差人在那裏？我偕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送，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飯，自己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的一本詩集，等着武正道寫完了詩，又稱了四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

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帕巷。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擡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欽案的官司，那裏有個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好嚇那鄉裏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個差人倒有些讓步。

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個首飾匣子裏，出來叫：「轎夫，你擡我到縣裏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一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州公家伺候了半日，留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個驍錢，一直就擡到縣裏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鞫的那個

沈氏到了。」

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問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蹤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爲富強佔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賄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不能戴天之仇。况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真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個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說道：「就以爲題。」

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個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裏，一包碎散銀子，一個封袋上寫着「程儀」一本書，一個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簽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

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入關文內，託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此是後事不題。

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雇轎子擡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鎮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一同進

到官船。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一個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個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毡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擔行李來，也送到中艙裏。

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裏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

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個差人啐了一口，掣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還來問我們要錢！』

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道：『我昨日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沈瓊枝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岸去，兩隻小脚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個差人，慌忙搬了行字，趕着扯他；被他一個「四鬥斗里，」打了一個「仰八叉。」爬起来，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漢子做好歹，雇了一乘轎子。兩個差人，跟着去了。

那漢子帶着兩個婦人，過了頭道關，一直到豐家巷來，觀面迎着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

橋那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爹。」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裏正少兩個姑娘。」

當下帶着兩個婊子，回到家裏。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着，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裏一個人在那裏洗手，看見這兩個婊子進來，歡喜的要命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煙花窟裏，惟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眼花醉柳。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個婊子才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個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個婊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裰，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個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爺從廚房裏走出來，兩個婊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着頭，扭着屁股，一隻手扯着衣服袴，在六老爺跟前行個禮。那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裏就

「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裏，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茶來敬六老爺。」

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凳上，把兩個姑娘拉着，一邊一個，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開褲腳子，拿出那一隻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拿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裏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擦，都便擦在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王義安才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六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個毡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

正說着，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才有個外京客要來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裏，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

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個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子豔肉，一盤子煎魚，十來篩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又買了二三十個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個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細姑娘撒嬌撒痴，定要同六老爺坐。

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筷子在桌上擡着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籬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個，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幫着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

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才不言語。婁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篩。直到四更時分，六老爺府裏小狗子拿着「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老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才去了。嫖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婁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牀，已雞叫了。

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裏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聽見湯六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即刻就來？是晚上才來？」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王義安，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裏找。」

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都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効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來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

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我有着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他也有大把的銀子搵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實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

這裏七手八腳整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個穿大紅酒線直裰，一個穿藕合酒線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帶着四個小廝，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

一對寫着『都督府』，一對上寫着『南京鄉試』

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個娘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凳，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稟道大爺，二爺。兩個姑娘要賞他一個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個娘子，輕輕試試，扭頭折頸，在一條板凳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大爺問：『兩個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

王義安捧上茶來。兩個娘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的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一爺，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着話，二爺趁空把細紗浪拉在一條板凳上坐着，同他捏手捏腳，親熱了一回。

少刻就排上酒菜。叫的教門廚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鷄，魚。六老爺自己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個娘子打橫。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逼手

遍脚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老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

大爺道：「那裏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個砲，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個砲，把大門開了；又放三個砲，把龍門開了；共放九個大砲。」二爺道：「他這個砲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砲大。」

大爺道：「略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砲，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撲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個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到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

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

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麼呢？」

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繪下場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繪下場人的怨鬼墩着。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

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響，滾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底下去了。」

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事！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怨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墩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

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與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裏？」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平生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

兩個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姑娘！他若進場，我兩個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也唱了一個；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

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個甚麼表題？」大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個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糧兩個題，其餘沒有了。」

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個旁門進去，却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杆，也有綠油的窗櫺，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裏哼唧唧的念文章。

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考籃，銅銚，號頂，門帘，火爐，燭臺，燭剪，卷袋，每樣兩件；趕着到鷺峯寺寫卷頭交卷；又料理場食：月餅，蜜橙糕，蓮米，圓眼肉，人參，炒米，醬瓜，生薑，板鴨。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着急。」

是尼料理了一天，才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在頭上，抱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趕搶攔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駝夫，選的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個小子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己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脚。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

大爺，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睡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拿了一個『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

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廚子，不用外雇。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個拿燈籠的，拿着十幾個燈籠，寫着『三元班。』隨後一個人，後面帶着一個二漢，手裏拿着一個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個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

大爺知道他是個領班子的，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裏領了一個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飯。

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響處，開場唱了四齣『管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璽道：『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孩子一個個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簪子，跑上場來，串了一個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喜。

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揀兩個留在這裏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個容易。』

老爺，這對河就是葛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襪巷，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個黑搶籬，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

次日，大爺備了八挖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錦，六隻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個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個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裏拿着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裏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菲人事，你權且收下。」

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脚三收了進去。——「你向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葷。」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太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得，也不得一隻吃吃。」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着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

說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

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裏，擎着那織織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夠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煮了一壺梅片茶。

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攛着肚子，在那裏嘍大脚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爲甚麼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

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裏不找尋大爺！却在這裏！』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鷺峯寺旁邊一個人家吃茶，被幾個喇子圍着，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早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說是他家姑太太把住了門，那裏溜得脫！』

大爺聽了，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鷺峯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

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藍單取進墨藥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

榜來，弟兄兩個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田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見一圈。兩個人夥着大罵簾官主考不通。

正罵着，只見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拆開看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桂林杏苑，空辜拾芥之心；虎鬪龍爭，又見戰征之事。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附錄

天目山樵談：

據汪容甫楊凱傳，兩子皆中進士。此書形容處，未知得其實否。

第四十二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會長劫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得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上寫道：

『……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

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了轎，小廝們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

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才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跟着一個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蔭襲，料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你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裏來的？』

那人上來磕頭請安，懷裏拿出一封書子遞上來。六老爺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拆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

臧岐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

，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萬雲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託我們在路上照應，照應。」

二爺便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裏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裏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

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黃泥灘，說了幾句分別的話，才叫一個小船蕩了回去。

這裏放砲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鼻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隻小撥船，攆上來了兩百個兇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攔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船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個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蹤的去了。

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

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

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為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裏有兩百隻小船，幾百個兇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

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裏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才攪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下一把鐵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那手又去摸着鐵筒。

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才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裏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再審。

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個水手，託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賊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

知縣聽了這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個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着鼻子，回船去了。

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鬚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大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個老科目，大興縣人，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十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

雷太守道：「我們這裏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一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剽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事該怎麼一個辦法？」

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系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裏把逆苗盡行剿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犯贖情由，再行治罪！合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

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個人與師動衆？愚見不如敬委田十司到洞裏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可以罷了。」

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裏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所事？既然怕與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

幾句就同雷太守說斃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敍一個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

這裏放砲封門。湯鎮臺進來，兩個乃郎請安叩見了，喊回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

「仰該鎮帶領兵馬剿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

這湯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了來，關在書房裏。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那書辦，手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兩一錠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個字。」

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大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裏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并

無別件奉託。」

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裏知會過來，催湯鎮臺出兵，那女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

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鋒。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

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蹣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過山去，走鐵溪裏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冰，難走。』湯鎮臺道：『這個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鶴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

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裏聚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個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爲婿兩個，羅列着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鑼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個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衆

的兵馬，不計其數！」

苗會同馮君瑞正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砲響，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會領着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會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裏去了。

那裏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參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留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紮下營盤。參將，守備，都到帳房裏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總鎮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砲響爲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

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留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却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裏。

果然五更天氣，苗會率領着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槍，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裏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個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個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裏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會拚命

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來，却不防一聲砲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溪壩，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脚底板厚，不怕險巖荆棘，就如驚猿脫兔，漫山越嶺的逃散了。

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無大損傷，唱着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臺喜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蹙逃命，料想這兩個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却難以回答，——明明像個飾詞了。」

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個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裏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會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裏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問別莊燕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

湯鎮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生苗洞裏路徑，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

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道：「小的直去到豎眼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劫營輸了一仗，洞裏苗頭和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裏去。小的又尋到那裏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裏。別莊燕只贖了家口十幾個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裏，正月十八日，鐵奚裏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這關門躲避；他們打算到

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裏來打劫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

湯鎮臺聽了，道：「我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個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鐵鎚裏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得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開了門，不許出來張看；若是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

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個認得馮君瑞？」內中有一個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黑帽子，搗上一臉的石灰，裝做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裝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

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裏，爬過牆來看，裏邊月色微明，照着一個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着一個怪物，手裏拿着一個鑿鑿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刺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個惡鬼，手執鋼叉，留客住，一擁上前。

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脚如修剝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鉤鑷鉤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個人都拿了，一個也不會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裏。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即請出王命，尙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鼻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諭：

『湯奏辦理金狗洞苗匪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

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將軍已去，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寤寐。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附錄

天目山樵跋：

汪容甫揚凱傳本作野牛塘。以『羊』爲『牛』，聊以影射，亦無意義。

第四十四回

湯鎮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鎮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鎮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

六老爺知道了，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鎮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鎮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個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鎮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個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

湯鎮鎮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鎮也不到城裏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

燈，左琴右書，在裏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個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裏不大歡喜，說道：『這個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個先生來教訓他們才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

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安；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臺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衿，不爲希罕；却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見甄拔的不差。』

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裏吃飯，叫兩個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己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遠；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個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回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

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個『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

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裏。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腳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綰鬚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徵世叔湯大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裏拿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

余先生接着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個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台允，即送書金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二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

次日，余有達到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個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裏走走。他若幫襯我些須，強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強，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

不多幾日，余有達果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

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鬧

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獸子。那獸子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

這話是說那些獸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獸串了皮！

那些好滑的，心裏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吃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

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個，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個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個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要來相與他，

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叉着脖子又出來。——總是這般見識。

余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

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吃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

夜裏，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我要到府裏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趕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個，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怎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

又過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個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裏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

了宗師起身，方才回五河去了。

大先生來到無爲州，州尊着實念舊，留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個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

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

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裏，有山水朋友之樂，到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着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

說罷，奉茶與表兄吃。吃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却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杜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拿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鱒魚，兩隻燒鴨，一百個粽子，

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

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說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裏一同吃酒。

吃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蝗，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就誤着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却不會究心於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個源流？』

遲衡山嘆道：『自家人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裏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

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

『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尙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

『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朝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個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敢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

到這一件事？洪武卽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相干！」

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真可謂之發矇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墓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略聞，不知其詳。」

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裏，終日商議遷墳。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拏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託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裏養着一個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着一個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

「家裏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裏。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才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

「到遷墳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才掘開墳，看見了棺木，墳裏便是一股熱氣，直沖出來，沖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睛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

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個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蠟。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蠟，挖開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余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同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杯來吃酒！』

又吃了一會，余大先生談起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

那一日，有一個五河鄉裏賣鴨的人，拿了一封家信來，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拆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
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譚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着大概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裏辦着。大哥千萬不可來家。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着。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着，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麼事？兄弟可作速細寫來與我，我不着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知道，我倒反焦心。』

那人拿着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裏人去了，向那差人道：『他那裏來文，說是要提我犯余持；我並不會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麼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會到過，那個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強盜，賊穿着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個肯說真話！』

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上見了知縣，跪着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會到過無爲州。太教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真個一毫不解。』知縣道：『你會到過不會到過，本縣也

不得知；現今無爲州有關提在此，你說不會到過，你且拏去自己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值堂吏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無爲州承審被參知州賊案裏有貢生余持過贓一款，是五河縣人。』

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父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才所說，却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稟道：『他家就有貢生，却沒有個余持。』余持又稟道：『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子來，我這裏替你回覆去。』

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裏吃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裏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裏，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才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進去寫。』

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着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己做稿子，你替他磨正，用個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災！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去一頭來。』

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旁板凳上坐着一個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吃葷飯』的朋友唐三痰。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裏的早。』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吃了麵，送六老爺出了城去，才在這裏來。你這個事，我知道。』因扯在旁邊去，悄悄說道。

『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欵件，將來少不得打到欵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爲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睛虎眼的脚色，只有三老還是個盛德人。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會在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却又沒有個靠傍！』

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才縣尊已面許我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三痰道：『也罷，我看着你寫呈子。』

當下寫了呈子，拏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個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着：

『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

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辦理，呈即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望速！」

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的分辨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姐夫爲甚麼自己纏在身上？不如老實實具個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有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

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巨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你老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差哥，就不住了！還是依着我的話。」

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裏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西

不，你去託託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

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

「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淮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

「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十四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八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爲州詐贓？」

「本縣取具口供，隨取本學冊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曾到無爲州詐贓，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緝審結云云。」

這文書回去了，那裏再不來提了。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

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
二先生道：『這個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爲是。』

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峯。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裏赴席去。那裏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

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曾來哩。陰陽生才拏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

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會答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不肯多罪府尹，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

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炒肉，一盤煎鱖魚，一盤片粉拌雞，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桌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

余敷正要打開拏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看。』劈手就奪過來，拏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拏手指頭摺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裏，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拏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摺了一小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拏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

主人慄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

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

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遷成個人！」

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拏指頭蘸着封缸酒，在桌上畫個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個墩，一個砲；一個墩，一個砲；一個墩，一個砲；彎彎曲曲，骨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個墩，一個砲，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結成一個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

正說着，小廝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葷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衆人舉起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假着就要發！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

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老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才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道了擾，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

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

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峯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託雲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

張雲峯一一領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託張雲峯擇日子。日子還不會擇來，那日閒着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个盤子，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寫道：

「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叙，勿外是荷。虞梁頓首。」

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個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兄弟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想是有酒吃；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

弟兄兩個，相攜着來到凌家，一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却是凌家因在客邊雇了兩個鄉裏大腳婆娘，主子都同他偷上了。

五河的風俗是個個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覺的；不怕正經敞廳裏擺着酒，大家說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得意，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個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吃醋，打吵起來。又大家搬棹頭，說偷着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廚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脚，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

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吃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

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吃自己的酒。」二先生笑着，同哥到了家裏，叫拿出酒來吃。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娘們吃了，只剩了個空壺空盤子在那裏。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吃，一處也吃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弟兄兩個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鄰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個日子葬罷。

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遍請親友

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

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峯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閩縣送殯有許多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遍了五門四關廂，一個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個越發試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塵惡俗之中，亦齋俊彥；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歎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不妨就會他一會。」

正說着，湯鎮臺進來，敘禮坐下。湯鎮臺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

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經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真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

余大先生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真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想來，究竟還是意氣用事，並不會報効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却也悔之無及！」余大先生道：「這個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賞幹？現寓何處？」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會諸位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徵君賢竹林。」吃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

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裏留下帖，回了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敘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了。」

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過，敘坐。又吃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尚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個「登高會」，就此便奉饒廣老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

湯鎮臺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着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裏。少刻，遲衡山，武正字，杜少卿，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做樹，四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天氣亢爽，各人都穿着袷衣，喫茗閒談。又談了一會，湯鎮臺，蕭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

湯鎮臺道：『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今日惠顯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

坐定，家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浮在水面。吃過。又喚了一巡『真天都』，雖是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

虞博士吃着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強於馬湖多矣！』湯鎮臺道：『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真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都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

書辦密考核，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

說罷，一齊大笑起來。戲子吹打已畢，奉席讓坐。戲子上來參堂。莊非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虞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事，述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湯鎮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慎卿先生此一番評罵，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

衆人又笑了。當日吃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南京餞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船，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

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悽然，邀到船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擔米，每年養着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個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

杜少卿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裏。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生嘆道：『難進易退，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

彼此款賞了一回。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拏帖子與乃兄看，上寫：——

『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

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拏上茶來吃着。虞華軒道：『小兒蠢夯，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要想請表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會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只是行所無事。』

說罷，彼此笑了。擇了個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

才坐下，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賤了來，要陪先生。

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却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叫他學些立品，不做那世利小人就罷了。」

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拏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椎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僑倖，我有一個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會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個「門年愚叔？」」

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來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才說的「門年愚姪」四個字，是鬼話？是夢話？」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

唐二棒樵變着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樵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飯，我問他。」

正說着，小廝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吃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個便酒等着，你也不來。」唐二棒樵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吃中飯的麼？我昨日午後遇着你，你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

小廝擺了飯，請余大先生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樵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陪。吃過飯，虞華軒笑把方才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跳出來，說道：「這話是那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是祖父要緊，如何才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恩之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姪兒，我先拿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打幾十板子才好！」唐二棒樵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獸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

須臾，吃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樵道：

『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吃了飯出來的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着去了。

姚五爺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個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着哩。你快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個相與。是那裏來的？』

……

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葦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葦蕭進來，作揖坐下，拿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同敝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慎卿先生託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爲深幸。』

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葦蕭道：『厲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虞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季葦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厲太尊因貴縣當舖戲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

虞華軒將椅子挪近跟前，低言道：『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敝縣別的當舖，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家這兩個當舖，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是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爲，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况太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却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

季葦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

來恐怕褻尊，二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個非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却。」季葦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

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着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着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推沉吟道：「老華，這倒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邇，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裏疑惑：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這話有些不像。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打着太尊的旗號，到處來騙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

虞華軒道：「也不見得這人，不會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是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推搖手道：「這話更不然！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裏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長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個人，豈有個他出京來，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罵小廝：「酒席爲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

一個小廝走來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個小廝，擗了破囊行李，進來說道：「鄉裏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頭戴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鞋，白花鬍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府上請先生，我撞着來吃喜酒！」虞華軒叫小廝奉水來給成老爹洗臉

，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

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會祖尚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生道：『自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裏沒有第二副。』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個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怕他！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

唐二樺推道：『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成老爹道：『現有一個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仁昌與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陪着。三個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樺推望着姚五爺冷笑道：『如何！』

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廝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着實精神，怎的肯准？』成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着的。』衆人一齊笑了。

又吃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於少年。』怎得我這華軒的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

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個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

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令吃酒罷。』當下行了一個令，大家都吃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

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裏又吐，吐了又痢。不等天亮，就叫書屋裏的一個小小廝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廝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個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會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道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且他曾祖是尙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個大家。

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裏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

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掙出來買田。

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守着幾畝田園，跑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清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清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吃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與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

這成老爹是個與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裏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爲甚麼不肯？』成老爹道：『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虞華軒道：『不賣』

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懇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華軒道：「我的銀子怎的不現成？叫小廝搬出來給老爹瞧瞧。」

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桌上一掀。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下去，向成老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你就下鄉去說。說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裏還耽擱幾天，才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麼公事？」成老爹道：「今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婦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順便交錢糧；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要到那裏去拜壽；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吃中飯，要擾過他，才得下去。」

虞華軒鼻子裏嘻嘻的笑了一聲，罷了，留成老爹吃了中飯。「成老爹」領牌坊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吃酒吃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專會打聽；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個，他都打聽在肚裏，甚是的確。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那一日把他尋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仁昌典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打聽的確了來，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

唐三痰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說道：「並無此說。外後日方六房裏並不請人。」虞華軒道：「妙！妙！妙！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吃一天。」送唐三痰去了，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託小官寫了一個紅單帖，上寫着「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下寫「方杓頓首，」拏封袋裝起來

，賍了錢，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

成老爹交了錢糧，晚裏回來看見帖子，自心裏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個說，就扯着了！又恰好是這一日！」歡喜着睡下。

到十八那日，唐三痰清早來了。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着，看見小廝一個個從大門外進來，一個抬着酒一個擎着雞鳴，一個擎着鰱魚和蹄子，一個擎着四包果子，一個捧着一大盤肉心燒賣，都往廚房裏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

虞華軒問唐三痰道：「修元武閣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說？」唐三痰道：「說過了。工料費着哩。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要從新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個月；裏頭換梁柱，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才修得起來。」

成老爹道：「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却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學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幫我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成老爹道：「這事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

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個賣草的，把他四個錢，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就過去，候着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

那賣草的去了。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着，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才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裏？』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在虞華老家。』小廝奉上茶來吃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着的。』

彼此又坐了一會，沒有話說。又吃了一會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爺固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

又坐了一會，又吃了一道茶，也不見一個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方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了出來。

成老爹走出大門，摸頭不着，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早了？……』又想道：『莫不是他有甚事怪我？……』又想道：『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吃再處』一直走回虞家。

虞華軒在書房裏擺着桌子，同唐三痰，姚老五，和自己兩個本家，擺着五六碗滾熱的肴饌，正吃在快活處；見成老爹進來，都站起身。

虞華軒道：「成老爹偏背了我們，吃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拿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吃。」

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那盞碗陳茶，左一碗，右一碗，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吃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腳魚，夾着往嘴裏送，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直吃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吃；進房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次日，辭了虞華軒，要下鄉回家去。

虞華軒問：「老爹幾時來？」成老爹道：「若是田的事安，我就上來；若是田的事不安，我只等家婦母入節孝祠的日子，我再上來。」說罷，辭別去了。

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二棒椎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裏出來的，住在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二，都會着。竟是真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是你，今日說真的也是你；是不是罷了，這是甚麼奇處！」唐二棒椎笑道：「老華，我從不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

過了幾日，雇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葦蕭。衙裏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爺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

會。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太尊明日請我們，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着，好讓他一邀，我們就進去。」虞華軒笑道：「也罷。」

次日中飯後，同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着，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唐二棒椎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看了一會回來，垂頭喪氣，向虞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則當！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找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唐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個人揀着一個戲子，在那裏頑耍！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虞華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了去不是！」唐二棒椎道：「同行不疎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吃酒。」

說着，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着，說了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去定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啓來請太公祖。」吃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拿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

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定於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們會齊

「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

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惹了一肚子的氣，回來氣的一夜沒有睡着。清晨，余大先生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着，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爲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扯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個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也我只好如此！」

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廝挑了祭桌，他到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個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襪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兩條扁担，四個鄉裏人歪擡着，也沒有執事；亭子前四個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并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個跟着，擡來祠門口歇下。

四個人會着，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着燈，懸着綵子，擺着酒席。那閣蓋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銃響，擡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

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蹄街馬，牌上的金字打着『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纏，馬上吹，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着。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襴衫，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着走。

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手裏擎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帳；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瘦，手裏擎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帳。

那余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便大家簇擁着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隨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闕而出，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

這裏等人擠散了，才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

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觥籌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很了，寬去了

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間徘徊，徘徊；便有一個賣花牙婆，姓權，大着一雙脚，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欄杆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拉開袴腰兜虱子，捉着，一個一個往嘴裏送。

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着吃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看見這些惹氣的事！』便叫挑了祭桌前走。

他四五個人一路走着。在街上，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也因學宮裏沒有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之禮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個同歎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

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拿茶吃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上有些病，不會來的成。舍弟下鄉去，說是熱鬧的很：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尊經閣擺酒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吃酒？』

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

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褲子，」你本家的人，那個肯到他那裏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此事已過，不必細講了。」

「吃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中人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裏。你若要他這田，明日就可以成事。』」虞華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一個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裏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老爹是一個元寶。」

當下把租頭，價銀，跋銀，銀色，雞，草，小租，酒水，畫字，上業主，都講清了。成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裏，只見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裏領銀子。虞華軒捧着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人，一個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叫他出去成田契。

虞華軒睜着眼睛道：「那田貴了！我不要！」成老爹嚇了一個癡。虞華軒道：「老爹，我當真不要了！」便吩咐小廝：「到廳上把那鄉裏的幾個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苦臉，只得自己走出去同那幾個鄉裏人去了。只因只一番，有分教：

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名邦，晉接不逢賢哲。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爲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吃了茶，要進館去；才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下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擎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去。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

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寒氈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裏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那有飯吃沒飯吃，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二弟，你同我去。』

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個個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人人自以爲得明師。又會着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衆

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

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裏擎着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着「門生王蘊。」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間聲相思，而今才得一見。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遂請到書房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會着，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王玉輝道：「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個迂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要求老師不認做大概學裏門生，竟要把我做個受業弟子才好。」

余大先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二先生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爲生？」王玉輝道：「不瞞世叔說，我生平立的有個志向：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

二先生道：「禮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證，教子弟們自幼習學。」大先生道：「

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字書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披，所以沒的工夫做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個小兒，到有四個小女。大小女守節吞家裏；那幾個小女，都出開不上一年多。」

說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首宿風味，怠慢你。」弟兄兩個，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十五里。

王玉輝回到家裏，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來拜，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二先生自己走來，領着一個門斗，挑着一石米，走進來，會着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裏拿出一封銀子來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

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個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掣着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

王玉輝道：「這是「長者賜，不敢辭，只得拜受了。」備飯留二先生坐，掣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看。二先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只見一個人，走進來

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的狠，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請老爹就要去。』
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三個小女家的人；因女婿有病，約我去看。』二先生道：『如此，我別過罷。尊作的稿子，帶去與家兄看，看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吃了飯，挑着一擔空籬，將書稿子丟在籬裏，挑着跟進城去了。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

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爸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着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

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

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

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犖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

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着。

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衙門，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幫着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

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個月，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

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闔縣紳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知縣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闔縣鄉紳祭，通學朋友祭，兩家親戚祭，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衆人在明倫堂吃了酒，散了。

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會着，留着吃飯。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婆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作遊，除非到南京去；那裏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逗着他們刻這三部書。」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兩封書子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兩人言語是值錢的。」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君徵，杜少卿，遲衡山。武正字，都有。

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個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搭船往鄧尉山。那還是上書時分，這船到晚才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裏人道：「這

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

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二三里路，漸漸闊了，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吃了一碗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梁畫柱，焚着香，擺着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空客船，不掛簾子，都穿着極鮮豔的衣服，在船裏坐着吃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王玉輝忍着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要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才走到虎邱寺門口。循着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着茶桌子。王玉輝坐着吃了一碗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個要下雨的一般。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裏。那豬肉包子六個錢一個。王玉輝吃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飯店，天已昏黑，船上人催着上船。

王玉輝將行李拿到船上，幸虧雨不會下的大，那船連夜的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着那朋友家裏。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着，門上貼了白。王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掛着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老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着老伯不會得見一面；又恨不會得見

老伯的全書。」

王玉輝聽了，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道：「還不曾盡七。」王玉輝道：「靈柩想是還在家裏？」那孝子道：「還在家裏。」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老伯日請洗了臉，吃了茶，再請老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拿水來洗了臉。

王玉輝不肯等吃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着靈柩，面前香爐，燭臺，遺像，魂旛。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拜了四拜，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吃了茶，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醴，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又慟哭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松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才回去。

王玉輝到了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個下處，在牛公庵住下。次日，拿着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尋他去了；莊徵君到敬鄉去修祖墳，遲衛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館去了；一個也遇不着。

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庵看書。過了一個多月，盤費用盡了，上街來閒走走。才走到巷口，遇着一個人作揖叫聲：「老伯怎的在這裏？」王玉輝看時，原來是同鄉人，姓鄧，名義，字質夫。這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

此祭是「老伯。」

王玉輝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裏？」鄧質夫道：「老伯寓在那裏？」王玉輝道：「我就在節而這牛公庵裏，不遠。」鄧質夫道：「且同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鄧質夫拜見了，說道：「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託我來買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况好麼？爲甚麼也到南京來？」

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你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那知我第三個小女，也有這一番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壻的事說了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不想一個也會不着。」

鄧質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質夫歎道：「小姪也恨來的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名壇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雲散。小姪去年來，曾會着杜少卿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裏寓些時。」

王玉輝應了，別過和尚，付了房錢，叫人挑行李，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質夫晚間備了酒餚，請王玉輝吃着，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伯祠在那裏？我明日要去看看。」鄧質夫道：「我明日同老伯去。」

次日，兩人出南門，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

走進後一層，樓底下，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樞關鎖着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遲府上，只得罷了，下來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直走到省牲所，依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吃飯。

王玉輝向鄧質夫說：『久在客邊煩了，要回家去；只是沒有盤纏。』鄧質夫道：『老伯怎的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去。』過了兩日，便備了錢行的酒，拿出十幾兩銀子來，又雇了轎夫，送王先生回徽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馮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

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會會着，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大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再說。』武正字回來看了書，正要到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着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武勇之輩。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充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回拜鄧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去回拜了一個客，即刻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

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也就勉強應允了。回拜了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武正字才去。高翰林接着，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秦中書來，也會過了。才吃着茶，遲衡山也到了。

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做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一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着他。他那時也是個秀才，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師回來，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秦中書笑道：「我的同事，爲甚要親爲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

說着，萬中書已經到門，傳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叫管家請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急趨上前拜揖敘坐，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借尊酒一敘。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有外客？」高翰林道：「今日并無外客，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親家秦中翰。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在西廳上坐着哩。」萬中書便道：「請會。」

管家去請，四位客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奔走四方，却不曾到京師一晤。去年小弟到京，不料高老先生却又養望在家了。所以昨在揚州幾個敝相知處有事，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

秦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着？出京來却是爲何？」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以得缺甚難。」秦中書道：「就了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萬中書丟了這邊，便向武正字遲衡山道：「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弟輩碌碌，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

說着，小廝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飯，好慢慢的談談。」

。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粉牆，牆角一個小門進去，便是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塔，便是一方蘭圃。這時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個，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紅欄杆，裏邊圍着些未開的芍藥。

高翰林同萬中書擱着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施御史同着秦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欄邊。遲衡山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

說着，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裏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

當下主客六人閒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老先生貴省有個敬友，他是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但不知令友是誰？」遲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中書道：「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進京去了。他進了京，一定就是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至今不曾中舉，他爲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滿，保題了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個功名的捷徑，所以曉得他就得手。」

的。」

施御史在旁道：「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
遲衡山道：「上年他來做地，小弟看他着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個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個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

武正道道：「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麼不是兩樣！凡學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那裏，時常考個三等也罷了！」

萬中書道：「老先生的元作，徹省的人，個個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有來歷的；所以才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那馬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

萬中書道：「老先生的話，真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却要算一位老學。小弟在揚州做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倒也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做處這裏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註易。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

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只把一個現活着的秀才拿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

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要說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爲甚麼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爲甚麼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

武正字道：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了朱註，越講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詩說，引了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可見「學問」兩個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遲衡山道：「這都是一偏的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

說着，管家來稟：「請上席。」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侍御的二座，遲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秦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主位。三席酒，就擺在西廳上面。酒筵十分齊整，却不會有戲。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說了一會，遲衡山向武正字道：「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

少頃，轉了席，又點起燈燭來。吃了一巡，萬中書起身辭去。秦中書拉着道：「老先生一來是做親家的同盟，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二來又忝在同班，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萬到舍間一敘。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東來。」又回頭對衆人道：「明日一個客不添，一

個客不減，還是我們照舊六個人。」

遲衡山，武正字，不會則一聲。施御史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這個竟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才到這裏，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那裏有個就來叨擾的？」高翰林道：「這個何妨？敝親家是貴同衙門，這個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

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人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秦中書回家，寫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伺候；又發了一個諭帖，諭門下總管，叫茶廚伺候酒席，要體面些。

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衆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檢有酒吃的人家跑。不如先拜了衆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吃酒，也不會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衡山家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會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

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箭闊的青牆，中間縮着三號，却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冲着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着紅紙硃標的「內閣中書」的封條；兩旁站着兩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背背後便子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着兩張「爲禁約事」的

告示。帖子傳了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着手，到廳上行禮敬坐，拜茶。

萬中書道：『學生叨在班末，將來凡事還求提攜；今日有個賤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謁。叨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做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臺此刻可曾來哩？』秦中書道：『他早間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這裏來。此刻也差不多了。』

說着，高翰林，施御史，兩乘轎已經到門。下了轎，走進來敘了坐，吃了茶。高翰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中書道：『已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萬中書道：『早間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曾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

施御史道：『這兩個人都作怪！但凡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真有事，做秀才的那裏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身分，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裏去！』秦中書道：『老先生同做親家在此，那二位來也好，不來也罷。』萬中書道：『那二位先生的學問，想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裏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位虞博士，着實作興這幾個人，因而大家聯屬；而今也漸漸淡了！』

正說着，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妙！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去書

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管家來稟道：「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爹。」秦中書道：「原來鳳四在後面。何不請他來談談？」

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鬚，垂過了胸膛；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脚蹬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帶；肘下掛着小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個總揖，便說道：「諸位老先生在此，小子在後面却不知道，失陪的緊。」

秦中書拉着坐了，便指着鳳四老爹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在有些講究，而且一部易筋經記的爛熟的。他若是撻一個勁，那怕幾千斤的石塊，打落在他頭上，身上，他會絲毫不覺得。這些時，舍弟留他在舍間早晚請教，學他的技藝。」萬中書道：「這個品貌，原是個奇人，不是那「手無縛雞之力」的。」

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你方才在裏邊連叫『妙！妙！妙！』却是為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弟才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着人拿椎棒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歡喜起來，在那裏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請出來會會？」

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僎子已從後門裏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去了。小廝們來請到內廳用飯。飯畢，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萬中書同着衆客進來。原來是兩個對廳，比正廳略小些，却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便坐了，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攪茶

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我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的官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

正想着，一個穿花衣的末脚，擎着一本戲目，走上來，打了搶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施御史，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齣「追信」。末脚拿笏板在旁邊寫了，拿到戲房裏去扮。

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陪着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長班帶着全班的戲子，都穿了脚色的衣裳，上來稟參了，全場打鼓板。才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一個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來打了一個搶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才坐下去。

這紅娘才唱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捧鑼聲，又有紅黑帽子吆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一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的！……」只見管家跑進來，說不出話來。早有一個官員，頭戴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脚下粉底皂靴，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二十多個快手，當先兩個，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就拖了出去。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出去了。衆人嚇的面面相覷。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梨園子弟，從今笑煞鄉紳；萍水英雄，一力擔承患難。

未知後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着。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定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粧這個模樣？」秦中書又埋怨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個臉面却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况且擊去的是他，不是我，怕人說怎的？」

說着，管家又上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着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個八坐在遠遠的，望着他們冷笑。

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何得曉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爹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擊去，

急他則甚？依我的愚見，應該差一個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很！』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很！是的很！』當下差了一個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

這裏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餞別』。施御史指着對高翰林道：『他才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才『請宴』就『餞別』，弄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

說着，又唱了一齣『五臺』。才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書面前，說：『連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着了刑房蕭二老爹，才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說着，遞與秦中書看。

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抄得潦潦草草的。上寫着：

『台州府正堂那。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台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即萬青雲）係本府已革生員，身中，面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緝獲外，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即時添差拏獲，解府詳審。慎毋遲誤！須至牌者。』

又一行下寫：——

『右牌仰該縣官吏准此。』

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這縣官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其犯事的始末，連縣官也不明白。

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拿的糊塗，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糊塗。此人說是個中書，怎麼是個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秦中書望着鳳四老爹道：「你方才笑我們的，你如今可能知道麼？」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真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扯謊做甚麼！」說着，就去了。

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着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着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那馬快頭領着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着浙江的人。

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爲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做上人吩咐，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咐？我照顧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在那裏？」差人道：「方老爺才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裏起身。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己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

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着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

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得明白，因忖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才得明白。」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我明日再來奉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到底爲甚事？」

鳳四老爹道：「真正奇怪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我同他到浙江去，才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也是會過這一場。」

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着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

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着蕭二老爹，催着他清稿，並送簽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着紗帽，身上還穿着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掣的是個已革的生員，怎麼却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

，年貌，絲毫不誣；因問道：『你到底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會革過。』

方知縣道：『授職的知照，想末下來，因有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你的事，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道：『他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

『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需索，亦毋得疏縱。』

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個，本縣這裏添一個也殺了。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

三個差人接了批文，押着萬中書出來。鳳四老爹接着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了？』指着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裏？』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

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倅長衣來，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

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尙却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着褰巾，穿着短衣，說道：「這裏地方小，都到我家去。」

萬中書同三個差人跟着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着。」便對差人道：「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這裏住着。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場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我却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這有甚麼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

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着，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實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你；說含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一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真人面前，我也不說假話了。我這場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寧縣。」

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實在是個秀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癩烟；說是個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才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

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欽案都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

鳳四老爹沉吟了片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賊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着，我自的道理。」

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裏去。

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事體怎麼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一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穀你打半生！」

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到底是個甚官？」

秦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裏造冊哩！」秦中書道：

「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水潑老鼠」了！」

秦中書聽了這話，瞪着兩隻白眼，望着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到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的法。他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

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來不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來不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着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仙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書道：「依你怎麼樣？」鳳四老爹道：「若要依我麼，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等他官司贏了來，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

秦中書聽了這個話，歎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却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要懇着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存了案，才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

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着，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邊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促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

京辦去了。

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着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真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三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才起來。

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只是不好意思。」說着，差人走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是後日罷。」

次日起來，鳳四老爹催着萬中書去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却就回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着三個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屈。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才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着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

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才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着這大船，只包他兩個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艙，一個前艙。

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才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却只得一擔行李，倒着實沉重。

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錨，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人笑着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

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開步了幾步，望見那晚煙漸散，水光裏月色漸明，徘徊了一會，復

身上船來安歇，只見水頭支支喳喳，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着泊。

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鋪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在船裏，推了窗子，憑舷玩月。

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掌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

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

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稍公背了一個簞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才吃早飯。早飯吃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殼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歧做的。等他來拿了我，就有道理了。』

正說着，只見那絲客人，眼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着絲客人道：『是了！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

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才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着船窗，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才立出艙來，望着絲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絲客人睡着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盡行攜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

到了此刻，看見被盡開了，才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

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却認得，這話打不得官司，苦不待狀，有甚方接？』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豎了，架上櫓，趕着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弄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

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才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却不見那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着那隻小船，遠望着却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

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己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那船，那婦人同着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哩。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子不見了。

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下身換了一條黑綢裙子，獨自一個，在船窗裏坐着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麼？』那婦人答應道：『你管我怎的！我們一個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怕甚的！』說着，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

鳳四老爹一脚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却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托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那婦人也就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裏沒

有人，今夜陪我宿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帳的；今晚沒有人，憑着你這個冤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說着，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

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槍裏點着一盞燈，鋪着一副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却聽得軋軋的櫓聲。那婦人要擡起頭來看，却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哩！

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樣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你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馱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才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却不能！拿了東西來才能放你去。我却不能為你。」

說着，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槍裏鑽出來看了，忍不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煙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拿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找着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着急哩。

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着他肩頭道：「你如今陪了夫人又折兵，」還是

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掣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那漢子才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拿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上了船，在梢上一個夾層艙底下掣出一個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

客人背着銀子。那漢子掣着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才硬着膽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衆人看着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了兩個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

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拿着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個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

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吃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叫三個差人同萬中書坐着，自己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才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

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吃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着，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

鳳四老爹同了來，吃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着，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父，只一樁託你：先着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

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着了靴，只是頸子裏却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祁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着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

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吃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吃了一驚；擡頭看那萬里却直立着，未曾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想目下也該到了。」

祁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臺參拏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他買贖了傲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

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駕駐本府，等着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宮牆，詩却是不會做的

。至於名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祁太爺道：「這人叫甚麼？如今在那裏？」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歧。現住在中書家裏哩。」

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拿鳳鳴歧，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拿來。 祁太爺坐在二堂上。原差上去回丁，說：「鳳鳴歧已經拿到。」

祁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歧麼？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鳳四老爹道：「我並不認得他。」祁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祁太爺道：「這廝強辯！」叫：「取過大刑來！」

那堂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擡。兩個人扳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祁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啞的一聲，那夾棍迸爲六段。祁太爺道：「這廝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夾。那知道繩子尚未及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副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截，散了一地。

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祁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

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歧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歧，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場焰騰騰的官事，却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

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

萬中書再三挽留不住，只得憑着鳳四老爹要走就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會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謀詭計之奸徒，急償夙債。

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裏想道：「我何不找着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塘門外。他到錢塘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羣人圍着兩個人在那裏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裏來的？」

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着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幾時來的？在這裏做甚麼？」秦二侂子道：「你就去了這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吃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獸？你而今來的好的很，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你。」

鳳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侂子回答道：「這是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

秦二侂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吃一杯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找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

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着，叫家人勻出一匹馬，請鳳四老爹騎着，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

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鳳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吃；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個自然。」

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指着向二位道：「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玄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胡八亂子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個當。那年勾着處州的馬純上，德憲家兄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

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縝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爲人，與小弟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歪詩，自稱爲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會吃過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音龜）一眨。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的，說作壞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並與他，自己搬出來住，和他離門離戶了。」秦二侉子道：「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很哩，鳳四哥，我同你擾他去時，你就知道了。」

說着，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杯換盞。吃到半酣，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尋那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這裏人；他該我幾兩銀子，

尋着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塘門外的？』鳳四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留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兄的舊門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叫家裏人替你送一個信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

當夜吃過了飯，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侉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間不具帖子。』

到第二日，吃了早點心，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着，家人跟隨，來到胡家。主人接着，在廳上坐下。秦二侉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

吃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哥到，特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

又吃了一杯茶，大家起身，開步一走。看那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着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着箭壺；一個月洞門過去，却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棚。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值個甚麼價。』隨叫馬夫

將那隻驢馬牽過來。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提防，一個騾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鬆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侂子道：「好本事！」便道：「好些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

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裏擺酒上席，依次坐了。賓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吃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侂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頑那一件？」因指着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

秦二侂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堦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垛在堦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一齊贊嘆。

秦二侂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個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真名公。」衆人都笑說：「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爹道：「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你不相干。」衆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子踢。

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毋霸，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哥

，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腳，向他襠裏一脚踢去。那知這一脚並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腳指頭幾乎碰斷，那痛直痛到心裏去；頃刻之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

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

鳳四老爹在秦二停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日，正在那裏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鳳四老爹出來會着，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却在南京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

陳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傅家絲行裏，尋着了陳正公。那陳正公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吃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吃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

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

『篋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過嘉興府開了個小當舖。此人有個毛病：蓄細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火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此志同道合。

南京絲行裏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為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左右也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吃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吃，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吃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三個人同吃。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

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這裏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爺要上北京補官，撥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票，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個月就掣回三百兩，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他那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

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鬍子替他這一注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

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掣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個月掣二百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

陳正公又拏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免一免還餘了三個。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

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弄的他酒也沒得吃，肉也沒得吃，恨如頭醋，趁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在這裏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主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鋪裏；當出銀子，又趕着買絲；買了又當着。當舖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作二千兩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麼信毛二老爹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到底是個不穩妥的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才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

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啞嘴弄唇，只管獨自坐着躊躇。陳正公問道：『府上有何事？爲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裏，若把他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掣不出本錢來。』

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夥倒了過來？』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夥，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的行息，我還有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會吃，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陳公正道：『獸子！你爲甚不和我商量？』

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罷！老哥，生意事拿不穩，設或將來虧折了，不彀還你，那時叫我拏甚麼臉來見你？」

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這銀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錢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着，才有個憑據，你才放心。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連紙筆也不要；總以信行為主罷了。」

當下陳正公瞞着陳蝦子，把行箚中餘剩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我已帶來的絲，等行主人代賣。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

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辭了行主人，帶着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到嘉興上岸看看毛鬍子。那毛鬍子的小當舖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了看牆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着櫃臺，幾個朝奉在裏面做生意。陳正公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舖？」櫃裏朝奉道：「尊駕貴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

，要會會毛二爺。」朝奉道：「且請裏面坐。」

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奉送上一杯茶來，吃着問道：「毛二哥在家麼？」朝奉道：「這鋪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敬寬了。」陳正公吃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會來？」朝奉道：「這裏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麼！」陳正公道：「他而今那裏去了？」朝奉道：「他的脚步散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

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客座，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可施。」

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妨，我有道理。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着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爹。」

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僮子。二僮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歡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河頭上了船。將到嘉興，秦二僮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舖，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裏吵哩。

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牆門，高聲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退？」那櫃臺裏朝奉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扳着看牆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梁看牆

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秦二侉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奉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

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背靠着他櫃臺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着，把兩手背剪着，把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裏。還虧朝奉們跑的快，不曾傷了性命。

那時街上人聽見裏面倒的房子響，門口看的人都擁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裏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抖，走進樓底下，靠着他的庭柱。衆人一齊上前軟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帳本利清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殺我一頓飯時，都折成平地！』

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着。秦二侉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你以爲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就可以白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着鳳四哥，還怕賴到那裏去！』

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並兌還，才完了這件橫事。

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侉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裏要你謝我！留下五十兩，以清前帳；這五十兩，你還拿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

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不日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們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着，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剩得一個陳四老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驚訝深宵之夢。
畢竟這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個教坊司管着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却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頑耍。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養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

「老幫閒，」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書畫。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

那來賓樓有個雞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却娶了一個老婆，只望替他接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個兒子，替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却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

那聘娘雖是個門戶人家，心裏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親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常時帶兩個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你這裏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是陳四老爺。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着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了，也着實歡喜。金修義吃完茶，去了。

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個長隨，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裏邊襯着狐狸皮襖，脚下粉底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歲；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會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裏傳候老爺降臨。」

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着，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個小小廝進來，擎着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的書僮，接過書子，拆開來看。上寫着：

『積雪初霽，瞻園紙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圍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却。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生。徐詠頓首。』

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裏去，你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個長隨跟着，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裏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迎着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

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帽珥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絛，腳下朱履。兩人拉着手。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大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着欄杆，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着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着紅萼。

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却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

說着，擺上酒來，都是銀打的盤子，用架子架着；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着，饒騰騰

的，暖着那裏邊的餚饌，却無一點煙火氣。兩人吃着。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却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却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會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

吃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聞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却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却要一個看得也沒有？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

陳木南道：『論起這件事，却也是杜先生作備。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麼樣，到底算是個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定要幾個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個成何體統！看起家，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膽！』

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麼如此太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

這亭子却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

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箇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捧上茶來吃了，陳木南告辭回寓。

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字，叫長隨擎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着，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獐獅狗叫了兩聲，裏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裏邊坐。」

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間臥房，上面小小一個粧樓，安排着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虔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着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裏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慳慢。」虔婆道：「說那裏話，姐夫請也請不到！」

陳木南因問：「這一位尊姓？」聘娘接過來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

九老爺姑表弟兄，是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裏來，實個是聘娘的福氣了！」

聘娘道：「老爺一定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着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會得着他一着兩着的竅哩！」度婆婆道：「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備酒來。」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個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盤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

鄒泰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個黑子。鄒泰道：「如何擺得這些！真個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個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擎着。聘娘又在傍邊催着鄒泰來動着。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吃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吃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費盡了氣力。

鄒泰道：「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真是個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才分明是讓我。那裏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

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棋，也不怕他惱，擺起九個子，足足贏了三十多着。陳木南肚裏氣得生疼，拉着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因說道：「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幾個才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却是怎麼樣好？」聘娘道

：『我們而今另有個頑法。鄒師父，頭一着不許你動，隨便拈着丟在那裏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

鄒泰來笑道：『這成個甚麼款！那有這個道理！』陳木南又催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拈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接着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却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喜，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打個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蓋雪的貓，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起身來，恰好度婆來說：『酒席齊備。』

擺上酒來，聘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度婆也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度婆自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吃過好酒好肴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詭刁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公府裏，才吃着好的？』度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當下自己斟着，吃了一大杯。

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度婆道：『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裏，我却不曾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裏不點蠟燭？』鄒泰來道：『這媽媽講話！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度婆伸過一隻手來道：『鄒大爺，「樞子兒你嗒嗒！」』他府裏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娘兒們房裏，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是有的麼？』

陳木南道：「珠子雖然也有，未必拏了做蠟燭。我那表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拏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他的房子了。」虔婆合掌道：「阿彌陀佛！一聽見希奇物，勝作一人！」我成日裏燒香念佛，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裏去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鄒泰來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他們認做古廟；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一齊大笑。

虔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涎着醉眼，說道：「他府裏那些姑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個個圓頭圓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虔婆道：「又是我說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當下虔婆前後共吃了幾大杯，吃的也也斜斜，東倒西歪，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請四老爺進房歇息。

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聞見噴鼻香。牕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鏡臺，牆上懸着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觀音；兩邊放着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牀，掛着大紅綢帳子，牀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頭邊放着薰籠；牀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櫺，結成一個流蘇；房中間放着一個大銅火盆，燒着通紅的炭，頃着銅銚，煨着雨水。

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葉來安放在宜興壺裏，沖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擎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蓋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把我薦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個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於我，我將來和你媽說了，擎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

聘娘聽了他這話，拉着手，倒在他懷裏，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聽着！你若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牆，叫你同別人睡，偃着枕頭就頭痛，爬起來就不頭疼！我是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

丫頭推開門，擎湯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擎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腳盆裏，倒上水，請四老爺洗手腳。

正洗着，只見又是一個丫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個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煖耳，穿着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分子是你一個人出！」聘娘道：「這個自然。」

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牀。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便合着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鑼響。

聘娘心裏疑惑：「這三更半夜，那裏有鑼到我門上來？……」看看鑼聲更近。房門外一個人道：「請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繡襖，倒鞞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個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裏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穿戴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旗，傘，吹手，夜役，一隊隊擺着；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裏去。」

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裏揪着聘娘，罵那些人道：「纔是我的徒弟，你們擡到那裏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頭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公子，忽爲閻嶠之遊；窈窕佳人，竟作禪關之客。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身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慶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吃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着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

金修義走到房裏，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會梳完，那烏雲鬢半截垂在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看，恁般時候尙不會定當，可不是越發嬌嬾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才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是十二樓沒有一個養得過他的！』說着，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着！』

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着兩個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拿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着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老爺：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

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着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沐浴裏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特來候三老爺的。」

陳木南回到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個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

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此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效勞的。」

說着，吃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虞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會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

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裏疼痛？要怎樣才

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却是甚藥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嚙一口。醫生來
擬了藥，他又怕苦不肯吃，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吃着，才保全得，不傷大事。」陳木南道
：「我這裏有銀子，且拿五十兩放在你這裏，換了人參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
來給你。」

那聘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繡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裏，胸前圍着一個紅抹胸，嘆
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單吃人參，又
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着黃連，煨些湯吃，夜裏睡着，才得合眼；要是不吃，就只好是眼睜
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
「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
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
：「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着不得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撞着甚麼神道？
替你請個尼僧來禳解，禳解罷。」

正說着，門外敲的手響子響。虔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
「阿呀！本老爺！兩個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菴裏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
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
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
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

本師姑一同走進屏裏。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金修義道：「陳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

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牀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姑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的，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牀沿上。

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却見他黃着臉，禿着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着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裏不耐煩，我且去罷。」向衆人打個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擎着磬子，右手拿着口袋，去了。

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參，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愁頭，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着你上當不說？」

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的。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因怕董老太太詔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裏尋着了長

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二弦子響，是度婆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度婆婆，坐下聽算命。

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弔動了一個「計都星」，在裏面作擾，有些嗷唧不安，却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却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要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着三弦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度婆婆留吃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個小桌子，與他坐着；丫頭掛茶，遞與他吃着。

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裏，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個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攔攔着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個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

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臊子，一個錢也不拿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着？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除了豬頭肉的钱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是那裏來的晦氣！」

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猜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

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個叉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摸了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額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拏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拏着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一個老婆不養，只是累我，我那裏累得起！」

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才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

瞎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裏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着回去了。

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

，合掌打個問訊，道：『老爹，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眼掉下淚來，又着寶數說了他一頓；知道已是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着女兒養活去了。

陳和尚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

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擎着一本書在那裏看，遇着他一個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尚道：『我才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

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裏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駝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裏知道！』

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

脛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鴛鴦」，怎麼說不是鴛鴦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裏忽然又跳出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駝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會見過，到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鴛鴦湖那一會並不會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裏耳朶響，還來同我瞎吵！』

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鴛鴦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

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你！幾年挑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伸着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

兩個人說罷了，揪着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尚眨着眼，要拉他跳河，被丁言志操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

正叫着，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巴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鴛鴦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

這個道理？」

陳木南道：「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却是言老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難道我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吃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

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個小茶館裏坐下，吃着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回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通」的。你要動身，揀個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殼。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雜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却一向在那裏？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裏閒撞？」

陳木南道：「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得好，我常在他那裏。」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個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個爲廬湖大會不作詩的呢？」

陳木南道：「思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樣結局

？」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

又說了一會，陳和尙同丁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虔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

說着，丫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裏，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虔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房門裏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不歇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着一個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才好！怎叫我們只管跑！」

陳木南道：「你開着偌大的人參鋪，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個管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個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個八個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個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

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裏想道：『這事不尷尬！長隨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喘着董老太，一溜煙走了。

次日，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個。那門外推的門響，又走進一個人來，搖着白紙詩扇，文縐縐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

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個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的大驚道：『這等，可會把銀子留在老太處？』董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寶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

賣人參的聽了，『啞叭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個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

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

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裏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二樓不會到過，

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那裏頑頑？……」

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獸子，問他來做甚麼。

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擎着黃桿獸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

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看。」

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虔婆聽見他困着獸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獸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拿來。我要買緞子去。」聘娘道：「那獸子那裏有銀子！拿出二十銅錢來，我那裏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虔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困着獸子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曾分一個半個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家尋了這

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太太！你放這樣獸子上的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嘴噎噎！」

度婆大怒，走上前來，一個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度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劊頭，要尋繩子上吊，簪環都滾掉了。度婆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不肯依，鬧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着他拜延壽庵本慧做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塵都有韻。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豪論傑，不

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齷齪。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却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婚喪祭，鄉紳堂裏，坐着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

他的字寫的最好，却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個人替他拂着紙，他才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却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

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戴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

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蹣了他一書房的污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

道沒有鞋，要你的！」

主人厭他賤賤，自己走了進去，拏出一雙鞋來，道：「你先生且請略換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嘆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甚麼舉你！我那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咄咄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

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拏出一個大墨盞子來，揀出一錠墨，舀些水，坐在禪牀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

他在那裏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到那邊敘寒溫。

季遐年磨完了墨，拏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個小和尚替他接着。他取了一管敗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鑿的殺啞的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惱，替他和尚接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

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個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

『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

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甚麼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敬廳上，小廝進去回了。

施御史的孫子剛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着頭進去了。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裏去了。

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庵裏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

王大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個石臺，兩邊四條石凳，三四個大老官簇擁着兩個人在那裏下棋。一個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

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卞先生的進步，也就着實費力了！

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襪襖，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略曉得些。』撐着看了一會，嘻嘻的笑。

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他既大膽，就叫他出個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

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卞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略負了些。』

衆大人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裏快活極了，那裏還吃得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同，就去了。

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裏有錢，開着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湖場。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却愛才如命，遇着這些人來，留着吃酒吃飯，說也有，笑

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拳與人用。

那些當舖裏的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獸氣，在當舖裏儘着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發，只得放在家裏秤着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場利錢還人。

不想夥計沒有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裏的幾萬擔柴盡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裏。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

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一個僻靜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

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搨着了，把水倒在爐子裏放着，依舊坐在櫃臺裏看詩畫。櫃臺上放着一個瓶，插着些時新花朵；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着吃茶，他丟了書就來拏茶壺，茶杯。茶館的利

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

那日正坐在櫃臺裏，一個鄰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些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

蓋寬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上；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裏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

鄰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有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得幾分銀子的小東，吃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

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兩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帳，打發小菜錢，一徑踱進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搭背後一個茶館裏吃茶。

鄰居老爹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游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裏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

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雨花臺左近有個秦伯祠，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如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裏看看。』

說着，又吃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秦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個鄰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裏挑芥菜，大殿上榻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

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蓋寬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拿着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

兩人慢慢的走了出來。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望着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着山頭下去了。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

了。
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他到家裏教館去

一個是儀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

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你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

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

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廂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

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他五個兒子灌園。那園却有二三百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屋，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灌

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

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得緊？』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樹了送過來。

荆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

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鏘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徵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

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

詞曰：——

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

向梅根冷後，幾番嘯傲；杏花村裏，幾度徜徉。

鳳止高梧，蟲吟小榭，也共時人較短長。

今已矣！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

無聊且酌霞觴，嘆幾個新知醉一場。

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

江左煙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

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儒林外史 第五十五回

二八六

附錄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歷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偏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龍目可會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科裏鈔出來，上寫道：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卽昨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禮，詩人刺之；此兼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於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

過了三日，御史單慶言上了一個疏：「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爲明德，周室疏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愈乎尙矣！」

「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堯置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備腹心德音之任。至漢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又有所謂清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在唐則曰「入直」；在宋則曰「知制誥。」

『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卿貳，非是不得爲清華之品。凡宰臣定諡，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諡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

『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蘊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子謙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輩；炳炳烺烺，照耀史冊。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字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焉。』

『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寃抑塞之氣，噓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爲佯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祲，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於學問，亦不得謂非資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

『臣聞唐朝有於諸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干，羅鄴，皆與焉。皇上旁求側席，不遺幽隱，寧於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伐乞皇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深寃抑塞之士莫不變而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於無既矣。臣愚罔識忌諱，冒昧陳言，伏乞睿鑒施行。』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上，六月初一日奉旨：

『這所奏。着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採訪已故儒修詩文，墓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查。如何加恩旌揚分別賜第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

禮部行文到各省，各省督撫行司道，司道行到各府州縣。採訪了一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議了上去。議道：

『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爲請旌洗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本，六月初一日奉聖旨（旨意全錄）欽此。臣等查得各省咨到採訪已故之儒修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問事實，合共九十一人：

『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鼎，蘧祐，雷驥，張師陸，湯奉，杜倩，李本瑛，董英，馮瑤，尤扶德，虞育德，楊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湯奏，蕭采，木耐，共三人。舉人：婁臻，衛體善，共二人。廩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隨岑菴，匡迴，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環，蘧來旬，胡纘，武書，伊昭，儲信，湯由，湯實，莊潔，共九人。生員：梅玖，王德，王仁，魏好古，蘧景玉，馬靜，倪霜峯，季萑，諸葛祐，蕭鼎，浦玉方，韋蘭，杜儀，臧荼，遲均，余蘊，蕭樹滋，虞感祿，莊尚志，余持，余敷，余殷，虞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六人。布衣：陳禮，

牛布衣，權勿用，景本蕙，趙潔，支鐔，金東崖，牛浦，牛瑤，鮑文卿，倪廷琰，宗姬，郭鐵筆，金寓劉，辛東之，洪慈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季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七人。釋子：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一人。

『臣等伏查已故之儒修周進……等，其人雖龐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隆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問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茲，可也。』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議上，二十六日奉旨：

『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遂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莊尚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第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於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該於國子監，遣禮部尚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

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爲欽奉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

第一甲。

第一名，虞膏德，南直隸常熟縣人。第二名，莊尚志，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名，杜儀，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二甲。

第一名，蕭采，四川成都府人。第二名，遲均，南直隸句容縣人。第三名，馬靜，浙江處州府人。第四名，武奮，南直隸江甯縣人。第五名，湯泰，南直隸儀徵縣人。第六名，余特，南直隸五河縣人。第七名，杜倩，南直隸天長縣人。第八名，蕭浩，四川成都府人。第九名，郭力，湖廣長沙府人。第十名，婁煥文，南直隸江甯縣人。第十一名，王蘊，南直隸徽州府人。第十二名，婁臻，浙江歸安縣人。第十三名，婁瓚，浙江歸安縣人。第十四名，遵肅，浙江嘉興府人。第十五名，尙鼎，浙江紹興府人。第十六名，莊潔，南直隸上元縣人。第十七名，虞梁，南直隸五河縣人。第十八名，尤扶徠，南直隸江陰縣人。第十九名，鮑文卿，南直隸江甯縣人。第二十名，甘露僧，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甲。

第一名，沈瓊枝，南直隸常州府人。第二名，韋闈，南直隸滁州府人。第三名，徐詠，南直隸定遠縣人。第四名，遽來旬，浙江嘉興府人。第五名，

李本瑛，四川成都府人。第六名，鄧義，南直隸徽州府人。第七名，鳳鳴歧，南直隸江甯縣人。第八名，木耐，陝西同官縣人。第九名，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第十名，趙潔，南直隸懷甯縣人。第十一名，景本蕙，浙江温州府人。第十二名，趙潔，浙江杭州府人。第十三名，胡纘，浙江杭州府人。第十四名，蓋寬，南直隸江甯縣人。第十五名，荆元，南直隸江寧縣人。第十六名，雷驥，南直隸大興縣人。第十七名，陽允，浙江烏程縣人。第十八名，諸葛佑，南直隸盱眙縣人。第十九名，季遐年，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二十名，陳春，南直隸太平府人。第二十一名，匡迥，浙江樂清縣人。第二十二名，來霞士，南直隸揚州府人。第二十三名，王太，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二十四名，湯由，南直隸儀徵縣人。第二十五名，辛東之，南直隸儀徵縣人。第二十六名，嚴大位，廣東高要縣人。第二十七名，陳思阮，江西南昌府人。第二十八名，陳禮，江西南昌府人。第二十九名，丁詩，南直隸江甯縣人。第三十名，牛浦，南直隸蕪湖縣人。第三十一名，余夔，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三十二名，郭鐵筆，南直隸蕪湖縣人。」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裏，戴了幘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

太常寺官使讀祝文道：

『維萬歷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月朔，宜祭日，皇帝遣禮部尚書劉進賢以牲醴

玉帛之儀，致祭於特贈翰林院修撰虞史德……等之靈曰。

『嗟爾諸臣，純懿靈淑；玉粹鸞鷲，金貞雌伏。彌綸天地，幽替神明；易稱鴻漸，詩喻鶴鳴。資格困人，賢豪同歎。風已就斂，桐猶遭燬，緇袍短褐，蓬齷桑樞；伐藥粥春，坎塲歎歎。亦有微官，曾紆尺組；龍實難馴，噲甯堪伍。亦有達宦，曾着先鞭；玉堂金馬，邈若神仙。』

子子干旄，翹翹車乘；誓墓鑿坏，誰敢捷徑？澁齏舉繆，駟僮市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爐藥白；梨園之子，蘭闥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紅。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在窮途，淚如鉛水。金陵池館，日麗風和；講求禮樂，醜酒升歌。越水吳山，煙霞濶藪；鑿鉢催詩，論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破，淚海無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茲悒快。嗚呼！爾因芳隕，膏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尙鑒！』

植物外史

不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式標點

古文辭類纂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六角 洋裝六冊定價三元六角	孔子語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經史百家簡編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世說家語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詩文集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老子新註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曾文正公六種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六冊定價二元	兩般秋雨盦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家書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古文觀止	洋裝四冊定價一元六角
曾文正公日記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王充論衡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鄭板橋集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戴南山集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徐霞客游記	洋裝一冊定價二元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老殘游記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白香詞譜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浮生六記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斷腸詩詞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再版

(洋裝二册定價洋一元四角)

著者 吳敬梓

標點者 紹興何銘

發行者 樊景華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發行者 新文書社發行所

外埠各大書 有代售

